

第一卦 乾

乾，元亨，利贞。

《周易》的卦是用线条画成的。一长横（——）叫阳爻，两短横（— —）叫阴爻。三爻组成一卦，这样的卦有八个，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它们又两两相重合，构成六十四卦，每一卦象征着一个事物，有一个中心思想。乾卦是它的第一卦。它的上卦（外卦）是乾，下卦（内卦）也是乾。乾是天的象征。它的六爻都是阳爻，表示它由纯阳组成，具有刚健和勤勉不息的性格。六爻都是阳，还象征着元气浑沦、无所不包、万物畅茂、各得其宜、皆归于正的“天道”（天命）。《周易》是用象征手法阐明道理和标志“命运”的带有唯心主义天命论色彩的哲理著作，也是用来占筮吉凶以决疑惑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占筮书。它的每一卦都要揭示一定的“象”，在“象”中蕴涵着作者要讲的道理和要提示的“命运”。卦辞就是要讲出道理、指出吉凶的。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元是大的意思，亨是通的意思，利是宜的意思，贞是正的意思。所以，元亨利贞既是对天道伟大、万物亨通、与时偕宜、公正无私的赞颂，也是

告诉占筮者：筮得此卦当有大为亨通、宜于正道的良好“命运”。

初九 潜龙勿用。

阳爻称为九，第一爻称为初。所以，初九就是初阳的意思。初阳在全卦的最底下，象征龙在潜伏。龙是古人想象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它能在深潭中潜伏，也能出现在田野里；能从深渊之下一跃而起，又能在万里长空自由飞腾。所以古人崇拜它，用它比喻盛德应天、独据宝座的“天子”，又用它比喻绝顶聪明、不得志则隐、得志则平治天下的“圣人”，还用它比喻积学修德、自强不息的“君子”。远古时代，在中华大地上，有的部族以龙为图腾，顶礼膜拜。后来推而广之，逐渐普及到整个中华民族，认为龙有八十一鳞，相当于九九之数，具有阳刚的特性，而且忽隐忽现，纵跃飞腾，变幻莫测。所以，乾卦六爻都以龙为象。初爻是表示事物发展的初始。处于这一阶段的龙是潜伏的龙，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有“勿用”之象。用，是施行的意思。“勿用”就是不可能施行抱负。因此，这一爻指示占得此爻的人要隐伏待机。

九二 见（xiàn）龙在田，利见大人。

第二爻称为二，九二就是第二阳的意思。二爻也意味着是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龙由潜伏状态发展到在田野出现的阶段。但是，九二以阳爻居阴位，不得位，象征着田野里不是龙活跃的地方。不过，龙一出现，它的德泽就能施及万物。二爻处于下卦的中间，虽非君位，却有君德，所以有“大

人”之象。所谓“大人”，一般是指有官职的人，有时也指君王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乾：自强不息的样子。惕：戒惧。若：语助词。厉：危险。无咎：没有过错，意思是指善于补过。三爻在下卦之上，重刚（阳爻居阳位）而不居中，是个危险的地方。《周易》六爻取象三才：初、二两爻为地，三、四两爻为人，五、上两爻为天。由于三爻是象征人的，所以这一爻不取象于龙而直称“君子”。其实，君子和龙是一致的，其它各爻的龙也都是比喻君子。身处危境而自修不辍，这是君子的美德懿行。九三处于下卦之终与上卦相继的地位，体性刚健，有乾乾自惕之象。所谓终日乾乾，就是自始至终无日不自强。所谓夕惕若，就是自昼至夜无时不戒惧。如此善于自修补过，自当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或：表示疑而未定。渊：深昧不测的空洞潭底。古人认为渊比田低下，但田不是龙栖息之处，而渊却是龙栖息腾跃的地方。龙跃，是龙将要离开地面而向往长天的景象。九是阳爻，阳喜动，有腾跃之象。九四以阳居阴，在上卦之下。它如果变为阴爻，上卦就变成了巽，有进退不果之象（见《说卦》）。在这进退不定、可上可下的时候，偶或在深潭里向长空一跃，表示腾飞的愿望，是没有过错的。占得此爻，进退随时，可得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体乾刚健，居中得正，所以有飞龙在天之象。身居尊位，人所共仰，所以利见大人。占得此爻宜朝拜天子或德高望重的人。

上九 亢龙有悔。

上九：最上的阳爻。亢：过高。上爻虽然无位却很尊贵，可比拟为天子之父或宾师（天子的先生，例如受到周文王和周武王尊敬的姜尚）。古人认为，龙的活动规律是冬去春来。它由潜伏而显现，而跳跃，而飞腾。到了秋分的时候又蛰居于深渊。这是龙的出处进退的规律，也是它具有高超智慧的表现。假如它超过了活动的极限而不适时蛰居，就叫做亢。人也是这样。五是政治地位的极高点，中正是适应时代的极高表现。超过至尊的地位和中正的表现，就是亢。上九是阳的极高点，象征着龙的亢，亢而动就会有损于吉，所以说“亢龙有悔”。但是，有悔不等于必悔。说“有悔”就意味着自有无悔的可能，它暗示：“圣人”知道进退存亡，能够做到无悔。

用九 见（xiàn）群龙无首，吉。

“用九”是乾卦六爻的总爻辞，解释该卦六个阳爻总体功用的，即全卦六爻都是九，起什么作用。《周易》只有乾、坤两卦有总爻辞。乾卦的总爻辞叫“用九”，坤卦的总爻辞叫“用六”。乾卦六爻全是阳九，坤卦六爻全是阴六，

这一点和别的卦不同，需要解释两卦中“九”和“六”的总体功用，所以这两卦特设了总爻辞。乾卦六个阳爻共同体现着元气浑沦、刚健自强、万物畅茂、皆归于正的“天德”。每一阳爻都象驾云吐雨、腾空揽海的巨龙。六个阳爻在一起则好象一群神奇莫测的蛟龙时隐时现，时而沉入深渊，时而飞上长空，但是没有哪一条龙是带头的，当然也没有哪一条龙是煞尾的。这种群龙无首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所谓的“天德”并不是哪一条龙单独表现出来的，而是一群龙的共同体体现。群龙没有带头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六阳共同体现“天德”的象征。

六条龙合起来表现了神龙从“潜”到“现”以及经过“乾乾”“夕惕”，艰苦奋斗，再由“跃”到“飞”的发展过程，象征着奴隶主贵族的有德君子由隐到显，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统治万民，万邦来朝，繁荣昌盛的过程。还象征了在极度昌盛之后，放松了警惕，因而导致了衰落，这就是“亢龙有悔”。但是《周易》作者认为，“亢龙有悔”并不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王朝的彻底覆灭，而是衰落之后再走回潜伏孕育的起点，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以后，还会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到那时，如果能够吸取“亢龙有悔”的教训，悔是可以避免的，长治久安和万祀永昌的理想境界也是可能到达的。即使再衰落，也还会再走由隐到显、由跃到飞的老路。这就是循环往复的天命。这种群龙无首共同体现的“天德”是天赐的吉祥。

这是《周易》作者对西周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概括，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发展过程和愿望的概括，而不是包括奴隶和

平民在内的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概括。

由“潜”到“现”，经过艰苦顽强的生长再由“跃”（发展）到“飞”（繁荣），最后过“亢”而结果衰亡的过程，一般在生物界是存在的。但是，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成长、壮大，并不是机械循环，走老路，转圆圈，而是旧质的灭亡和新质的产生，是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旧事物的重复。机械循环论歪曲了事物发展的真面目，但它的发展阶段论基本符合实际，还是可取的。不过，它的发展阶段论也不健全，因为它没有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原因。本来，事物不是无缘无故就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有它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没有必要的条件，事物是不会发展的。《周易》乾卦虽然表现了奴隶主贵族政治上的发展过程，但没有揭示出发展的原因，因此它既表现了西周贵族阶级在认识上的某种飞跃，也表现了认识上的一定的幼稚性。

《周易》第一卦《乾》，用至高无尚的天作为西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象征，歌颂至刚至健、自强不息、恩被万物、主宰一切的“天德”，其实就是宣传奴隶主贵族阶级形象，让人民群众对他们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并且逐渐地变成迷信，成为一种精神鸦片。贵族阶级思想家极力把他们的代表人物说成是绝顶聪明、道德高尚、能给万民带来幸福的“圣人”，说圣人取法于天，能因时变化以合于天，得天位，行天道，万民仰之，天下太平。他们把远古以来长期在民族心理上形成的图腾崇拜——龙的形象和“圣人”联系起来，用龙的潜、现、跃、飞、亢和“圣人”的发展相类比，巧妙地

强化了对贵族阶级领袖人物崇拜的意识。贵族阶级思想家满以为制造这种迷信就能确保他们的统治地位，殊不知这一套欺人之谈并不高明。第一，奴隶主阶级内部一些野心家都会把自己打扮成受命于天、施行“天道”的“圣人”，去干“取而代之”的勾当。第二，一些不甘心受压迫，要动手改变地位的被压迫阶级领导人物，也会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子，去搞改天、翻天的事业。第三，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神龙”，并不仅仅限于象征“天子”“圣人”，也可以象征整个民族而把“天子”“圣人”丢进垃圾箱。

“天命论”是由前代统治阶级传下来的，并不是《周易》作者所独创，它也不是维护剥削统治的万灵符咒。宋朝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就说过：“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可见想要用天命论给任何一个王朝看大门，都是不可靠的。但是它对劳动人民的禁锢作用却相当大。这种落后意识象枷锁一样束缚着不觉悟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胜利使劳动人民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民主制度的健全将会使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力量。科学知识普及之日，将是彻底埋葬“天命论”之时。《乾》卦的所谓“天道”丝毫无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无助，如果听任“天命”的话还会把我们拖到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拖到愚昧、落后、贫困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需要的是改革，改革，再改革，前进，前进，再前进。中华民族的腾飞，要靠十亿同胞的共同努力。

第二卦 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周易》作者把象征地的坤卦紧挨着乾卦放在第二卦，其用意是以地承天，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坤卦以六爻都是阴爻的纯阴，体现以柔顺为正的地道、臣道、妻道，肯定了阳尊阴卑、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夫尊妻卑、男尊女卑的西周社会秩序。

《周易》作者认为，阳气上升成为天，阴气下沉成为地，地势卑顺，所以以卑顺为坤德。以纯阴至顺上承乾阳，必然完全顺应，毫无违碍，所以卦辞说“元亨”，就是占得此卦者以柔顺事上，必大为通顺。牝马，性柔顺而又健行。马本是乾卦的卦象，以坤为牝马是以阴配阳。坚持柔顺之德，以配刚健之乾，是牝马的正道。占得此卦，最利于行此柔顺的正道。阴居后，阳在先。君子占得此坤卦，欲有所往，率先从事必迷惑而不清醒，忘却柔顺的坤道。但是如能随从在乾阳之后，就可以得到乾阳为主，最为有利。主，指乾。阳为阴主，乾为坤主。坤唯有从乾，以柔顺事主才有利。坤居西南，夏秋之交万物受土地的恩养。艮居东北，冬

春之**交八卦止**于此。所以西南是阴方，东北是阳方。西南方与坤同道，所以可得同类（朋）。与西南相反的东北，与坤不同道，所以到那里去必然丧失同类。阴性柔而浮躁，必须安而戒躁，正而远邪，才能吉祥如意。所以占得此卦的君子安定守正必得吉。古人认为阴柔之德少于阳刚之德，只相当于阳的一半。所以刚健的君子既可先也可后，而柔顺的君子却只可为后，不可为先。所遇虽有得失之别，但最重要的是安于正则吉，这就是地道、臣道、妻道的真谛。

初六 履霜 坚冰至。

阴爻称为六，“初六”就是初阴（第一个阴爻）。霜是一阴之象，冰是六阴之象。阴气初结为霜，其势还很微弱，到结冰时阴气就很盛大了。初阴在全卦的最底下，象征着阴气处于微弱的开端，可是它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逐渐盛大。所以当踩着霜的时候就知道坚冰必将到来。《周易》作者认为，以柔顺的坤道事主并非轻而易举，困难会接踵而至，而且最大的困难还在后头。这就好象履霜则知坚冰的必至。坤道贵乎“安贞”，安则戒躁，正则远邪，慎之于始则不畏坚冰将至，就能沿着柔顺的坤道坚定地走下去。这一爻辞没有告诉占筮者吉凶祸福，但是它揭示了见微知著的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知道了慎始的重要。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二，第二阴爻。二为阴位，六二又居下卦（内卦）之中，性既柔顺又居中正之位，是纯正的坤道的体现者。正则

内直而无私曲，中则外方而无偏邪。内直外方，品德高尚，胸怀阔大有如负载万物的大地，不待学习修炼而无不利。坤是乾的配偶，乾直而坤也直，乾圆而坤方，乾刚健不息而坤阔大无疆。坤的特点是以乾德为德，与乾为偶，与乾同大。占得此爻必有坤德，一切皆利，无所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三是第三个阴爻，居下（内）坤之上，是坤道的襄助者。含章：蕴含着章美的坤德。可贞：能够坚持正确的坤道。或从王事：有时也去从事周天子派遣的工作。无成，有终：即使没有成就，也会有良好的结果。这也是指示占筮者要为王事效力，即使“无成”也会“有终”。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囊：括结囊口，就是扎上口袋嘴儿。比喻谨慎小心，防止祸从口出，缄口不言。六四以柔弱体质接近君王，谨言慎行，保持缄默，并且树立谨防僨事（失败）之咎，又避免成事之誉的指导思想，做到没有过失，也没有荣誉。《周易》作者在这里透露了奴隶主贵族统治时代“伴君如伴虎”的消息。柔顺事君，唯恐惹恼了专制魔王，只有嘴上贴封条了。春秋时，被楚文王虏归霸占的息夫人，跟楚文王不通一言，当然主要是因为亡国亡夫之痛，但也不无防止祸从口出的因素吧？另外，在专制时代，有咎当然必然会得罪，有誉又何尝不是福？有誉就可能遭忌，谗谤杀人也是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六五 黄裳，元吉。

坤有下裳之象。裳。就是裙子，衣服的下饰。黄色是大地的颜色，所以古代王后穿黄裳。六五以阴居尊位，有柔顺中正之德，着黄裳正位于中宫，大吉。占得此爻，要象王后那样谨修坤德。

上六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坤卦的上六，表明纯阴发展到了极盛的顶峰，天地交锋，它要和纯阳争高低，有两龙争战之象。玄黄是天地的杂色。阴阳争胜，天地交锋，两条龙在野外争战，必然两败俱伤，各有流血。又黑又黄的血混杂在一起，洒遍了大地。作者认为乾尊坤卑，阳尊阴卑。尊者盛没有人侵犯，卑者盛就会侵犯尊者，必然导至争战。这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专制主义、男权思想的反映，也是西周时代君权天授和一夫多妻制的哲学概括。

用六 利永贞。

坤卦六个阴爻总的功用是：它们共同体现柔顺中正的坤道，利在永远固守贞正的坤德，也就是卦辞中所说的“安贞，吉”。由于《周易》作者受阶级立场的局限，在坤卦里没有突出大地生育和负载万物的伟大品质，而反复强调卑顺的坤道，表现了扶阳抑阴的观点。所谓坤道，无非是给被压迫者念的紧箍咒。

时代不同了，现在这一套破烂货早已被丢进了历史的垃

圾箱。但是它散发出来的臭气却仍在薰人。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斜肩谄笑；一些人对有“官”衔的人百般逢迎、吹捧；有的人大摆“官”架子，气指颐使，以势压人；个别的人唯我独尊，金口玉牙，自封为土皇帝；有些人搞个人崇拜，吹喇叭，抬轿子，奴才相十足；还有大男子主义等等，跟时代格格不入的这些腐败思想、丑恶作风仍有一定的市场。

《周易》作者尊阳卑阴、扶阳抑阴的立场和观点是剥削统治阶级的偏见。这种偏见曾经充当过剥削统治阶级奴役广大人民的精神支柱。人类社会正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迅猛前进，岂能容忍这种发霉的丑恶的东西再来腐蚀二十一世纪的新人！

第三卦 屯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是难的意思。屯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屯卦上坎下震，象征有天地之后，万物始生，郁结未通。上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以陷、险为卦德，以云雨水为卦象。下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以动为卦德，以雷为卦象。以震遇坎，象征着乾坤始交而遇坎陷，在坎险中有震动之才，可以大得通顺。但是出险必须抓住机会，利于守正，不可轻举妄动。三、四、五爻互结为艮，艮为止，所以卦中含有戒轻举妄动的意象。震的一个阳爻为君，两个阴爻为民。震又是长子，震雷一鸣，惊动百里，所以有君侯之象。

《周易》凡卦中既有阴爻又有阳爻时均以少者为主爻。屯卦二阳四阴，所以二阳是四阴之主。但在二阳之中，九五在坎体中，陷而失势；初九在震体之下，动而得时，当屯难之际，以阳刚之德居人之下，是一种隐忍负重的美德，必能有所作为。因此，初九应是全卦之主。初九是一位礼贤下人深得民心的君子，有条件得位为君侯，所以卦辞说“利建侯”。占筮建国立君时如果遇到此卦，是非常吉利的。

初九 ䷆ 恒，利居贞，利建侯。

䷆ 恒：形容在原地转游、难以前进的样子。初九以阳刚得位，处于震体，本来具有解决困难的才能。但是由于地位太低，又作为兼正应的六四柔弱无力，不能援助，所以在坎险之前只有 𡇗 旋而不能突进。但是，他固守正位，不轻举妄动，礼贤下人，一定会得民心。这样做是有利的。初九在震体，是长子，又能居贞守正，是一个可君之材，所以有利于建国立君。

六二 屯如 𡇗 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郁塞不通。如：语助词。𡇗：迟迴不前。班：盘绕不进。寇：劫掠。婚媾：婚姻，指求娶女子。字：许嫁。屯卦说的是远古困难时期的社会生活，六二爻说的是一个妙龄女子遇到的困难。她被难得直打转转，这就是“屯如 𡇗 如”的意思。她遇到了什么难心的事了呢？原来她看见初九骑着马在她家左右转来转去，她猜想大概是来抢东西的，但是没猜对，他是来求婚的。六二矢志守正，坚决不嫁，因为她早已有了心上人。整整等了十年，她终于嫁给了她早已心许的九五。从爻辞中透露出当时社会刚刚进入文明时代不久，还有抢婚残余的消息，看到“乘马班如”而辨不清是寇还是婚媾，就是最好的证据。同时也证明女子守贞的道德观念已经形成，“十年乃字”，不可等闲视之。作者为什么取象于“乘马班如”，呢？这是因为该爻体震象 𡇗 (zhì) 马、作足

(《说卦》)。䷵马是后足白色的马；作足是健行的马。所以六二看初九“乘马班如”。六二如果变为阳爻，则震变而为兑，兑为少女，所以六二有妙龄少女之象。又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六二贞于九五，所以把初九看成敌寇。三、四、五爻互结为艮，艮为止，所以卦中有“不字”之象。由于二、三、四爻互结为坤，坤代表最大偶数十，所以有“十年乃字”之象。这一爻肯定了克服困难的坚定意志和女性的贞节。

六三 即鹿无虞 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 往吝。

鹿：借为“麓”，山麓。即鹿：到山麓去（打猎）。
虞：虞人，古代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吏。惟：思虑。
幾：通“机”，机警、机智。舍：通“捨”，放弃，丢开。
吝：小疵。往吝：如果去追逐野兽不放手，一定要吃亏。爻辞说：没有虞官作向导而独自到山麓去打猎，要考虑独自进入林中的危险。君子机智，与其冒险，不如丢开为好。如果独自去追逐野兽不放手，一定要吃亏。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恣意妄行，自取其困。见机而返，方可免患。六三阴居阳位，上求上六，不中不正，恣意妄行，是自取其困。群阴象林，无正应象无虞。卦中互体有艮，有见机而止之象。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乘马班如，求婚媾：指初九向六四求婚。以阳求阴，两爻正应，初九又是卦主，有可君之德。所以六四允婚出嫁，往吉，无不利。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膏：油，喻财富。屯其膏：把财富屯积起来，舍不得赏赐给帮助他脱险的人。九五虽然是以阳刚居中位正的君，但已陷入坎险之中，处子屯难之时。他的正应配偶六二不能给他以有力的帮助。坎体虽有膏润，但九五鄙吝，不肯赏赐众人，只是屯积膏油财富，因而失去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充其量只能办些小事而已。处理小事，守正道，尚可得吉；至于处理国家大事，即或守正道也会遭致凶险。看来，九五是一个必须退位的君侯。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涟如：泪流不断的样子。泣血，是一种忧惧的表现。坎体为下首、薄蹄之马（《说卦》）。上六处于屯难之极，孤独无应，没有出路，因而骑在马上盘旋，忧惧交加，血泪交流。看来，他已濒临绝境，不久于人世了。

屯卦继乾、坤之后，是要象征远古时代筭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生活。那时，狩猎以生，但打猎有困难；婚姻也有困难。有的甚至血泪交流，濒临绝境。建国立君是个大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君，社会秩序不能安定，人们就不得安生。屯卦表达了在艰难险阻中立君创业的意思。卦中六爻以初九为主。由于初九处于震体之下，动而得时，身为长子，性格刚健而又能礼贤下人，可以有所作为。九五虽以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但他陷于坎险而又鄙吝，只能处理小事而不能大有作为，是一个不得不让位的君。六四与初九相应，所

以往嫁得吉。六三与初九不相应，所以入林不利。上六远离初九，屯难忧惧，穷途末路。六二系心于九五，所以婚姻不顺利。初九的居贞守正，礼贤下人，九五的爱财如命，孤家寡人，表明了立君的标准。

第四卦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上艮下坎，艮为山，坎为水，象征泉水被蒙在山下，流不出来。初生的婴儿，没有经历社会生活，没有接触广大世界，无知无识，好象智力被什么东西蒙蔽着。这就叫做“蒙昧”。智力是可以开发的，蒙蔽是可以去掉的。开蒙必须立师，蒙卦就有立师的意思，所以卦辞说，立师以启迪蒙昧，开发智力，智力就会开通（亨），蒙卦二阳四阴，一阳在上卦艮，艮为少男；一阳在下卦坎，坎为中男。所以下坎九二以刚而得中为蒙卦的主爻，能承担发蒙开智的重任。上艮上九过刚而不中，只能击蒙御寇而已，不能担当启蒙养正的大任。我：指九二。童蒙：幼稚而蒙昧，指六五。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时代，师位崇高，列在仅次于君的地位。师道尊严，礼无往教，必须学生登门请教。所以卦辞说：不是我为师的去求童蒙，而是童蒙来求我赐教。筮：用筮草茎为工具向神占问吉凶。卦辞指出，童蒙向先生请教也象用筮草向神占问吉凶一样，第一次求教，我就告诉他。但是如果他不信，还要再三的问同一问题，那就象亵渎神灵一样亵渎了先

生。亵渎神灵，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让神灵屈从于自己的意志，那就等于不要神灵的指示。亵渎先生也是一样，实际上就是不要先生指教。譬如：古筮问向邻国进军去侵略是吉是凶，回答说凶。但是你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不回答“吉”就没个完。这就是对神灵的亵渎。同样道理，你问先生“见死不救对不对”，先生回答讲“不对”，但你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问这个问题，妄想得到一个“对”的回答。这样的态度，先生回答他一百遍也没有用。这最因为童蒙的正确思想遭到了蒙蔽，最好的方法是使他的正确思想能够发扬光大。所以，筮得此卦的人利于发场正的思想，诚心诚意拜师求教。

初六 发蒙 利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蒙：开发蒙昧，使人的智力得到发展。刑人：用刑具惩罚人，即体罚。说：借为“脱”，去掉的意思。桎（zhì）梏（gù）脚镣子和手铐子，拘束人的刑具，借指拘束人的规章制度。以往：用一种老办法做下去。吝：恨惜。爻辞大意是：开发人的蒙昧，使用体罚的方法是有利的，因为这样能迫使他认真学习。但还要使用叫他摆脱拘束自觉学习的方法，只靠体罚也是不行的。如果只用一种老办法，挞罚、拘束太甚，长此以往，必将有所遗憾。初六体坎，坎为刑，为桎梏（《说卦》）。初六变阳爻，坎就变成为兑，兑有毁折、解脱的意象。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发蒙施教要宽严结合，由体罚逐渐转向培养自觉学习的习惯，发扬敷教在宽的精神。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这一爻有三象：第一，九二以阳刚统治群阴，充当发蒙的重任，刚而居中，有包容那群蒙昧人的意象。第二，九二与六五相应，阴阳相当，有取纳媳妇之象。第三，二爻是臣位，五爻是君位。九二居巨位而能受君之托担当发蒙的重任，有如儿子能管理家业，叫做“子克家”。包蒙，正是受君之托，敷教在宽的表现。纳妇，是君臣相得的象征。受君之托，善于敷教，恰似善于治家的肖子。为敷布教化贡献才力，这样善教之臣有为君国大业奠基的大功，所以爻辞连用三个比喻加以褒扬。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如果变为阳爻，下坎就变成了巽，巽为长女，有女象。金夫：指九二。九二为阳，为夫。凡阳爻都和乾有联系，乾为金，所以把九二比作金夫。不有躬：不保持自己身体的清白，也就是“失身”的意思。无攸利：无所利，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爻是把六三比喻为行为不端、不可施教的堕落少女，说：不要娶这个少女，因为她看见有钱的男子九二就见利忘义，失身相从。娶这样的少女没有好处。不可取，当然就不可教了。

这是典型的奴隶主贵族的强盗逻辑，他们把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看作“祸水”，把一切罪责都一股脑儿推给她们，动不动就以“不可救药”为借口、打入十八层地狱，连“敷教在宽”都没有她们的份儿。从这里可以看出奴隶主贵

族统治时代教育的阶级性。

六四 困蒙，吝。

困蒙：困在蒙昧之中的意思。吝：可惜。六四以阴居阳，无正应，远于阳，又处于六三与六五之间，周围都是蒙昧暗弱的阴性，所以说“困于蒙”。六四困于蒙昧之中，气质昏暗，韬蔽又甚，深为可惜。言外之意，更应该从师而学。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对蒙昧昏暗的人应有同情心。

六五 童蒙，吉。

六五体艮，艮为少男，有童子象。童蒙的意思是智力尚未开发而具有赤子之心的天真儿童，不仅仅是幼稚的意思。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九二，正是卦辞所说的“童蒙求我”其道亨通的“童蒙”，所以得吉是因为他能尊师，有拜师求教的正确思想。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幼童可教的本质。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用猛烈手段攻治蒙昧。艮为手，所以有打击的意象。为寇：当强盗，摧残人。上九以刚居上，治蒙过猛，所以用“击蒙”加以形容。为了攻治蒙昧而采取过甚的方法，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所以用“为寇”作比喻，说明象强盗一样摧残学生的身体，是不利于教育的。御寇；抵御外来的侵袭。爻辞说，如果采取抵制外来引诱、袭扰而使学生集中精力学习的方法。虽严也不会残害儿童的上进心，对启蒙开

智是有利的。这一爻揭露体罚的害处，并指出应采取防止干扰儿童学习的办法。

蒙卦的中心思想是发蒙养正的师道。六爻中二阳四阴，以阳爻为主，其中九二刚而居中，是全卦的主爻。九二善于教诲，譬如“初筮告”；上九以为寇的刚猛而击蒙，譬如“再三渎”。其它阴爻，六五与九二相应，为童蒙之吉。初六上承九二，为发蒙之利。六四距九二稍远，为困蒙之吝。六三乘于九二之上，被视为不可救药。这些看法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教育思想的特征。

第五卦 需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不进而待）。需卦上坎下乾，乾为健，坎为险。以刚遇险而不急进，有所待之义。内卦刚健知险，有所待而不轻进。外卦坎险，待刚健之材共济险难。内三爻以见险而不轻进为需，外三爻以入险而待人同进为需。孚，诚敬之心。有孚，指九五居中得正，成为至尊，心有诚敬，险可平，位可安。守正以待酒食共庆。所以此卦卦意以九五为主。卦中三、四、五爻互结为离，所以有光明之象。坎，水流通畅，有亨通之象。所以卦辞说：“光亨”。有所待，贵乎有诚心，贵乎守正道。有诚心又守正道，就必然光明亨通，所以说“贞吉”。乾性刚健，必能济渡坎险，所以有涉大川的意象。有诚心，守正道，不仅光明亨通，而且利于济险历难，所以说“利涉大川”。这些吉利之象的前提都是不轻进，有所待。卦辞虽然说得不直截，不明显，但是读者也会理解：所谓“需”，就是等待必要的条件，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险难是可以渡过的。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是旷远的地方。恒，指恒心，即经常坚持、久而不

变的坚强意志。初爻距坎险很远，好象在旷远的郊外等候。初九刚健得位，有持久不变的意象。由于距离坎险远，有利于用坚强的意志去对待险难，从而没有过咎。所以持恒远害是这一爻的基本精神。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近水之处必有沙。九二比初九更近于坎，所以他好象在近水的沙滩上等候。九二和九三、六四互结为兑，兑为口舌，所以卦中有言语相伤之象。九二略近于坎险，又遭群小诽议，但因居柔顺之位，能宽以待人，不轻于进取，所以终能得吉。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肯定刚柔结合，宽以待人。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水涯有泥。坎为险，为盗。九三处于坎险的边缘，好象在水涯的泥中等候。又由于九三重刚而不中，有招致寇盗的意象。但是需卦的宗旨是不轻进，以谨慎的态度等待必要的条件，所以虽有招来灾祸的危险却不至于受害。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临险贵慎。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坎为血。穴是险陷之处。六四进入了险境，在坎下。所以说他在血中等待着救援。但是，六四以柔顺得位，初九是他的正应，可以为援，所以又有从险穴中出来的意象。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遇险待援，贵在柔顺。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九五是需卦的主爻，以一阳处于二阴之间，等待着同德的三阳来援。九五居中得正，身为至尊，三阳会同并进，则阴自退去，坎险可平。九五正在等待着庆贺升平的酒宴，只要守正，一定得吉。这一爻强调君正则天下平。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上六阴居险极，无所复待，有如进入险穴。和上六相应的是九三。九三来援，则其下的二阳也会连类并进。所谓“不速之客”，就是不请自来的客人，指下乾三个阳爻。上六柔居阴位，以待阳刚，有敬肃之意。上六敬重三阳，三阳刚健知险，足以拯溺，它们合衷共济，终会有出险的吉利结果。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以诚敬之心等待外援，共济艰险。

需卦的中心思想是：在险外，不轻进；在险中，柔顺待援；强调内怀诚敬，外行端正；内有坚强的恒心，外有临难不慌的严肃态度。所以，沉着谨慎是“需”的精神实质。这种临难的精神颇有参考价值，但是一味等待却嫌缺乏积极的态度。我们主张既谨慎又积极，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利用条件，积极寻求克服险难的办法，争取尽早地解决问题。

第六卦 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在法庭上，原告与被告争辩是非，最后由法官决断的法律行为叫讼。西周时，所讼断案的法官是地官大司徒。讼卦上乾下坎。乾刚而坎险，刚险互相冲突。又乾阳，性上行；坎水，性就下。上下相违，争端以起，因而成讼。该卦九五，居尊中正，为听讼之主，即地官大司徒。余爻全是诉讼人。初六和六三都是阴爻，柔顺而不能讼，所以终吉。九二和九四全是阳爻，刚健能讼。二与五对抗，势不能敌；四与初对，身居柔位，知理不可，迷途知返，故而无灾。上九居讼卦之终，与六三对讼，六三弱不能敌。上九虽一时获胜，但终没有好下场。孚：《说文》：“卵化曰孚”。孚字从爪抱子。卵能化是由于卵中有可化的“实”，至期孵化，从不愆期，所以引而伸之为“信实”。有孚：意思是争讼必须有真实的理由。窒，窒塞不通，指受到阻碍，无人帮助。惕：警惕，指在窒塞不通的情况下，争讼者心怀警惕。卦中下坎一阳（九二）在上下二阴之间，一阳为实，有中孚之象。九二和九五相对而不相应。坎为忧惧，所以卦中又有窒惕之象。中吉：适中而止，可以得吉。终凶：争讼到底，必遭

险凶。断讼贵乎中正，所以争讼有利于见执法如山的“大人”。九五刚健中正，有大人象。争讼靠理直，不可冒险，所以说不利于涉渡大川。卦中三阳在坎上，以刚乘险，以实践陷，有不利涉大川的意象。总之，卦辞的精神强调有理，有中正的法官，还要适可而止，反对先理冒险和争讼到底，纠缠不休。后来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正好说明《周易》作者对于争讼问题的观点。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长久。所事：所干的事情，指争讼。不永所事，是说初六性本柔弱，不能和别人争讼，因而不去长久地干那个勾当。小有言。指有点儿争辩的言语，即稍有一点儿摩擦。终吉：意指摩擦不大，容易解释清楚，终能解决，因而得吉。初六如果变成阳爻，则下卦由坎变为兑，所以有“小有言”之象。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讼端初起，最好通过争辩得到解决。占得此爻的人应以不成讼为努力目标。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不克讼：争讼不能获胜。归：指争讼者从法庭上败讼回来。此人是一个有私邑的奴隶主。逋：逃窜，指离开此人的私邑外逃。邑人：私邑里的人，土著农人。眚（shěng）：灾眚。爻辞大意是：九二为坎俭之主，恃强好讼。但他的对手九五阳刚居尊，势不可敌，因此他的争讼不能获胜。他从法庭回来后，给他的邑人带来了恐惧和不安，于是三百户邑人纷纷逃亡。由于九二从中吸取了教训，引以为戒，所以没

有灾眚。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指责以下讼上、以卵击石的荒唐行为。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主事，无成。

食旧德：享受先人的馀荫，不去追求什么。厉：严肃。贞厉：以守正的严肃态度对待生活，不参与争讼之事。或：如果。王事：朝廷的事，指跟随与六三相对应的上九去干的事。上九得鞶带之赐，是从事于朝廷之事的。从王事，指跟随上九去干事。爻辞大意是：六三性本柔顺，以谦让为德。如果六三能安享先人的馀荫，以严肃守正的态度对待生活，不去参与九二以下讼上、自取祸祟的争讼，终究会得吉的。如果跟着上九去干事，即或是帮助王室，也不会有什么成就。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规劝奴隶主们，不要去参与讼事。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四以刚居柔，没有正当理由，争讼不能获胜。复：回转过来。即命：就于天命。命，指“天道”、“天命”。渝：改变。指九四改变了与人争讼的态度。安贞：安于正道。九四争讼不能获胜，就回转过来，就于天命，改变了态度，安于正道，因而得吉。这也是劝人不要去争讼，是借九四败讼之机，宣扬遵天命、安于正道而得吉的道理。占得此爻的人要安于正道，不要用争讼欺负人。

九五 讼，元吉。

九五刚健中正，居于尊位，为听讼之主，当为地官大司

徒。他听讼断案能够持平，能为“有孚”而“窒惕”的人伸冤，所以对于解决争讼大为吉利，必能使国中无讼，万民久安。

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使民众把希望寄托在贵族“有德者”身上。这是典型的贤人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华大地上影响深远。“贤人政治”虽然可以对老百姓有一点“恩赐”，使老百姓幻想不止，但是老百姓总是在幻想贤人当政的虚无境界中熬煎，延误了老百姓自己奋起争取民主权利的觉悟。中华大地长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呻吟，民主进程极端缓慢，应该说这种意识的危害是很大的。

上九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未必如此之辞。锡，赐给。鞶（pán）带：君王按等级赏赐给公侯卿大夫以制服，叫做“命服”。命服上有束衣的大带为装饰，叫鞶带。得鞶带之赐是大臣的殊荣。褫（chǐ）：剥夺。得到命服的大臣如果有过失，这种赏赐品就会被剥夺，殊荣就被撤销。三褫：形容多次被剥夺。上卦乾，乾为天，为圆，有带象。上九如变为阴爻，乾就变成了兑，兑为毁折，所以又有被褫夺的意象。爻辞说：上九居讼之极。刚而有位，恃强凌人，成为以势压人的讼棍。这样的讼棍，即或因为能干得到赏赐命服鞶带的殊荣，也会在短暂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受到被褫夺的惩罚。这一爻无非是要说明君王的“公正”，是赏罚分明的“救世主”。

讼卦所宣扬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权威，使人民信服朝廷。这种“救世主”思想，坑害人民达数千年。统治阶级官官相

护，哪里有替老百姓说理的地方？“终朝三褫”，是弥天大谎，即或偶然有之，也只是装点门面而已。老百姓只有把民主权利争到手，才能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掌握命运的理想，世界才会进入真正的文明时代。

第七卦 师 ䷆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兵众。师卦上坤下坎，地中聚水，象征着聚集兵众。坎险，坤顺，顺中伏险，象征着寓兵于农。卦中只有九二一阳在下卦中间，上下五阴随从它、象征着九二为将帅而上下五阴为兵众。九二以刚在下统帅兵众，六五以柔在上，和九二相应，象征着人君在朝中命将出兵。贞：指正义之师，师出有名。丈人，指老成持重、众所畏服的人，不一定是年纪最大的人。卦辞大意是：出兵以正 **义为本** 命将必须选择老成持重、威信很高的人，才能得吉而无咎。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纪律。否臧：不善，指失律，即无纪律。爻辞的意思是：军兵出动要用纪律约束，没有纪律就会有遭到失败的凶险。初六以弱才当出师之始，所以用“否臧”的严重后果“凶”来提醒他。强调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这一爻爻辞的精神实质，它反映了一条经过千万次检验的客观真理。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锡命：天子颁发赏赐的诰命。九二以 **刚居柔**。在下卦的

中间，有在师中吉而无咎的意象。他上应六五的优抚，是受君王宠任之象。君王再三锡命就是对他宠任的体现。九二与六五刚柔兼济。九二得到六五的宠信，则指挥自如，必能克敌制胜，所向立功。因此，正象卦辞所说“丈人吉，无咎”。这一爻强调命将得人，信任必专。

六三 师或舆尸，凶。

舆：群众。《左传·僖二十八年》：“听舆人之诵”就是听众人之诵。尸：主持。《诗·召南·采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是谁主祭？是正在斋戒的少女。六三以小入掣肘，不听从主将的统一指挥。所以爻辞说：作为群众，他在军中竟有时擅自作主，不服从统一号令，这就是凶险。

六四 师左次，无咎。

次：军队行军到一个地方住一宿叫“舍”，第二宿叫“信”，超过信叫“次”。引伸为行军途中止宿的地方。左次：退军时止宿的地方叫“左次”。古代军队以右为上，进军时停宿在前进方向的右边；退军时停宿在前进方向的左边。所以“师左次”意味着是撤退。六四阴柔不中而得位，虽临战畏怯撤退，但保全了军队，比六三的擅自作主惨遭失败好些，所以算他没有过咎。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这一爻辞分两层意思：一是用兵有因，不是穷兵黩武。

比方说田中有禽鸟啄食谷稼，去捉它就对了。执：捉。言：同“焉”，语助词。二是用人不专，自取其败，必须专任老成持重、威信高的“丈人”，不可在任长子为将的同时，又允许其他弟子参与指挥。弟子舆尸：允许众弟子参与主持其事，不能统一号令。贞凶：出兵名义虽正，也有遭到惨败的凶险。六五是师卦的主爻，也是用兵的君主。他柔顺居中，不去侵犯别国，而只是保卫本国。卦中六五变为阳爻则上坤变坎，坎中实。下与九二相应，九二刚健，所以有禽兽进入田中害稼之象。长子，指九二，即“丈人”。弟子，指六三、六四。卦中二、三、四爻互结为震，震为长子，六五独与九二相应，有使长子帅兵之象。

上六 大君有命 开国承家 小人勿用。

大君有爵赏的诰命：有大功的使之开国为公侯，功小的使之承家继业，让他们享有爵社和国土。但是，对于品德不佳的小人要注意，不可委以国家政事。这一爻是师卦的最后一爻，谈的是君王对有功将士封赏问题。上坤为土，有开国承家的意象。阴爻重迭，有小人象之象。爻辞强调“小人勿用”，表明作者议政治为主观点。

师卦表达了《周易》作者对用兵问题的全部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寓兵于农，师出有名，兴师动众，选任良将，严明纪律，统一号令，论功爵赏等。其中心思想是：兴正义之师，贵在得人，任人宜专，统一指挥，克敌制胜。全师为上，论功行赏但不可任用小人执政，以防乱国。这种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第八卦 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矢凶。

比：亲附、辅助。比卦上坎下坤，九五一阳为上下五阴所亲附。九五为君象，阳刚中正，众望所归，相亲相辅。原筮：追溯占筮的本原。比卦是从坤卦变来的。坤再筮，得乾卦的九五，成为比卦。所以比卦含有乾卦的“元”和坤卦的“永贞”之象。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来：指来朝。九五为众望所归，所以尚未归附的邦国也来亲附。上坎：水性流动，终有所归，所以卦中含有不安宁的邦国前来归附之象。后夫凶：西周时，诸侯朝拜周天子，不得迟后，有“后至者诛”的章法，所以爻辞说，不宁之邦前来归附，后来的会有受到惩罚的凶险。上六在卦的最后，势穷位困，有“后夫凶”的意象。卦辞大意是：比卦以九五一阳为上下众阴所归，有以一人而抚万国、以四海而仰一人的亲辅吉祥之象。追溯占筮的本原，比卦本来含有乾卦“元亨”和坤卦“永贞”的意象，不会有什么过咎。占得此卦，必有尚未归附的不安宁的邦国前来亲比，后到的则有凶险。这一卦的基本精神是，主爻九五有君王之象，阳刚中正，安抚万邦，相亲相辅，但是亲比之来也不是容易的，必须出自诚信，审慎于

先，而且不要虎头蛇尾，失去亲比于后。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孚：诚信。缶：瓦器。盈缶，形容诚信充足，等于说满怀诚信。亲比伊始，虚中虔诚，意无他往，所以比卦初六有“有孚比之”之象。下坤为土，缶是土制的器具。初六变阳，则成为上坎下震的屯卦。屯聚则盈，有水流盈缶之象。初六虽不和九五相对应，但比卦各爻都和九五亲比，所以有“终来有他吉”之象。爻辞意思是：亲比之初，贵有诚信，以诚信求亲比，自可无咎。如果满怀诚信，没有他向之心，那就不但会无咎，而且到头来还会有别的吉祥降临。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以诚信之心与人亲比。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下卦也叫内卦。六二去应九五之求，叫做自内与主爻亲比，象征着王室之内的人与君王亲比。自内求比，说明涵养有素，品格高尚，不是以亲比尊者求私利。这证明六二柔顺中正，有“永贞”之德，必能得吉。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亲比的中正之道。

六三 比之匪人。

匪人：不得其人。指六三所亲比的上六。上六才智低下，又不能谦卑待人。所以爻辞说：六三亲比的不是合乎理想的人。不必明说，其凶可知。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所亲应求得人，交友必须慎重。

六四 外比之，贞吉。

六四是外卦的第一爻，所以六四与九五亲比叫做“外比”，象征着自朝廷之外来和君王亲比。初爻不和四爻结合而亲近五爻，叫做“他”（“终来有他吉”）；四爻不和初爻结合而亲近五爻，叫做“外”（“外比”）。六二“比之自内”，有以心许国的意思；六四“外比之”，有公而忘私的意思。贞吉：持正则得吉。由于六四不和初六结合，而以阴柔接近至尊，所以特别提醒他要“持正”（“贞”），否则有谄媚之嫌。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光明显著的亲比。九五为比卦的主爻，象征着得人亲辅的君王。六二“比之自内”，与九五为正应，所以九五和六二的亲比是显而易见的。初六、六四也都以诚信与九五亲比。三驱：古代田猎，天子追逐禽兽而射之凡三次，叫做“三驱”。失前禽：古代天子田猎，用旃旗（红色曲柄旗）作门，刈草为围，猎者三面合围而开着门。天子从门驱入，战车三发，徒（步兵）三刺，追逐射杀禽兽，叫做“三驱”。禽兽从门逃出去的一概放生，只围杀在围中的禽兽，所谓“网开一面”便是。从门逃出，叫做“前”。对它们一概放生，所以说“失前禽”。“王用三驱，失前禽”，正是天子田猎网开一面的意思。邑人不诫：指邑中的老百姓对逃生的禽兽也不警戒，顺着天子的意愿由它们逃去。这是以田猎为例，歌颂君王的仁慈感动了老百姓，使他们也都有“不

为已甚”的德行。卦中九五以一阳居尊而为众阴所亲附，有光明显著之象。在上卦，阳统帅群阴而上六背之，有王用三驱，失前禽之象。下卦坤为土，为邑，为众。九五下面的四阴全都亲附，而听任上六的背去，有“邑人不诫”之象。这一爻是宣扬王者之德，不仅对顺从者抚而亲之，对背叛者也不穷追不舍，心胸光明正大，使邑人感化。想要获得天下的亲附，须有王者的大德。因此，《周易》作者正在宣扬奴隶主贵族总头目“天子”的“大德”。

上六 比之无首，凶。

上爻为首，初爻为足，这是用人体喻卦体。上六居比卦之末，论才则才智低下，不能充当人的头脑；论德又缺乏谦虚的美德，也不能被人们尊为首领。因此称之为“无首”。

由于上六背叛九五，自高自大，其结果当然是凶险的。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谴责才德皆下而又妄自尊大的人。

不难看出，比卦旨在建立以贵族之首的天子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天子刚健中正、深得民心，必能吸引各地奴隶主贵族相亲相辅。天子才高，能审时度势，有识有略，审慎于前，宽弘于后，必能使大小奴隶主都争先亲附朝廷。在六爻中，九五为天子，五阴纷纷亲比。初六先附得吉，上六后附得凶。六二自内亲比，六四自外亲比，都得吉。只有六三远于九五而亲于上六，所事非人，最为可悲。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西周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于此可见。

第九卦 小畜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畜：通“蓄”。小畜：以小畜大，畜而不固，所以称为“小畜”。小畜卦上巽下乾，以巽阴畜乾阳，以一阴畜五阳，阴小阳大，以小畜大，寡不敌众，虽有所畜却不能固。内乾为健，外巽为顺，二、五阳刚居中，其志得行，其道可通，所以卦辞说“亨”。阴在天（乾）上，为密云布满天空之象。但阳多阴少，阴气不能与诸阳固合而成雨。坎虽为雨，但三、四、五爻互结为离，又与坎相反。所以，卦中有“不雨”之象。六四是此卦主爻，外巽为风，云气遇风，自西向东，不能成雨。所以卦辞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占得此卦，道路虽然可通，但是不能大有作为。小畜的阴阳不调和，象征着人君没有积足大德施给人民，所以不能成大事。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是下卦乾体的第一爻。按照循环往复的规律，初九自下往上升。这种升进，是它复归上卦的旧道路，所以说它“复自道”。“何其咎？吉”：它走的是原路有什么过错可

犯的？它是没有过错，只能得吉的。初九阳刚得位，所应六四也是正位。他虽然要被六四畜积，但循旧道复归上卦就变成了天泽履卦，不受六四的约束了，所以无咎而吉。这一爻的卦本精神是强调“君子”即或被召到小人那里去，也固守正道，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九二 牵复，吉。

二爻和五爻本应是一对。但九五和六四相比邻，六四又是小畜卦的主爻，因此九五不能牵连九二。况且下卦三阳志同道合，共同升进。九二刚健居中，与初九同道，所以他能被初九牵连着从旧道复归于上卦。这种牵连着归复也是吉利的。这一爻强调“君子”同道，携手同征。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乾健行，也象坤一样可以为车（舆）。辐：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那些直木条，俗称辐条。说：借为“脱”。车轮破损，车毂（车轮中间车轴贯入处的圆木）开裂后，辐条必然脱落。二、三、四爻互结为兑，有毁折之象。乾为夫，巽为长女，有夫妻象。互卦兑又为口舌。三、四、五爻互结为离，离为目，有夫妻反目不相对视之象。舆脱落辐条和夫妻反目，都是比喻九三以阳遇阴，不得受六四的畜积而又愤愤不平的情景。由于九三以阳居阴，位不正，不能象初九那样从原路复归上卦，也不能象九二那样被初九牵引复归于上卦。九三和六四没有相对应的关系，它是随从其它二阳升进而接近六四并且受制于六四的。由于它受六四畜积而不能

独自升进，铸成了跟六四的冲突。爻辞用两个形象的比喻形容了这种不和谐的关系。显然，筮得这一爻是不吉利的。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显然是反对以阴畜阳，反对阳受制于阴，也就是反对男受制于女。这是男尊女卑思想的表现。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上卦坎为血，为加忧。但三、四、五爻互结为离，为坎之反。所以卦中又有血去惕出之象。血去，是说身体无伤。惕出，是说心无忧惕。六四是小畜卦的主爻。它以一阴畜众阳，本有忧惧冲突和冲突致伤的可能，但巽体虚中，阴爻柔顺，又得正位，更有九五、上九协助，所以它有诚信，可以无伤、无忧、无咎。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要有诚信，有诚信就能以柔顺谦虚待人，就可以得到助力，从而可以远害。有诚信才能畜积力量，畜积大德。这种脱离实际的强调“诚信”，当然是唯心主义的，是骗人的。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如：牵连不断的样子。九五和上九都在上卦巽体，它们都是和六四同心共同吸收、畜积下卦乾的。九五居中处尊，势能有为，并且把上九和六四牵连在一起同心同德。六四虚中为“有孚”，九五中实也是“有孚”。由于九五有诚信，所以能使巽体三爻牵连巩固，合力以吸引畜积下乾。邻，指它上与上九挨近，下与六四挨近。巽为利市三倍，有富象。九五用自己的富帮助六四去畜积阳爻，所以说它“富以其邻”。以：连及的意思。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更是强调

“诚信”，强调以诚信助人。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上九变阴，则上卦巽变为坎，有雨象。上九处在小畜的终极，意味着阴畜阳已成，阴阳得到调和，已经下雨了。众阳好动，喜好升进，但到上爻已经停止。尚：尊崇。德：指阴德。载：积满。妇贞厉：妇德满盛，与阳对抗，即或正派也是危险的。妇德满盛，有如阴历十五的月亮。这时，君子不可有行动 动则必凶。爻辞大意是：阴盛畜阳至于终极，阴阳调和下雨了。好动而且正在升进的众阳也停止前进了。这都是由于尊崇阴德以至于积满的缘故。妇德满盛，与阳对抗，即或正派也是危险的。妇德满盛有如阴历十五的月亮，这时君子不可有什么行动，动则必凶。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警惕阴盛于阳，告戒世人：阳不可受制于阴。明确地说，就是主张男压迫女，实行大男子主义；主张“君子”对“小人”专政。

阴和阳是一对矛盾，双方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有这一对矛盾存在。双方是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的，哪里有什么尊卑贵贱之别？自以为尊而鄙视对方，就是自我否定，是非常愚蠢的。在古代，压迫者也是离不开被压迫者的，只是压迫者总是编造“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尊贵的，而把被压迫者说成是卑贱的，并且说这是“天命”。谎言总是经不起考验的。中国的劳苦大众受了几千年的奴役和压迫，如果说是“天命”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浴血奋斗，竟将枷锁

打碎，一下子变成了体面人了呢？天命怎么忽然变得不灵了？男尊女卑、“君子”“小人”那一套混账观念怎么忽然没有人敢公开宣扬了？看来，人民群众的“命运”还得靠人民群众自己掌握，就是还得跟着共产党共同努力建设民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革命胜利果实，实现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

第十卦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鞋，引伸为践、行、蹑（跟随在后）。咥（dié）：咬。履卦上乾下兑。乾刚有虎象，兑以和柔跟随其后，有跟随在虎尾之后而不被虎伤害的意象。人遇危急的事情，以柔顺对待刚强，以谦逊的态度待人，往往能平安地渡过难关，不受伤害。所以卦辞说：跟随在虎尾之后，老虎不咬人，占得此卦必然通顺。以和柔谦逊待人，就是以礼待人，所以有人把履卦解释为讲礼貌的卦。其实，履卦讲的是行为问题，人怎样行事为好，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履，就是行为的意思。

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履：朴素的行为。初九以阳在下，布衣素位，行事伊始，能安其素，坚持谦虚和柔的正确行为。这就叫做“素履往”。素履以往虽然未必得吉，但是可以没有过咎。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提倡布衣之士坚持朴素的行为，不求荣华富贵，但求无过。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九二变阴，则下卦兑变成震，震为大道，所以卦中含有履道坦坦的意象。九二以刚居中，又在下卦，上无所应，有幽独守正的意象。九二既是独居恬静的幽人，又履行平坦的大道，只要守正，必然得吉。这一爻显然是赞扬隐士以刚居柔、坚持谦虚平易的正道。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 咥人凶 武人为于大君。

眇(miǎo)：一只眼盲。跛(bǒ)：一只脚瘸。履：这里是“踩”的意思。武夫：武人。为于大君：想要做大君，统治一切。六三和九二、九四互结成离，象眼目。六三、九四、九五互结成巽，象大腿。下卦兑为毁折，所以卦中有眇、跛之象。又六三逼近于上卦乾，有踩虎尾之象。六三单独和上九相应成对，有如踩了虎尾而虎头回应，所以有咬人的意象。六三以一阴成为履卦之主，统辖五阳。一旦他变阳，就成为上下纯阳的乾卦，而有武人为于大君统治一切的意象。所以爻辞说：六三以一阴而居阳位，以柔质而乘于刚质之上，自以为能，其实无能。这就好象一只眼盲的人自认为也一样能看，一只腿瘸的人自认为也一样能行一样荒唐。本来无能却逞能去踩老虎尾巴，老虎一定要回过头来咬人，结果只能遭到凶险。又好象刚愎的武人，心怀凌人的愿望，想要做大君，统治一切，必将肆行暴虐，把天下搅得大乱。这一爻的爻辞从反面阐明了谦虚柔和行为的重要。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sù)愬：恐惧的样子。假如九五是虎，九四以不中不正的身份跟在九五之后，似乎很危险。但是它以刚居柔，履危知惧，能改弦易辙，终能化为吉祥。这一爻也是戒骄尚谦，指出谦虚谨慎可以化险得吉。

九五 夬履，贞厉。

夬(kuài)履：果决的行为。九五阳刚中正，下与和悦柔顺的兑相对应，事无不行，毫无阻碍，有果决之象。但是上卦乾纯任其刚，一味刚愎，下卦兑一味取悦于上。这就蕴藏着君骄臣谄的种子。所以爻辞说：“贞厉”，就是说，即使现在坚持正道，也免不了有危险的前途。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君不能居安思危，一味荒淫享乐，在下的臣妾一味歌功颂德，巧言取悦，终于亡于一旦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九五变阴，则上乾变为离，自恃其明，就更要事事夬决，不把别人的意见放在心上了。上离下兑成为睽卦，事事乖违，岂不危险！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告戒统治者，不要自恃其“明”，刚愎自用，也不要爱听悦耳之言；要对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人提高警惕。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履：审视行为当否。考祥：考察吉凶征兆。祥：吉凶的征兆。其旋：上九的归返于初。上九为履卦的终极，物极必反，履卦上九归返于初，又以朴素的行为获得无咎的生

活。这样做将得大吉。

履卦六爻，凡是以阳爻居阴位的都得吉，如九二、九四、上九。凡是以阴爻居阳位的就凶险，如六三。以阳爻居阳位的危厉，如九五。只有初九，虽为重刚但在下得以无咎。初爻的运动是“往”，上爻的运动是“旋”，一进一反，有履行或者说实践的意思。能行而不轻行，谦虚谨慎，临事而惕，所以得吉。六三以无能之材而强行冒险之事，以柔弱之质而履刚暴之行，其凶险岂非理所当然！九五刚愎自用，专断独行，结果君骄巨谄，以非为是，危机四伏，不可不戒。这是作者对奴隶主贵族“命运”的真切关注，由此可见作者的立场。

第十一卦 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通畅、安泰。小，指阴。小往：阴消。大，指阳。

大来：阳长。泰卦上坤下乾，外阴内阳，两气相交，万物生成；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君子进用，世道吉祥亨通。

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茅草。茹：根子相连的。汇：类。以其汇：以类相从。初，二、三都是阳爻，互相牵连在一起，都要升进。初爻升上去，二、三爻必跟着升进，就象拔茅草一样，茅草的根子连在一起，拔动一个根子，其它紧紧相连的根子也会跟着起来。这是比喻众君子同心同德，升进时相从而动。占得此爻的人泰运初开，往必得吉，所以说“征吉”。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包容荒秽。外卦三个阴爻象征着小人在外荒秽；内卦三个阳爻象征君子。九二体健居中，有包容荒秽之德，担任着保泰的重责，能使小人和君子一样各得其所。冯（憑）河：徒涉。用九二阳爻去会合六五，则外卦就成了坎

河之象。乾体刚健，在坎河边上，有冯河（徒涉）之象。不遐遗：不因隔得很远而遗弃。遐，远，指六五。九二与六五相应，有亲密关系，不因远隔三、四两爻而遗弃。朋亡：朋党消失。指九二居三阳之中，不偏不倚，与六五相应合，专意事君，不立朋党。尚：尊崇。中行：中道。得尚于中行：受到了行中道的六五的尊重。爻辞说：九二有包容荒秽小人之德，上应六五，以刚应柔，又有徒涉的勇敢精神，不弃远方亲密朋友，又不立朋党，主持公道，刚柔相济，居中保泰，不愧为六五所倚重的辅臣。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bì)：倾斜坡。阳居内为平，往外去则为陂。阴出外为往，返回内为复。“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平之后必有陂，往之后必有复。九三处于天地相交之际，将分别归复原处，即在下之乾体将归复于上，在上之坤体将归复于下。九三朝乾夕惕，努力自勉，有艰贞之象。九三变阴，则成为兑，有口、食之象。恤：忧。孚：真实的道理，指天下没有常平而不陂和常往而不复的道理。食：享受。爻辞说：天下没有常平而不陂和常往而不复的道理，只有经常不忘艰苦奋勉、为正不移，才可以没有过错。不要忧虑、怀疑这个真实的道理，只要坚信不移，克尽处泰之道，就一定能够享受它给你带来的幸福。

这一爻是以机械循环论的格言劝勉占筮者艰苦奋勉、为正不移，坚信苦去甜来、坎坷过后是坦途的道理。

《周易》的变化观点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机械循环论也给循环报应的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飞下的样子。六四为外坤第一爻，居处不定，见命则退。六四一动，则六五、上六翩然同下。《周易》作者用拔茅草形容阳爻的牵连上升，用翩翩形容阴爻的连翩归复以及用格言形式反映循环往复的道理，都表现了一定的文学性。不富，指六四。阳实阴虚，六四为阴，所以说它“不富”。以：连及。邻：指六五、上六。六四不富牵连影响到六五和上六，所以说它“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不待戒令，自然相信。三阴都愿意从外归复于内，不待告戒，自然都相信平陂往复的道理。爻辞说：六四从上卦翩翩飞下，它的不富，牵连影响到和它相比邻的六五和上六。三阴都不待告戒，自然都相信平陂往复的道理，乐意和六四翩然同下。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殷王太丁之子，殷纣王帝辛之父。归：女子出嫁。妹：少女。帝乙归妹：指帝乙把少女嫁给周文王姬昌。

《诗·大雅·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qiàn)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意思是：文王欢喜了，殷商大国有个少女要来嫁为妃。殷商大国有个少女，好比天上的少女。卜文肯定了殷周联姻的吉祥，文王便亲自到

渭水之滨去迎娶。（根据高亨《诗经今注》）泰卦三、四、五爻互结为震，二、三、四爻互结为兑，因此卦中含有雷泽归妹之象。六五以柔居尊，为泰卦之主，下应九二。柔而居中的君倚靠刚健英明的辅臣，可以保泰获福，所以用天女下嫁以受其福来进行歌颂。以祉元吉：因而得福而大吉。这一爻肯定为君保泰必须以中正之道安抚臣民，从而天降福祉。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隍：护城河。城墙是用挖掘护城河的土累起来的。现在城墙倾圯坍塌，土又回到护城河里。这是比喻累积治国之道以成“泰”；到达“泰”的终极就会复归于“否”，就象城墙倾圯土又回到护城河里一样。师：众。坤为众，有师象。又为国土，有邑象。泰极而否，众心已散，难以力争。这时兴师动众，就会劳民伤财，导至散乱，所以告戒说：“勿用师”。自邑告命：在自己的城邑布告邑人，表示自责。命，指发出的布告。贞吝：虽属正当行为，但也是一种不称心的事。爻辞说：泰极而否，就象城墙倾圯又回到护城河里一样。这时不要兴师动众。在自己的城邑发布告表示自责，虽然是正当的，但总是不称心的。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警告居安而不知思危，一味劳民伤财激起群众怨愤的统治者，不要忘记泰极而否的道理。

泰卦是处在天地气交、万物生成，君子进用、小人黜退的运动之中的吉卦，但是由于运动阶段不同，六爻并非都吉。就中，九二为辅泰之臣，六五为保泰之君，这两爻都得吉占。初爻是君子进用的开头，泰运初开，君子相从以进。

四爻处于泰中已过，因此就往否塞不通的道路上迈进了。三爻正是天地相交之际，尚可有为。至于上爻到了盛极转衰的阶段，就不免要多有不称心的事了。泰和否的关键，在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消长。这就是《周易》作者的主要观点。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看到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人的活动是受生产力制约的。所以，对于否泰关键的掌握不能不流于肤浅。

第十二卦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闭塞不通。匪人：不人道。否卦内坤外乾，表示天在上而地在下，即君在上而臣在下，秩序井然，各得其所。但从发展上看，天地不交，万物不通。“大往小来”即阳去阴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必然导至隔绝闭塞。所以卦辞说：否塞是不人道的，三阴在内，三阳在外，天地不交，人道断绝，不利于君子正道。阳往而居外，阴来而居内，正是小人用事之时。

初六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三阴在下，都是小人，就象拔茅草似的，它们根子连在一起，一根拔动，别的就会跟着起来，小人都是连类而进的。但是，初六在否卦之初，劣迹尚不明显，虽是小人却尚有君国之念，如果守正而不苟，尚能得吉而亨通。这一爻告诫进身于君的人，君子、小人之分在于思想的不同，要慎于初始，不要误入邪路。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承：奉承、顺从。包承：包罗群阳，以奉承、顺从的手

段取得诸阳的宠信。小人：指六二，是得位（以柔居阴）的小人。他对上司奉承、顺从，把所有的上司都包罗住，为其所用。这是小人得意的“吉道”。否亨：安于闭塞之时而行正道，也能得通。大人否亨：三阴是小人之群，大人想从否境中出来以求亨通，就必然要堕落到小人群中。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安于闭塞之时而独行正道，即我行我素，不与群小同流合污，作者认为也能行得通。这一爻指出，小人不安于否，专以奉承、顺从求荣，而大人则安于否，我行我素，也能行得通。

六三 包羞

包：指用奉承、顺从手段包罗上司群阳。羞：徒取羞耻。六三以阴居阳，位不当，又居内卦之极，为高位的小人。爻辞说：六三想要包罗承顺上司群阳，只是自取羞耻而已。

阿谀奉承是小人的惯技。如宋朝的丁谓。身为宰相寇准的参政。在中书会餐时，寇准的胡须被羹汤污染，丁谓便去给寇准拂须。寇准看不惯，当即加以责备。后世称阿谀为拂须，就是从这件事来的。当然，《周易》作者创作卦爻辞时还没有发生拂须这件事，但是阿谀谄媚的行为古已有之。屈原不是早就谴责了“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的丑恶现象吗？没有小人就不会有夏桀、殷纣，没有阿谀奉承就无所谓小人。《周易》抨击阿谀奉承的小人，并用“包承”概括小人的行为，是它的一大成就。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有命：有天命。指泰极而否和否极泰来以及平陂往复的循环变化，乃是天之所命，是天道的体现。畴：同类。指上卦的三个阳爻。离（li）：依附、附著。离祉：附著在福祉上。爻辞说：九四处于否塞过中将要转为泰的时候，由于有天命使他转变，所以他没有过错，同类的阳爻都可以附著在福祉上。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强调顺应天命。因此，《周易》的哲理是和迷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否：行休美之事在否塞之时。所谓休美之事，主要是指遏制小人、保卫君国的大事。其亡其亡：要灭亡啊，要灭亡啊。指经常警惕戒惧，唯恐政权不保。苞桑：丛生的桑根。系于苞桑：好象结系在丛生的桑根上一样牢固。爻辞说：九五刚健中正，行大人休美之事，所以得吉。但是一定要经常有危亡之感，警钟常鸣，才会得到苞桑之固。这一爻强调国君要居安思危，不懈地努力施行扶正除邪的好事，才会使国家确保安全。这种思想是《周易》的精华。作者热爱国家，忧深虑细，用心良苦！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倾否：倾毁否塞之道。否道未倾的时候叫做否；否道已倾之后就变成了亨通。所以爻辞说：上九处否终倾毁之时，先有危亡的忧惧然后才会得到否道倾毁的喜悦。

否卦正与泰卦相反，内三爻是否，外三爻渐次向泰转变。初爻是小人用事的开端，由于劣迹未彰，所以不直称“小人”。二爻是小人得志之时；三爻是小人之行表现无遗从而自取羞辱之时；四爻是过否而向泰的转机；五爻是人君行遏制小人、兴邦兴国大事之时。到了上爻，终于倾否为泰。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变化的条件，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君子”身上，可见他的贵族阶级立场是很鲜明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警钟常鸣，思深虑远，是《周易》的光辉思想。《周易》之所以能历数千年之久，不断地吸引着占筮者，不能不说它内涵着这类光辉思想的缘故。孔子所说的学《易》可以无过，并非虚语。

第十三卦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与人同知，与人同心，也就是与人友好或团结人的意思。同人卦上乾下离。乾为天，离为日，有丽日经天，普照众人的景象。与人同和，一要公，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人；二要正，就是要以正直的心待人。与人同心同德，合衷共济，才能渡过难关。同人于野：团结人的范围要大。利涉大川：比喻渡过难关。利君子贞：利于君子的正道。卦中天与火同性，二与五同德（居中，位正）。天与火既光明正大，又旷远无私，有同人于野而得亨通之象。乾健于行，同德可以济险，有利涉大川之象。内卦离为文明，外卦乾为刚健，九五与六二中正相应，有利君子贞之象。占得此卦，如能公正就会亨通而且大有作为。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于门：在门口。同人于门：一出门就广交朋友。初九变阴，则下卦离变为艮，艮为门，所以卦中初爻含有门象。同人之始，没有私心，无所系应，团结人比较广泛，所以没有过错。

六二 同人于宗，吝。

于宗：在宗族里。在宗族里团结人，范围太狭小，只能结成宗派，所以这种团结有毛病。六二居离之中，位正，上应九五，是同人卦的主爻。但是，由于他只知亲暱九五，失去了以公正之心广泛团结人的意义，虽然尚无大祸，但总是有毛病的，如果不改正，难免招来凶险。卦中离的中爻变阳，就成为乾卦，乾是诸卦之祖，所以二爻含有同于宗的意象。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戎：军队。莽：丛生的草木。离为戈兵，有戎象。二、三、四爻互结为巽，巽为木，有莽象。九三想要和六二同和，但六二与九五为正应，九三刚而不中，惧怕九五来攻，伏兵以窥察，有伏戎于莽之象。升其高陵：登上高山（观察敌情）。九三变阴，则与二、四爻互结成艮，有高陵之象。九三处于内卦的极高爻，所以用登高陵观察下边二爻为喻。三岁不兴：多年不敢动。指九三。他想和六二同和，没有正当理由，六二和九五有正应关系，九三自知不能和九五相匹敌，所以长期不敢动。九三和上边的三爻都没有相应的关系，所以有三岁不兴之象。爻辞说：九三既在草莽中埋伏了军队，又登上高山向下观察，但是他自知力量不足，所以多年不敢动，也就是到底不敢硬和六二“同和”。我们读《周易》可以增加历史知识。西周时代存在着诸侯国之间争夺与国的现象，到春秋时代就更变本加厉了。强迫别人和自己友

好，这种强盗逻辑竟然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时代，现在的人能想象出来吗？这一爻对于不自量力硬要迫使别人跟自己友好的家伙进行了批评。爻辞中的譬喻是很形象的，所以显得很生动。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城墙。乘其墉：登上他的城墙。指九四登上九三的城墙以攻击六二。九四也和九三一样违反同人之道要去争取六二，即用武力迫使六二顺从。弗克攻：攻而不胜。这是语序倒置的句子，等于“攻而弗克”。吉：指九四攻而不胜，陷于困境，接受教训，回到同人之道上来，从而得吉。九四刚健而不中正，想要越过九三硬跟六二结交。所以作者用登上九三的城墙去进攻六二为喻。九四又以刚居柔，尚有自己反省改过的一面。他知道用强硬手段得不到六二，在攻而不克之后翻然悔悟。这一爻是对违反同人之道但能自省改过者既进行了批评，也有所勉励。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嚎）咷：大哭。先号咷后笑：先悲后喜。九五和六二是正应，但中间隔着九四、九三。他们采取强硬手段争夺六二，使九五受阻，所以说“先号咷”。但是，九五重刚中正居尊，为了取得同和六二的胜利，动用大军作战，获得了排除障碍的胜利，所以说“后笑”，“大师克相遇”。九五变阴则乾变离，为兵戈，所以卦中有大师之象。九五与六二为正应，所以有“克相遇”之象。从这一爻中可以看出作者

主张为了达到同人的目的，君王可以动用武力。这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偏见。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处于外卦的极外一爻，所以用郊外为喻。由于上九地处郊外，远于内争，虽不能获得更多的同道，却也免受内争的灾难。所以爻辞说“无悔”。

综观同人卦，其中心思想在于强调用大公至正去团结人。卦中六二虽是主爻，但他有狭隘的私心，不能广泛地团结人，不如初九的无私。九三、九四和九五共同去争六二，结果都归于失败。不过，九三的力不能胜，不如九四的知过能改。九五终因正应的关系和动用武力而获得了六二。此卦批评多于正面肯定，反映了西周后期的混乱局面在作者心头笼罩的一层阴云。

第十四卦 大有

大有，元亨。

大有：有的范围大，数量多，即一切都归他所有。大有卦上离下乾，火在天上，照耀一切。卦中一阴居尊，五阳归向。尊而能柔，物情所归。所有的范围和数量如此巨大，象征着王朝的极盛，所以说：大有，必大通。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交害：互相妒害。匪咎：不是过咎。当大有之时，最容易遭人妒害。但初九居下位，上无系应，距六五尚远，因而没有达到骄盈傲物、令人痛恨的地步，也就达不到与人互相妒害的程度。即或有人嫉妒他，也不是他的过错。虽然大有，但保持艰苦精神谦虚朴素，不炫耀，不摆臭架子，就没有人怨咎了。这一爻指出骄盈傲物是招致妒害的根源，不忘艰苦，谦虚朴素，可以免于受到怨咎。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车以载：用大车载运物品。这是形容九二刚健居中，能任重以致远。有攸往：有所往，指出门去做事。爻辞说：

九二刚健居中，如同用大车运载物品一样，能任重致远。出门有所行动，不会犯什么错误。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最高爵位。亨：通“享”，飨宴。指天子赐宴的荣宠。三、四、五爻互结为兑，为口。九三变阴，又成为坎，有饮食之象。九三居下卦之上，刚而得正，最有权威，与六五同功，有公侯之象。六五为虚中下贤之君，所以九三能受天子宴享。爻辞说：九三是公爵，有德有位，最为刚健，最有权威，因而受到天子宴享的荣宠。小人则不能。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彭：通“旁”。匪其彭：指九四能明辨好坏，不取身旁的九三而专心上承六五，近于至尊，所以没有过错。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诚信。交如：和别人的心交接在一起。如：语助词。威如：威严端重，令人肃然起敬。六五是大有的主爻，离体中虚，所以他有诚信之象。他柔中以下应九二，上下归附，有交如之象。六五变阳，则离变为乾，全卦成为纯乾，有威如之象。爻辞说：六五当大有之时，柔中居尊，为大有之主，以诚信威尊赢得群巨招戴。为君能刚柔恩威相济，必能保其大有极盛，从而得吉。从爻辞中不难看出《周易》作者心目中的极盛理想。大有时代和卦中六五和九二式的君臣，就是他的理想。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自天祐之：上九能下从六五，以阳从阴，处盛时，居高位，受到上天的祐助。上九得到六五的信任，乘柔履信，谦退不居，一心归附于六五。作者认为：顺则得天助，信则得人助，天祐人助，自会得吉而无不利。

大有卦的元亨在于六五。六五以柔居尊，上下响应。全卦内刚健而外文明。诸阳无不从五，功过无不取决于从五与否。初以远五而有艰，二以应五而无咎，三以最高爵位而得天子宴享之荣，四以明辨而近于至尊，上以顺信而获天祐。卦中所表达的以仁柔治天下，恩威相济，以包容一切为美德以及思顺履信尚贤、不违天、不违人的思想，完全被后世儒家所继承。

第十五卦 谦

谦，亨，君子有终。

谦：有而不居。屈己下物，虚中顺外，都是有而不居的表现。人以屈己下物、先人后己的谦德处世待物，不必有别的条件就会所在皆通。有谦德的人虽有而不居，终必有所成就。君子有而不居，以退让为乐，不求名利，所以终身快乐。小人唯利是图，不惜损人害众，如果一时表现谦让，也不过是沽名钓誉，施展诡计。所以卦辞说：谦则亨通，唯有真正有德的君子能够有始有终、由衷地坚持谦德，并以此为乐。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谦：谦而又谦。君子的谦是由衷的，不是装点门面，所以无时不谦，无地不谦，始终如一地屈己下物，虚中顺外。用涉大川：用谦德渡过难关。涉大川，比喻渡过难关。初六以柔处下，有谦谦之象。三、四、五爻互结为震木，二、三、四爻互结为坎水。木在水上，是涉川之象。爻辞说：初六是一个谦而又谦的君子，用这样美德必能渡过难关而得吉。

六二 鸣谦，贞吉。

鸣谦：以谦逊自鸣，与九三相和。本卦主爻是九三。六二与九三比邻，柔顺中正，本性谦逊，闻风而动，以鸣谦相和。贞吉：合于正道而得吉。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肯定闻风响应、推广谦德的行为。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谦：既劳又谦，不辞劳苦，谦虚下人。君子有终：有德的君子自会有好结果。作者认为，贵族当政者日理万机，为国操劳，本来功高盖世却有而不居，屈己下物，虚中顺外。如此道德高尚的君子，必然受到万民敬仰，君王既不受猜疑，同僚也不会妒忌。因此，必能保持终身得吉。九三是谦卦中唯一的阳爻，居于下卦艮体之上，刚而位正，上下阴爻纷纷归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说卦》），其象“有终”。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撝(huī)谦：撝，通“挥”。撝谦，指挥之间都表现谦逊的美德，也就是一举一动无不表现谦逊的美德。六四柔而得正，居九三之上，六五之下，对上下无不用谦德，所以爻辞说他指挥之间都表现了谦逊的美德，没有不利的事。这是对谦德修养得力者的赞扬。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六五是阴爻，为不富之象。以其邻：使用他的邻国。六五以柔居尊，有谦德，所以邻国愿意为他所用。上卦坤为众。六五变阳，与六四、九三互结为离，有戈兵和行军之象。六五为君，有人甘愿为他所用，说明他有可能使用邻国的力量去侵伐骄逆，谦能得众，没有不利之处。这就暴露了作者提倡的谦德是不彻底的，是一种争取他人归附的手段。动不动就讲“侵伐”也露出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压迫人的阶级本性。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上六与九三为正应，追随九三谦逊之风，也和六二一样以鸣谦响应九三。不过上六的谦德很不够，连他的属邑也有人背叛他。但他以鸣谦自保，也能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从而有利于他用兵去征服属邑中的背叛者。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肯定谦逊这面旗子是有用的。

谦逊是人的美德，有这种美德的人必能不断地进步和提高。“有”总是相对的，自认为有才的人总会遇到才比自己更高的人；自认为有财的人也会遇到财比自己更多的人。因此，只有不把自己看作最“有”的人才会“有”的更多，才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有”。相反，那种把自己看作“最有”的人就是向没有的方向转化的人。“满招损，谦受益”，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在《周易》中，谦卦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吉卦。该卦以九三一阳为主，内三爻全都吉，外三爻全

都利。初爻谦而又谦，二爻闻风而鸣谦，三爻既劳又谦，四爻指挥之间无不谦，五爻以谦得众，可用以侵伐不服者，上爻以谦得人心，也可以用兵征服己邑。由于受阶级地位的局限，《周易》作者还不能理解谦逊的实质，以至于把谦逊看成是得人心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却可以批判地吸收它的合理成分，从“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上认识谦德。

第十六卦 豫

豫，利建侯行师。

豫：欢豫。豫卦上震下坤，九四一阳为卦的主爻，上下五阴都和它相应。内卦坤为顺，外卦震为动，动而和顺，无不和悦欢快。震动于坤上，长子主器，有建国治民之象。坤顺于震下，一阳而统众阴，有行师动众之象。所以卦辞说：行动使人欢悦，有利于建立侯国和用兵征伐。

初六 鸣豫，凶。

鸣豫：自鸣欢豫，得意过甚。初六阴柔在下，独自和九四相应，位卑而不中正，小人在下得到上层强而有力的援手，得意忘形，自夸自豫，所以有凶象。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于石：比石头还硬，耿直不阿。不终日：见恶则去，不待终日。贞吉：守正而得吉。六二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有石象。六二变阳，与六三、九四互结为离，为日，有不终日而作之象。欢豫容易使人沉醉，变成忧愁。六二居中得正，自守安静，坚定如石，见恶则去，不待终日。他是通

晓事理、不沉溺于欢乐而自贻悔恨的，所以成为众阴之中的佼佼者，坚如石，动必正，所以得吉。初六和六二爻辞，一反一正说明了欢豫之道在于不失中正。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盱(xū)豫：用睺(huī)盱(xū)笑脸求欢悦。迟：慢慢腾腾。指对于求欢悦犹豫不决。六三处于内外两卦之际，进退不得其所。所以爻辞说：六三用睺盱笑脸求欢悦有悔恨，慢慢腾腾犹豫不决也会有悔恨。这一爻指出六三失去中正，求欢悦而不得要领。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所由以得欢豫者。指九四是该卦成为欢豫的主因。众阴都应和九四，九四成为众阴归附的中心，所以有大有得之象。勿疑：指九四以诚信待物，使众阴不疑。朋：指众阴。盍：合。簪：通“撝”(zhān)，疾速。爻辞说：九四是豫卦成为欢豫的主因，得到了众阴的归附，有“大有得”之象。如果以诚信待物，使众阴不疑，那么众阴群朋必然合聚在一起很快地到来，得到聚会的喜悦。这一爻强调九四是欢豫的中心，是吸引群阴的动力。他能合众为豫，大有所得。

六五 贞疾，恒不死。

贞疾：痼疾，积久难治的病。恒不死：经久不死。爻辞说：六五以柔居尊，沉溺于欢豫。又乘九四之刚，大权旁落

于九四之手。众心不附，形势危急。但是，痼疾却往往经久不死。这是警告那些乐而忘忧的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在西周末年，以沉溺于欢豫为痼疾，指出逸豫的危险性，却是难能可贵的。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昏冥于欢豫，即欢豫过甚，忘乎所以，达到昏昏沉沉、糊糊涂涂的程度。成：指凶象已成。有渝：能有所改悔。爻辞大意是：上六以阴柔而欢豫过甚，以至于晕头转向，凶险之象已成，但能有所改悔，因此没有过错。这是勉励那些沉溺于欢乐的人改过迁善。

豫卦的中心思想是既要造成上下和乐的局面以利于建立侯国和行师御侮，又要恪守中正之道，避免陷于沉溺逸豫的境地。沉溺逸豫就接近于灭亡的边缘了，但能迷途知返，还是可以免于受害的。这种思想确是《周易》中的精华，有不朽的价值。

第十七卦 随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从。随卦上兑下震，此动而彼悦，少女从长男。

《周易》作者主张阴随阳，女随男，下随上，臣随君。这样的随从就是正。我能随从时代潮流，则物能随我，必大为通顺。随于时，利在正道，走正道，就会无咎。如果不正，虽亨通却不免得咎。《周易》的主导思想是“中正”。凡有中正之德的就会得吉，即或大祸临头，也能够减免。反之，没有中正之德，作恶多端，福祉也会化为灾祸。《左传·襄公九年》（公元前五百六十四年）记载着穆姜被贬时的言论。

穆姜做了许多坏事：她和叔孙侨如私通，她要驱逐季孙行父，又要害死鲁成公。因此，她被贬入东宫。占筮得《随》，占者推断她很快就会从东宫出来，穆姜却说自己罪在不赦，必死在东宫，不会“无咎”而出东宫。穆姜的认识是符合《周易》的主导思想的。《周易》寓“命”于“理”。所谓“理”，就是奴隶主贵族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尊卑贵贱等所谓“天理”、“天命”。根据“理”来分析判断各种行为的吉凶。卦爻构成种种的“象”，这些“象”中就蕴涵着作者所要阐明的“理”和“命”。就其

“命”的方面而言，那是迷信；而就其“理”的方面而言，又有合理的因素。有的道理至今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心之所主叫做官。渝：变化。初九处在随卦的开始，往上升进，上边没有和他相应的阴爻。因此，他的心就不会和固定的对象连结在一起，而能有所变化，可随则随，以跟随时代潮流前进。这就是“官有渝”。由于他能选择正道相随，就一定能得吉，所以说“贞吉”。卦中二、三、四爻互结为艮，艮为门，所以初九升进有出门之象。初九升进，与九四同德，见善而交，交必有功，所以说他：“出门交，有功”。爻辞大意是：初九升进，心无专系，能有所变化，选择同德相随，一定会得吉。由于出门择交，交必有功。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小子：指初九，因在六二之下，有小子象。丈夫：指九五，因九五为六二的正应，又居尊位，有丈夫象。六二以阴居阴，过于柔弱，不能自守以待九五，就近与初九结合，所以说他“系小子，失丈夫”。别人随从我叫随，我随从别人叫系。这一爻有贬义，对于六二的系小失大、违背正道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指九四。九四阳爻，有丈夫象。小子：也是指初

九。六三近于九四而远于初九。初九已被六二系得，六三不能再去相从，所以说他“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指六三随从九四。三往从于四，四别无他应，不能违逆，所以说六三随从九四是有求有得。阴居三，位不正。以不正之位系属于人，有失去对象的危险，所以告诫他要居贞守正。爻辞说：六三随从丈夫九四，失去了小子初九，虽然算是有求有得，但是这样终究埋伏着不妙的因素，还是以居贞守正为有利。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获：就是“有获随”的倒置。有得于别人的随从。九四以刚健之性居上卦的下爻，和九五同德，下据二阴，六三要求系属于他，有得人之随的意象。但是，他身在巨位，势力却陵驾于九五，擅自据有六三，有失臣道，虽然君信民归，自认为正，但也可能有凶险，所以说“贞凶”。有孚在：心中有诚信在。道以明：道义因而彰明。爻辞说：九四有得于别人的随从，是好事，但势陵九五，虽正也可能有凶险。只是他心怀诚信，志在兴国，只要一切行为都合乎道义，无懈可击，还有什么过咎？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履正居中，得众爻的随从，己身又能尽随时之宜，是随卦的主爻。但是和九五相应的只有六二。六二中正，说明九五所孚信的是嘉善的人。卦中四、五两爻都是阳爻，而六三和上六两个阴爻分别在它们外边，有外虚中实之象。所

以四、五两爻的爻辞都说到了“孚”。九四的信实在于道义彰明，九五的信实则在于系心于中正的六二。九四为臣，九五为君。正由于君王对“中正”能始终信实，所以他能体现卦辞的“元亨，利贞，无咎”，得到天下万民的随从。爻辞虽仅四个字，却表现了对尊者讲诚信而且所信得人的赞颂。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系：逮捕。维：用绳索捆绑。王：指周太王。太王居豳受狄（鬼方、獫狁）侵扰，因而率周民迁徙到岐山之下。亨：通“享”，祭享山川。西山：岐山。上六以阴居阴，处于随卦的终极，没有随从的对象，自己又不足以得到别人的随从。他和六三同德，有固结维系之象。上六为了取得随从，竟不择手段，把六三逮捕起来，又从而绳捆索绑。这不是和抓俘虏一样吗？太王避狄，由豳迁岐，就是用俘虏祭享西山的。上六这样做，能得到神的祐助吗？

随卦的中心思想是：为政在于得人心，得人心就会得到万民的随顺。九五为君，中正信实，得到了万民的随从。九四为臣，衷怀诚信，志在兴国，虽有逼君之嫌，但正大光明，终得无咎。初九在下，心无私念，交必有功。三阴随顺，必须守正。六二以系小子而失丈夫，六三以随丈夫而有求有得。上六无阳可随，只求固结六三，甚至用绳捆索绑的方式。在这里也暴露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动辄逞强，真是野性未泯。

第十八卦 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gǔ)：坏极为蛊，又兼有治蛊（整饬）之意。蛊卦艮上巽下。艮为少男，巽为长女，以长女而下就于少男，惑乱其情，是蛊的象征。又艮为山，巽为风，风遇山而回，物皆挠乱，也是坏乱之象。治蛊称为蛊，就象治乱称为乱一样。坏乱至极，必须治，所以有大为亨通之象。三、四、五爻互结为震，二、三、四爻互结为兑。震为木，兑为泽，木在泽上，有利涉大川之象。治蛊必须勇往直前，闯渡难关，所以用“涉大川”为喻。甲是天干的开始。治理坏事必须在坏事一开始就及早入手，所以取甲日为喻，在甲日的前三天就下手治蛊，到甲日的后三天把蛊治好。先甲三日为辛，后甲三日为丁。前事已坏，取先甲三日的辛以更新之，不使它发展为大坏。后事方新，取后甲三日的丁以丁宁之，不使它很快地坏下去。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加上甲日本身共为七日。七日是循环往复的周期，物极必反，所以作者以七日为治蛊而得亨通的日限。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父之蛊：能矫正父亲的过失。有子：有个好儿子。

考：父亲。后来专称在世的父亲为父，死去的父亲为考。父亲，指上九。下卦巽为长女，为阴。上卦艮为少男，为阳。阴必须顺阳，如同子必须顺父，因此上艮和下巽又被喻为父与子的关系。爻辞说：初六能够矫正父亲的过失，这是有了好儿子父亲就可以没有罪过了。厉：危险。指初六质柔而位刚，有力不胜任的危险。但是终于治蛊成功，掩盖了父亲的罪过而得吉。这一爻肯定了干父之蛊的行为。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母：指六五。九二把六五看作母亲。干母之蛊：矫正母亲的过失。九二刚中，上应六五，有儿子干母之蛊的意象。以刚奉柔以治其坏，不可固守其正，直接批评指责，以免伤害母亲的恩义，所以爻辞说“不可贞”。这一爻指出矫正母亲过失，不可采取生硬的方法。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干蛊的方法以刚柔相济为最好。九三过刚而不中和，所以矫正父亲的过失，必有不当之处而感到悔恨。但是九三在下卦巽体，并且位正，所以虽小有悔恨却无大过。这一爻强调干蛊要讲究方法。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容、放纵。往见吝：循此以往就会看到它的弊病。六四重阴，不能有为，柔弱过度，对父亲的过失一味采取宽容放纵的态度。长此以往就会看到这样做的弊病。这一

爻指责对父亲过失一味宽容放纵的错误态度。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用誉：因而受到称誉。爻辞说：六五以上九为父。他虽以柔居尊，但善于干父之蛊。他用九二阳刚之臣帮助自己矫正父亲的过失，因而受到称誉。

九二原以六五为母，今六五又以九二为巨以上事其父。

《周易》卦爻取象往往有多种关系交织，不可看成单一的和不变的关系。取象就是打比方，角度不同，所比的事物也起变化。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以刚居上，在事之外，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上九居蛊之中，治蛊已毕，是乱极转治之时。他不在其位，超然远引，不去事奉王侯，是功成身退的名士。

蛊卦的中心思想是以正确的行为和光辉的业绩来干父之蛊，既不可用强硬的方法指责父母的过错，更不可对父母的过错采取宽容和放纵的态度。作者主张用刚柔相济的方法治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十九卦 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逼近。指阴阳接近。临卦上坤下兑，二阳侵长以逼近于阴，所以叫做临。坤为顺，兑为悦，上顺下悦，九二刚中，上应六五，所以占得此卦必大为亨通而利于正道。九二居中为主，与乾同德，所以临卦也具有乾卦的体质和作用。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临卦为建丑之月，二阳正盛，但到了八月就会变为阳消阴盛，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所以，作者提出“八月有凶”来告戒占筮人。

初九 咸临，贞吉。

咸临：咎遍逼近。指二阳普遍地逼近四阴。初九位正，九二居中，中正自会得到天下响应。初、二两爻和四、五两爻是正应，都有普遍逼近之象。贞吉：初九刚居阳位，所以说他得正而吉。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是临卦的主爻，率领初九同去接近六五，与六五相

应和，必然受到中正之君的信任，得行其志，所以说“吉无不利”。初九和九二两爻的爻辞，肯定了二阳以中正品德普遍接近四阴的正确行为。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用甜言蜜语去接近人，古人也用“苟且取容”来形容它。无攸利：无所利。六三以柔悦之体接近二阳，不中不正，上无正应，下乘二阳，所以说他无所利。忧之：指卦中含有忧惧之象。初九、九二如果分别配以两个阴爻，就成了两个震卦，所以含有忧惧之象。无咎：指卦中还含有无咎之象。六三变阳，则内卦变成了乾，与外卦坤构成泰卦，因此有安泰无害之象。爻辞大意是：六三用甜言蜜语取悦于人，固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他已经知道忧惧，要痛改前非，就能够安泰无咎了。这一爻批评了甘悦临人，又鼓励了忧惧改过。

六四 至临，无咎。

至临：诚意接近，诚意结交。六四得位应正，又处于坤兑之交，地泽比邻：这是由衷的接近，所以无咎。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临：明智的接近。大君之宜：伟大君王所应有的品格。爻辞说：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九二，善于用人，好谋而成。这种接近人的表现是明智的，是伟大君王所应有的品格，因此吉利。这是赞美君王的善于待人。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敦临：以敦厚的态度接近人。上六志在助贤，以敦厚的态度接近人。六五已经和九二相应和，上六又从而附益之，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和九二相交接，同六五一起去接近九二。由于阳气正盛，上六的以阴敦临是得吉而无不利的。

临卦提倡以诚意接近人，以明智的、敦厚的态度去与人结交，反对只用甜言蜜语取悦于人。这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周易》所说的接近人，只是贵族之间的事。但是民主社会的交际更应该如此。在商品经济交易中，尤其应该讲道德，有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防止坏人兴风作浪，搅得人们不得安宁。要知道：二十一世纪将是高度文明的新世纪，将不允许用非法手段致富，更不允许恃富欺压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走向真诚、敦厚，互相依存，互相造福。

第二十卦 观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观察。盥（guàn）：洗手。王夫之《周易内传》：“盥者，将献而先濯手，献之始也。”荐（jiàn），向神进献酒食祭品。王夫之《周易内传》：“荐者，已奠爵而后荐俎（盛祭肉的器具），献之馀也。”孚：诚信。颙（yóng）：严正的样子。观卦上巽下坤，风行地上，遍触万物，有普遍观察的意味，所以观卦专谈如何观察事物。卦辞形象地描写了对祭祀的观察：首先看到主祭人在将要献祭品之前洗手，然后看到主祭人用酒洒地而祭之后，再献盛肉的礼器俎，主祭人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严正的神态。从这些观察中认识到主祭人一片真实的敬意。这就是由表及里的深刻观察，透过表面现象捕捉祭祀的本质。正如后来孔子指出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诚心、敬意是祭祀的根本。卦辞所说的主祭者洗了手却还没有去献祭品，已经表现出来一片真诚和严正的神态，就是这个意思。从卦辞中，不难看到《周易》作者观察问题的观点，就是要仔细观察，透过现象去捕捉事物的本质。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观：象孩童一样的幼稚观察。指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肤浅。小人无咎：没有知识的劳动者这样观察是没有过咎的。君子吝：贵族老爷如果这么幼稚就太可惜了。初六以阴居阳，位不正，又在观察的初始阶段，所以观察认识很幼稚，不会有远见卓识。这一爻指出了观察的幼稚性。

六二 窥观，利女贞。

窥观：从门缝儿向外窥视。指所见范围狭小，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利女贞：利于女人观察的正道。这一爻指出了观察者眼光的狭隘性。作者认为这样眼光狭隘，只有不出家门的女人还算可以，至于男人就不行了。

六三 观我生，进退。

我生：我的作为，我的所行。生，指生活的道路。北齐颜之推有《观我生赋》，写的就是作者的生活遭遇、一生的经过。观我生，进退：观察自己的行为可否，以决定进退。六三被六四阻隔，不能直截就九五以观国。他又居于下卦之上，可进可退。所以，他不去观察九五，只观察自己的所行是否可以，来决定进或退。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肯定这种观察自己所行以决定进退的作法。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观国之光：看见国君的盛德光辉。利用宾于王：利于因此而作君王的宾客，受到君王的礼遇。六二、六三、六四互结为坤土，有国家之象。六四与九五相比邻，变阳则上卦变为乾，有光明之象。五为君，四近承五而且柔顺正位，有宾于君王之象。因此，六四有志于进取，乐为君王所用。爻辞说：六四近承九五，而且柔顺正位，好象看见了国君的盛德光辉。占得此爻，有利于因此而作君王的宾客，受到君王的礼遇。这一爻接近九五，所以最先受到国君的礼遇。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阳刚中正，居于至尊之位，下有四阴仰之。但是，九五的观察必须看自己的所行是否合乎民意，是否合乎“君子”的标准。如果所作所为都合乎民意，都是“君子”之行，就没有过错。这一爻强调为君的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其生：也和“我生”一样。由于上爻无位，不担任什么职务，为了避免和九五的提法重复，称为“其生”。上九以阳刚而居尊位之上，好象王室的宾师，为万民所注目。所以他也要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君子”的标准，才能够免于咎责。

观卦告诉奴隶主贵族要提高观察事物的能力，改进观察

方法，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认识肤浅，也不要只盯住一点点，象从门缝往外看只能看到窄窄的一条线。正确的观察方法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行为表现看内心；对自己，主要是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君子”的标准；对君王，主要是看君王的盛德光辉。君王自己也要时刻检查自己的行为，这样才不至于酿成过错。这些，虽然还没有形成观察事物的全面系统的观点和方法，但也很出色。

第二十一卦 噬嗑

噬嗑，亨，利用狱。

噬(shì)嗑(hé)：啮合。噬，啮。嗑，合。口中有物，需要咬啮而后合上口。国中有强暴，需要以法惩治而后安定。所以，噬嗑是以刑除恶的象征。噬嗑卦上离下震，离为火，为光明；震为雷，为震慑：都有以法惩恶的意义。口中有间隔之物，啮而合之，然后得通。治国之道，有强暴梗阻，用刑狱惩治而后得安。所以卦辞说：“噬嗑，亨，利用狱。”此卦六爻，初、上两爻为受刑之象，中间四爻为用刑之象。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履(jù)：鞋。校(jiào)：古代刑具枷械等统称为校。履校：套在脚上的刑械。灭趾：用刑具消除脚趾行走的功能。下卦震为足。三、四、五爻互结为坎，为桎梏之象。初爻在最底下，有“履校”（脚械）的意象。初九变阴，则下卦震变为坤，足不见了，有“灭趾”之象。爻辞大意是：由于罪不大，仅受脚械不能行走的轻刑，以小惩而获大诫，收到无咎的效果。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肤：猪腹部肥而松软无骨的肉，俗名“囊膂(chuài)”

噬肤灭鼻：吃囊膂时越吃越香，低下头，把嘴巴深入下去，鼻子被肉遮住看不见了。这是比喻审理案犯的法官抓住线索，据理穷追，深入下去，一举突破的情景。二、三、四爻互结为艮，艮为鼻。二变为阳则为离，有深入没鼻之象。六二阴柔中正，听断得理，审理深入，有如噬肤灭鼻，没有过错。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xī)：干肉。吃干肉遇毒，比喻治办年久的疑案，遇犯人不服，反诬刑狱官有不法行为。但脚正不怕鞋歪，虽稍有波折但并无大过。六三柔中有刚，有干肉象。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有遇毒象。以柔弱之质居刚强之位，难免要遇到麻烦，但六三是好的刑狱官，终于免咎。

九四 噬乾(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肺(zǐ)：带骨的肉。乾(干)肺：带骨头的干巴肉。金矢。形容刚直，即象金属那样刚而不挠，象箭那样直而无私。利艰贞吉：有利于艰苦守正而得吉。九四在离体，离为枯干，有干肺之象。三、四、五爻互结为坎，坎得乾的中爻，有金象。坎又为矢，有金矢之象。九四以刚居柔，近于六五，居大巨之位，所断狱讼比噬肤、噬腊都难，非刚直不阿则不可。既得刚直，就有利于艰苦守正而得吉。

六五 噬乾（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乾（干）肉：干肉。比囊膾难吃，而比腊、肺容易吃。六五为君位，小案到不了君前，君威所至又无难不摧，所以用吃干肉比喻国君理狱。黄金：比喻国君有刚中之德。黄为中央之色，金有刚德，所以黄金是刚中之德。贞厉无咎：刑罚正而严，没有过咎。六五柔顺居尊，刚柔相济，法正而严，所以无咎。爻辞说：六五治狱有如啃食干肉，得有刚中之德，刚柔相济，法正而严，没有过咎。这一爻强调人君要刚柔相济，严正以治。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借为“荷”，担负。何校：肩上担负着大枷。灭耳：把耳朵遮没了。上九居噬嗑卦的终极，头带大枷遮没了双耳，最为凶险。这一爻指出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罪犯，其凶险实为自取。

噬嗑卦论刑狱，主张量刑要轻重适宜，治狱要刚柔相济。初爻和上爻说的是受刑有轻重，中间四爻是说治狱官员才干不同，审治的案件有难有易。关于治狱，能在三千年前提出如此完整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顺便指出，西周时代关于劳动教养也有一套成形的做法。劳教监狱叫做“圜”或“圜土”。劳教分子在这里进行劳动教养。能改恶从善的，上罪三年期满释放，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能改过自新的处死。劳教分子获释后三年之内，人们不与之同列，受到人们的极端鄙视。可见那时已有一套完整的维持社会治安的办法。

第二十二卦 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bì)：装饰。贲卦上艮下离。艮为山，离为火。山下有火，火照山上草木百物，有贲饰之象。文以辅质，所以有贲必通。内卦离为文明，外卦艮为止。内文明而外止，文不尽发 所利者小 所以说小利于有所往。又阴小而阳大 卦中阴阳各三爻，阴往则有利，阳往则不利，所以也叫做小有所往则利。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其趾：初爻在下，有如人的足趾。初九要向六四求婚，由于自己地位低，不能乘车，只能步行，这样就给他的脚增加了文饰。卦中二、三、四爻互结为坎，有车舆象。初九在离体，离为文明。以刚健之德、文明之体，居于贲卦之下，有舍弃车乘而安于徒步的意象。“君子”以义为荣，不以徒步为辱，所以初九志行高洁、不苟舆乘，而以徒步为贲。这一爻肯定了“君子”无位，舍车舆而徒步的高尚情操，在美学上，这是一种朴素美，是美的极致。

六二 贲其须。

须：胡须。长在腮和下颌上的叫须，长在嘴上的叫髭，长在脸颊上的叫髻。从三爻到上爻为腮体，二爻在下颌，有胡须之象。六二柔丽中正，有美须之象。胡须虽是美饰，但它必须附着在下颌上，也就是说它必须跟随九三才有文饰。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贲如：华饰的样子。濡如：润泽的样子。六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坎，一阳而居二阴之间，既华美又润泽。只要九三能永保其正而不沉溺于安乐，那他就会永远得到二阴的润泽而保其华美，因而得吉。二、三两爻以互相比邻而互为文饰。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bó)：素白色，即没有文饰。翰如，象羽毛疾飞的样子。六四变阳，再与二、三爻互结为巽，为白色。六四不变，则与二、三爻互结为坎，为马。爻辞大意是：六四和初九相应而成贲饰，但被九三阻塞，心虽相合而形体却睽隔两处，生活变得暗淡了，成为没有文饰的素白色。六四虽在素白色中，心却时刻怀念着初九，象骑着白马奔驰一样，期待着有朝一日不是九三前来寇掠，而是初九前来求婚。这一爻用形象的方法肯定了在婚姻上守正不移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美的极致，即以素白为贲。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丘园：指上九高隐于山林。戔戔(jiān)，形容少。爻辞说：六五以柔居中，为贲卦之主。内卦离尚文饰，到外卦艮则有所止，即由文饰逐渐走向敦本尚实。六五为君，率先访求山林隐逸贤士，所以他不以朝市为饰而以丘园为美。他还废除虚文，以戔戔束帛的薄礼去结交隐士。这样做，看似吝啬，其实会形成敦本尚实的良好风气，所以终究会得吉。这一爻是贲卦的主爻，它肯定了反本崇俭的良好世道，同时也发扬了敦本尚实的美学思想。

上九 白贲，无咎。

白贲：以白为饰，即不尚文彩而以质朴为本。上九处在贲卦的终极，饰终返素。质素，则守志任真以救奢侈虚伪，这是美学思想的极致，社会风尚的纯洁，所以无咎。

贲卦论文饰问题，在文饰和质朴的一对矛盾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辩证观点。外表华美固然表现了一定的文明，但是无限度地追求文饰，又会远离自然美而陷入奢靡腐败的不良风气。所以，《周易》作者主张文明而有所止是贲饰的原则，这种主张就体现了辩证观点。内卦由“贲其趾”到“贲其须”，再到“贲如濡如”，可说是文明渐盛以至于极，所以作者告戒说要永保其正（“永贞”）。六四的“皤如”和“白马翰如”还有要求相应以成贲饰的愿望。到了六五，就“贲于丘园，束帛戔戔”而不顾虑有人指责吝啬了。六五的返朴和上九的“白贲”，完成了由文返朴的风气变革。卦中，初

九和六四以相应而成贲饰，六二和九三以相邻而成贲饰，六五和上九则由相邻而渐归质朴。这就摆出了刚柔交错为贲饰的几种情况。《周易》作者关于文和质的辩证观点，对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有重大影响。孔子用“文质彬彬”概括两者的辩证关系，更给后世留下了光辉的精神财富。

第二十三卦 剥

剥，不利有攸往。

剥 削割、侵害。剥卦上艮下坤。山高于地而附著于地 象征着高山被削割、侵害而逐渐夷为平地。卦中五阴自下渐长，削割一阳。五阴盛而一阳将消，象征着小人势盛，君子势弱。内卦坤为顺，外卦艮为止。占得此卦应顺时而止，不可前进，所以卦辞说不利于有所前往。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床：古代坐卧的器具，用木或竹制成，下有足。以：向。剥床以足：削割床要向床足削割。先把床足削坏，床就立不住了。这是比喻，是说削割是渐进的，是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的，不防其小就必然失其大。蔑贞，侵害正道。床，上实下虚，下足支撑着床板。剥卦上一阳而下有五阴支撑，有床象。初爻在下，有床足象。爻辞说：削割、侵害是从下边下手的，就象削割床先从床足下手一样。这是侵害正道，是凶险的事，不可掉以轻心。占者得这一爻，凶。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床身和床足结合处。向辨割削，意味着更进一步，

渐渐接近人身了。作者再一次提醒说：这是侵害正道，很凶险。

六三 剥之，无咎

剥之：削割它。之，指上九。剥卦五阴都在削割上九，但六三与上九相应，有特殊关系，所以六三虽也参与了削割上九的活动，但上九对它不会有怨咎。作者的用意在于把众阴看成邪党，但把六三区别出来，认为六三与上九为正应，是反正的，可以免于斥责。

六四 剥床以肤，凶。

肤：指人的肤体。由剥床以“足”，渐至“腠”，又至于“肤”，说明削割到了人身，灾祸更加急迫了。所以说“凶” 占得此爻，十万火急，有大祸临头之势。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一串鱼。这是对初六到六四的一连串阴爻的形容。六五柔中居尊，率群阴以从阳，有后妃之象。六五挨近上九，好象皇后和君王的关系。以宫人宠：后妃把宫人排列成序以进用于君，使她们受到君王的宠爱。这样就把削割阳的势力转变成顺从阳的势力。爻辞说：六五与上九比邻，有如君王的后妃。下卦象一串鱼似的众阴爻，譬如是一群宫人。六五把她们排列成序进给君王，使她们受到君王的宠爱。这就把她们变成了有利的人，因此就没有不利了。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不食：大果子没被吃掉。指上九一阳居全卦之终，没被群阴削割掉，好象硕果没被吃掉似的。君子得舆：君子得到它，就象得到满载财物的大车一样。小人剥庐：小人不可能得到它，因为它是阳。它如果到了小人之手，那就连庐舍都会被削割罄尽。上卦艮为瓜果，所以一阳独存于上有如硕果不食。下卦坤为舆，五阴载上九一阳，有君子得舆之象。上九变阴，则不是君子，而成了小人。一阳覆盖着五阴，有庐舍象，但一阳变阴，则庐舍破败，有剥之象。一阳未尽，可以复生。君子得之，有如得舆。但是小人得之，则庐舍不复存在。显然，作者认为劳动者必须用自己创造的财富奉养贵族老爷，同时又必须依存于贵族老爷，否则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就形成了“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可见，孔孟的思想是其来有自的。

剥卦的中心思想是由阴剥阳转变为阴顺阳，换言之，就是把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关系转变成奴隶顺从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关系。奴隶顺从奴隶主贵族，并且用劳动果实奉养奴隶主，才有西周的正常秩序。所谓“阴削割阳”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奴隶反抗奴隶主压迫的消息。作者很敏感地指出奴隶反抗是由小到大的，是渐进的，不可不及早防备。同时，他还威胁被压迫者：没有少数奴隶主贵族存在，你们奴隶就什么也没有了，还是顺顺当当地听从老爷使用为好。不要看轻《周易》的作用，它所渗透的意识是很有分量的。

第二十四卦 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返于本。复和往相反，往是离本而去，复是更返回本处。复卦上坤下震，以雷在地中为象，象征每年冬至阳气渐生，阳气动而阴气复归于静；夏至阴气渐生，阴气动而阳气复归于静。动和静、行和止、阴和阳都是反复循环的。这就是《周易》作者的根本观点。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所以叫做复。它象征着君子之道消而复长，“升平盛世”去而复来。阳往而复返，所以有亨通之象。内卦震，外卦坤，阳动于下，顺而上行。返下叫做“入”，上行叫做“出”。上下都顺，有“出入无疾”之象。先出后入，诸阳从此亨通，有朋类之来都能无咎之象。复卦的初九以次上行（“往”），于是成为师卦的九二，谦卦的九三，豫卦的九四，比卦的九五，剥卦的上九，然后又回过头来成为复卦的初九。从复卦的初九出发，通过一度循环，又回到复卦的初九，恰好经过七个爻位，所以说是“七日来复”。这样的循环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叫做“反复其道”。《周易》作者认为，这是自然界阴阳消长反复循环和西周社会君子之

道、小人之道消长反复循环的规律性概括。复卦专论返于本的复道，迁善改过、加强道德修养是复道的基本内容，也是复卦的中心思想。一阳来复，刚德始长，君子可以有为，所以说利于有所往。占得此卦可以展开活动，干一番事业。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祇：同“祇”，大。无祇悔，即无大悔。初九，一阳复生于下，是复卦的主爻。他是在以次上升、去而不远的时候，就迅速复返到发展的道路上来的，所以他是仁人，不会迷惑，也不会有大的悔恨。占得此爻，大吉。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肯定不远而复。

六二 休复，吉。

休：美。休复：美好的复道。六二柔顺中正，近于初九仁人，能谦恭亲仁，所以他的复道是休美的。占得此爻，吉。

六三 频复，厉，无咎。

频：借为“颦”，皱眉。指有所失而颦蹙。颦复：颦蹙于复道。六三不中不正，处震体之极，变阳则成为地火明夷，陷于黑暗，所以有所忧虑。厉：危险。指动而失足。无咎：指他尚能自守道义，跟从初九履行复道。爻辞大意是：六三颦蹙于复道，唯恐动而失足，陷于黑暗。但他和上六的迷惑不返大不相同，虽有失足的危险，但尚能自守道义，因而没有犯错误。

六四 中行独复。

中行：中道。中行独复：独自从中道而返。四爻在上下四阴之中，有中行之象。六四不和众阴亲近而独自和初九相应，有独能从道之象。爻辞说：六四身在众阴之中，却能独自与初九相应，从善而返。这一爻赞扬了从善如流的精神。

六五 敦复，无悔。

敦复：敦厚于复道。指六五以柔居中，中道自成。上卦坤有敦厚之象。六五居坤体之中，能修敦厚的坤德，因而无悔。就道德修养而言，这一爻是最好的。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迷惘于复道。指上六以阴柔而居复卦之终，地位高却不能屈身下人，质柔弱而没有改过的勇气，没有正应的同德，缺乏从善的明智，所以说他迷惘于复道。眚(shěng)：灾异，疾苦。爻辞说：上六迷惘于复道，必有凶险，有灾眚。如果用这种昏迷的头脑去指导行军作战，最后只有大败，因为国君凶恶，甚至十年不能征战。

复卦根据循环往复的道理专门论述了返于本的复道，强调改过迁善，从善如流。卦中一阳初动，比喻人的善念初萌，所以初爻是卦的主爻。二爻近初，意为下仁；四爻应初，意为从道。三爻以不中不正、有失于复道而辘辘，而危

厉；五爻以中正敦厚于复道而无悔。上爻最远于初，居卦之终又迷而不复，所以凶。全卦突出了迁善改过取友修身的复道。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不远而复，就是善于修身的仁人，取友应取这样的人为友。除了机械循环论和唯心主义修养论以外，在坚定思想方向和勇于改过等方面，不失为卓识远见。但是，静坐修身却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离开改造世界的集体，就会迷失方向，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群众运动中才会改造自己。这个道理，《周易》作者是不可能懂得的。

第二十五卦 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 “无妄想”的省称。《史记·春申君列传》作“毋望”，张守节《正义》说：“无望谓不望而忽至也。”司马贞《索隐》则说：“《周易》有无妄卦，其义殊也。”《汉书·谷永传》：“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眚。”注引应劭曰：“无妄者，无所望也。”“妄，通‘望’。”其实，《周易》的无妄卦和《史记》《汉书》所解释的“无所望”、“不望”并没有重大分歧。把“无妄”和“无望”等同起来固然很勉强，但是无妄卦的中心思想确是“无妄想”，也就是没有非分之想，或没有想到。这一卦的结构是上乾下震。乾为天，震为动。下三爻在震体，有当动而动，动则应天之意。上三爻在乾体，有当静而静，一切听天由命之意。一切听天由命，没有非分之想，就会大为亨通，利于正道，所以卦辞说“无妄，元亨，利贞。”如果不听从天命，不走正道，那就会有灾眚，不利于有什么行动。卦辞说：“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作者宣扬“天命论”思想最鲜明的一卦。奴隶主贵族用欺骗群众的“天命论”封锁人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思想，影响所及，

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是必须引起全国人民高度重视的大问题。西周末年的作者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当然不奇怪。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就说不过去了。

初九 无妄往，吉。

无妄往：无妄想的行动，没有非分之想的行动，也就是一切听从天命的行动。初九是无妄卦的主爻，处于震体之初，震阳初动，上合天命，可以称为“无妄往”。《周易》认为，当动而动，动则应天，听从天命，是正确的行动，必然得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获：不以耕计获，不用自己耕耘出力多少去计算收获多少。菑(zī)：耕过一年的田。畲(shē)：耕过三年的田。不菑畲：不以菑计畲，不用自己耕种一年的田收获多少去估计耕过三年的田应收获多少。就是说，耕田就是耕田，听天由命，自己不作非分之想。六二柔顺中正，居震体之中，因时顺天而动，毫无私意期望之心，尽自己的力量，听天命安排，既不用自己耕耘出力多少去计算收获多少，也不用自己耕种一年的田收获多少去计算耕种三年的熟田应收获多少。这样听天由命就会有利于有所行动。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妄之灾：想不到的灾祸。或：有人。系之牛：牵走了

牛。行人之得：行路人得到了牛。邑人之灾：住在堡子里的人遭了殃。言外之意是成了嫌疑犯，受到刑讯。六三变阳则下卦震就变为离，有牛象。六三、九四、九五互结为巽，巽为绳。六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艮为鼻。所以卦中含有牵牛之象。六三不中不正，有遭受意外之灾的意象。☳主动，行人可能幸免，而住在堡子里的人反因不动而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灾祸。《周易》作者认为这就是天命。倒霉的人防灾也防不了，祸从“天”降嘛。其实，这完全不是“天”的安排，而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种压迫人、剥削人的制度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在民主社会就不可能有所谓无妄之灾。行人，就有所得；邑人，就受拘捕审讯，简直是笑话！

九四 可贞，无咎。

九四在乾体，乾体健，可自守其阳刚之正，所以说他“可贞”。乾主静，一切听从天命，不会有过咎。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疾：意想不到的病症。勿药：不用服药。九五变阴再和三、四爻互结为坎，为有疾之象。六三、九四、九五互结为巽木，六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石，有药石之象。九五居乾体之中，刚健中正，身为至尊，自有天祐，即或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要静待，就能消除。譬如意外得病，不用服药，自有痊愈之喜。显然，这是典型的“天命论”，地地道道的迷信。“天子”得病也得服药，这是谁都知道的

道理。

上九 无妄行，有^𠄎，无攸利。

无妄行：没有非分之想的行为。和初九爻辞的“无妄往”意同。有^𠄎：有灾。本来无妄之行应该吉利，但由于上九在无妄卦的终爻，位又不正。乾体终极宜静，而上九不正而动，必有灾^𠄎而无所利。这和卦辞所说的“其匪正有^𠄎，不利有攸往”是一致的。

无妄卦的中心思想是“正”，动要正，静也要正。什么是“正”呢？听从天命就是正。当动则动，当静则静，动则应天，静则从命，这就是“正”。下三爻当动则动，动则应天，所以都有无妄之福。四、五爻当静则静，静则从命，所以四爻“可贞”，五爻“勿药”上九位不正又当静不静，所以有^𠄎。作者的结论不言而喻，就是：得失祸福一切听天由命，就会“元亨，利贞”。

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骗，天命给他们安排的是无涯的苦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才争得了民主权利，脱离了苦海。可见，人民的命运还得靠自己的集体力量去奋斗，去争取，哪里有什么“天”来保佑呢？有的人好了疮疤就忘了疼痛，总想得到“天”的恩赐而不和集体合作，总想自己独占利益而不为集体谋利益。这种只凭个人微小力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违背了社会组织起来的意义，是一种无知的自戕行为。

第二十六卦 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畜(xù)积力量大。大畜卦上艮下乾，山中畜积着天。艮为止，乾为刚健上进，刚健上进的力量被截止畜积起来。又卦中四阳二阴，下三阳被上艮所畜止，以艮畜乾，即以阳畜阳，内乾刚健，外艮笃实辉光，能使自己的品德日新月异。这些都说明畜积的力量巨大，和小畜卦的以阴畜阳、所畜甚小的情况不同。但是，畜积的力量贵乎正，必须畜德畜贤，为国家畜积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才有积极的意义。否则，畜积的力量不正，譬如畜积一些阴险奸诈的坏人，畜积一种尔虞我诈、杀人越货的恶劣风气，那就等于自杀。所以卦辞首先指出“利贞”，就是畜积力量利于所畜者正。其次又说“不家食”，意思是畜积贤才，用于国家，食国家俸禄而不闲居家中，从而得吉。卦中九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兑，兑为口，在乾之上，有食天禄之象。卦辞最后说“利涉大川”，比喻畜积力量巨大必有利于使国家渡过险难。这是因为卦中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震木在兑泽之上，好象木舟航行在水泽中，下有乾健为应，所以说有利于渡过大川之险。下乾被上艮所畜，具体地说，就是初九受六四的截止畜

积，九二受六五的截止畜积，九三和上九志趣相合，一同上行，到达畜极而亨通的境地。

初九 有厉，利已。

厉：危险。已：停止。下乾是畜积的对象，它的三个阳爻被上艮所畜止。初九是被六四所畜止的，如果初九自恃刚健，锐意前进，就一定有危险，所以说他利于自己停止前进。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肯定见危而止的行为。

九二 舆说辐。

舆：车。说：通“脱”。輹(fù)：车轴中央的方木，使车和轴相钩连而不脱离，又名钩心木。车脱离了輹就不能行进了。九二被六五所畜止，由于他刚健居中，有自知之明，所以能自己停止前进，就象车脱离輹一样。乾为舆马。九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兑，兑为毁折，所以卦中有舆脱輹之象。这一爻更进一步肯定了自己主动停止前进的行为。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闲舆卫：闲习拉车和护卫作战的本领。九三以阳刚而居乾体之极，乾为良马，与上九同心合志。九三、六四、六五互结为震，震为“作足”良马，善于奔驰，所以卦中有良马奔逐之象。由于九三有双重良马之象，刚健锐进过甚，所以警告它说：只利于艰贞，要每天闲习拉车和护卫作战的本领，这样才会有利于有朝一日有所前进。车以任重，卫以应变。君子不家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重，应天下之变，必须

畜刚健笃实之德，待时而进。这一爻指出怀抱大志的君子譬如千里马，未遇之前要艰贞磨炼，增长才干，准备以刚健笃实之德为国效忠。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童牛：小牛。指尚未生出角的小牛犊儿。牯(gǔ)：牛戴的木枷，防止它用角触人。六四变阳则艮变为离，离为牛。六四与初九为正应，初为小物，所以六四有童牛的意象。九三、六四、六五互结为震木，横木于牛角为牯。上艮为畜积力量的主体，六四是畜积初九的主体。童牛施牯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禁恶于未形的措施。要把初九管住，就必须象给小牛犊儿戴枷一样，防止它用角去触人。这样做，必得大吉。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豮(fén)：摘去生殖器的公猪。公猪摘去了生殖器以后就不咬人了。九二比初九更刚健，要防止它的刚厉伤人，就得采取治本的方法，除掉它咬人的根源。仅仅拔掉它的牙不足以制止它凶恶性格，而摘去它的生殖器会使它彻底去掉凶恶性格。六五柔中居尊，深知事物的机要，采取治本方法，有效地畜止了九二，从而得吉。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何，表惊喜的感叹词，意思是：多么广阔通畅啊！天之衢：天上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卦艮为道路。艮是畜积乾的本身，畜积到最后，由止变成了通。三阳升至卦终，由开始的

抑止畜积达到最后的畅通，所以爻辞既用天衢为喻，又用惊喜的语气颂扬它的亨通。

《周易》作者认为：畜德畜贤，力量大增，贤路大开，君子之道就可以大行，西周初年升平繁荣的盛世就可以再现。所以，大畜卦实际上是作者向西周末年贵族统治者提供的畜积力量振兴周王朝的策略建议。见危而止，艰贞磨炼，防患于未然，禁恶于未形，知机治本等等，似乎都说得很好，但都不管用，因为他没有看见真正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只有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有切实可靠的力量。群众不满意，迟早要跟你算帐的。作者没有认识这一点，他也不可能认识。

第二十七卦 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腮和下巴。腮和下巴是一块骨头。上颌骨和下颌骨加上相应的肌肉组织，构成口腔。古人称口腔为颐。口腔是吃东西的，吃东西就是摄取营养，所以颐被引伸为“养”的意思。颐卦上艮下震，即上止下动，有口腔咀嚼食物之象。摄取营养，应当选择食物，选择正确才会得到好处，所以卦辞说“贞吉”。观颐：看他的养人之道。口实：口中的食物。自求口实：追求自养之道。卦辞说：颐养，以正为吉。要看养人之道和自养之道是否正确。阳宜养人，阴则待养。君子在上位则足以养人，所以上三爻主养人；在下位则足以自养。卦中上下两个阳爻是主爻，养人的是指上九，自养的是指初九。下卦震，震为动，多求人养，非正道，所以多凶。上卦艮，艮为止，多为养人，得正道，所以多吉。作者所说的“养人”和“求人养”，不是就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状况而言的，是就奴隶主贵族政权内部职权大小、级别高低而言的。他认为在上位的权大职高就是养人的，在下位的职低权小就是求人养的。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古人迷信，认为龟是灵物，所以烧灼龟甲进行占卜。烧灼龟甲所见到的坼裂的纹理，认为是神灵指示吉凶的征兆，所以称龟为灵龟。相传龟不吃东西，用气自养而获得长寿。朵颐，用手捉物叫朵，引伸为动的意思。朵颐，就是咀嚼食物时鼓动腮帮子。上应该养下，阳应该养阴。初九是在下之阳，不能养人，尚应自养。我：指六四。六四指着初九说：你放弃了灵龟以气自养的正道，来看我鼓动腮帮子咀嚼食物，馋得淌涎水。如此不走自养的正道，必凶。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颐：颠倒了颐养之理。拂经：违背了常理。指六二向初九求养。六二在初九之上，按常理应养初九，但阴不能养人，必须从阳而求养。丘：指上九。上九最高，有丘象。于：向。于丘颐：六二向上九求养。征凶：前往求养，必有凶险。颐卦二爻处于震体之中，有如在口腔中活动。六二属阴，又在初九之上，既不能养人，又不能自养，必须随从阳爻以求养。阳爻在他的底下，求养于初九，颠倒和违背了颐养的常理。前往最高处的阳爻上九那里求养，由于不是正应，所以往必凶。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贞：违背了颐养的正道。指六三与上九虽为正应，但是由于居震动之极，不中不正而待养于上，是媚上兼贪求

无厌，所以凶。因此爻辞告戒他：“十年勿用”、六二、六三、六四互结为坤，有十年之象。不中不正而妄动，所以无所利。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眈眈：形容虎威视的样子。逐逐：追逐不舍，必欲得之的样子。六四虽在上卦，但为阴爻，初九向六四求养是颠倒了颐养之理。不过六四位正，能养初九自为好事，所以爻辞说“吉”。自阴四看阳初，好象老虎似的刚猛，眈眈威视，简直难以驯养。六四却能耐心地顺着初九逐逐欲得的愿望进行颐养，不失以上养下的正道，所以说“无咎”。这一爻肯定了以上养下的正确性。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违背常理。指六五以阴居尊，不能养人，反而依赖上九。居贞吉：指六五在艮体之中，艮为止，有安于正而得吉之象。安于正，就是安于尊位之正。能用贤以养人，所以吉。但阴柔不能大有作为，所以说他“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顺从。由颐：指六五顺从上九以养人。厉吉：指上九位高任重，容易得罪，必须时刻有危厉感，谨慎从事，才能得吉。上九以刚质居大臣位，利于渡过难关，使天下受到恩泽。

颐卦的中心思想是把在上位的统治者说成是养人的，在

下位的官吏说成是被人养的或自养的。又把阴说成是不能自养而只能求人养的。这是奴隶主贵族的偏见。阶级社会总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总是歪曲事实，把创造财富养活少数剥削者的劳动人民说成是依赖贵族求生的人。颠倒社会关系，是他们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得意把戏。他们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有人揭穿他们的把戏，因为他们的把戏一被揭穿，他们的统治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需要有政府，但政府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必须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按人民的要求去办事，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人民民主，叫那些危害人民的魔鬼，化了妆的魔鬼没有藏身之地，没有苟活的可能。

第二十八卦 大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大量地超过。大过卦上兑下巽。兑为泽，巽为木。泽本来是滋润树木的，现在竟至于淹灭了树木，所以有大过之象。阳大阴小，卦中四阳在中间过盛，上下二阴力弱，所以名为大过，就是大超过小的意思。又看全卦卦形，上和初是阴，中间四爻是大阳，很象大坎。坎为坚硬多心之木，可作栋梁，又是矫曲为直的“**矫桡**”（见《说卦》）。中间过强，本末过弱，所以有栋梁弯曲之象。桡(náo)：弯曲。栋梁是一种危急现象，但是九二、九五各自都分别居于内外卦的中间。内巽为巽顺，外兑为和悦，说明有可行之道，所以卦辞又说有利于有所行动，而且得以亨通。占得此卦，必以过人的大才创非常的大功，以大无畏的精神独立不移，支撑大厦。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藉：衬垫。用白茅衬垫在祭器的底上，以便在白茅上摆放祭品。《礼记·士虞礼》：“苴刈（cǔn切断）茅，长五寸束之，实于筐。”意思是：在行安葬礼的时候，要在摆祭

品的筐里，先用切成五寸长捆成小捆的茅草衬垫上。白茅是一种多年生草，古人因它洁白，就用它作祭器的衬垫，表示谨慎恭敬。初六阴居阳位，不算太弱，在大过之初，态度又恭敬谨慎，所以爻辞断定它没有过失。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tí)：通“莢”，树木再生的嫩芽。女妻：以少女为妻。九二处于四个阳爻的边缘，有枯杨之象。九二、九三、九四互结为乾，有老夫象。初六在下，在女妻象。九二在阴位，又和初六比邻，得到阴的滋养，有枯杨复生和老夫得少妻之象。爻辞说：九二有以阳居阴、又和初六相比邻、受到阴滋养的良好条件，就象枯杨再生出嫩芽和老夫娶得少妻一样，没有什么不利之处。所谓阳受阴滋养是古代奴隶主贵族编造的一种谬论，是为一夫多妻制张目的。当然老年人也应有结婚的权利，但是老夫得少女为妻则显然是一种压迫女性的非人道现象。

九三 栋桡，凶。

九三重刚，又和上六相应。上六重柔，不能自救，更不能帮助九三。因此，九三过刚，必然断折而得凶。这一爻象征一个王朝的大臣刚猛过甚必遭其祸。

九四 栋隆，吉。有他，吝。

栋隆：弯曲的栋梁又隆起了。这是象征凶险得到了挽救。有他：有别的情况。主要是指过刚或者过柔。爻辞说：

九四刚居柔位，下与初六相应，能够刚柔相济，所以弯曲的栋梁又得以隆起，恢复了正常，因而得吉。但是如果再有别的过刚、过柔的情况出现，就还会有毛病。这是强调用刚柔相济的方法纠正“大过”。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华：通“花”。士夫：小丈夫。九五处于四阳的上边的边缘，也有枯杨之象。九五变阴则兑变而为震，震为蓍。是春气至，草木蓍布而生的意思（见《说卦》）。阴爻在上，有花在枯杨上之象。震为长子，与上六比邻，上者为老，所以又有小子被老妇所得之象。爻辞大意是：九五虽在尊位，却不能拯救危难。由于他在四阳的边缘，处于上六之下，又无正应为援，反而依附于上六，所以上六得到他，很象老妇得到一个小丈夫。九五暂时受到上阴的滋养，仅仅象枯杨生花而已，不会长久。九五虽无过咎但也不值得称誉。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卦兑为泽，有涉水之象。又全卦初、上为阴，中间四阳，象大坎。上六变阳又成为乾，居于最上，有过涉没顶之象。此爻原本凶险，但卦中四阳太盛，阴自然不能匹敌，所以不是上六自身的过失。譬如能力薄弱的大臣，在走头无路时以死报君，并不是他的过失。

大过卦以阳爻大量超过阴爻，取栋桡之象。作者的中心思想表明必须用刚柔相济的方法来纠正“大过”，挽救危机。九四以刚居柔，下得初六为辅，吉。九三以刚居刚，又

去依附上六，凶。九二以刚居柔，下得初六之助，利。九五以刚居刚，又去辅助上六，丑。初和上本末都弱，但上六以柔居柔，又在最上，凶。初六以柔居刚，又在最下，无咎。可见作者认为挽救“大过”的危机必须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身在下位，应当柔而能刚，敬慎承上；身在上位，应当刚而能柔，求贤自辅。这都是长期奴隶主贵族统治经验的理论总结。尽管不适用于当今的民主时代，但是矫正大过之弊时要刚柔相济，还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十九卦 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重习，重叠。坎：险陷。习坎：重险。坎卦上下都是坎，所以叫做“习坎”。乾坤二卦六爻全同，不用“习”来称呼。坎卦排列在艮、震、巽、离、兑卦之前，坎称为“习坎”，其它五卦虽不称“习”而“习”的意思自明。坎卦的构造是一阳陷于二阴之中。阳实阴虚，一阳处于上下无据的地位，所以有坎陷的意思。卦象是内心刚健。时世有险而内心刚健充实，所以处境虽险却能够亨通。有孚：心有诚信。尚：主宰。诚信在心，就可以安于天命而不求侥幸，行为就能够有所主宰而不被利害所动摇。所以卦辞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这是对处险陷的办法。

显然，这是唯心主义。思想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作者把思想说成是克服险阻的唯一条件，认为由于诚信之心亨通，行为就有所主宰，这就不是从险陷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险陷，从中寻找克服险陷的条件，而是从“诚信”出发，只要有“诚信”之心就会有克服险陷的行为。照此办理，只会象“大刀会”那样口念咒诀去冒枪林弹雨，没有不失败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

歧，是无法调和的。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dàn)：坎中小穴，即坎中之坎。初六以阴柔而处于重险之下，又入于坎中之坎。上无应援，又缺乏自救能力，所以凶险。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九二刚而得中，与初六、六三相近，可以求小得。但是，处于重险之中，力不能出，初六和六三又柔弱而不能大力支援，所以九二不能摆脱险境。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来之坎坎：形容处于重险之间，出去是险，回来也是险。险且枕：险陷相重叠，好象后险枕在前险上一样。一说：枕，古文作“沈”，深的意思，可供参考。勿用：无所用，用必无功。爻辞大意是：六三阴柔，既不居中，又不当位，进入重险之间，往来都是险，险上加险，陷入险中之险，无所用，用必无功。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盛酒器。簋(guǐ) 内方外圆的盛饭器。缶 汲水或盛水的瓦器，圆腹小口有盖。纳约：献纳俭约之物。牖(yǒu)：窗户。爻辞说：六四居大臣之位，和君王同处于险难之中，以忠君的诚意，把一樽酒、两簋饭，用瓦缶从窗

户奉献给君王。礼物虽然俭约，却表达了至诚，所以终究是无咎的。这一爻强调在险难中对君王的忠诚。卦中坎有酒食之象。六四变阳再与六三、九五互结为巽木，有樽簋之象。再与九二、六三互结为离，中虚，有瓦缶和牖之象。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祗：通“祗”（qí）、“疴”（qí），病。九五在坎中阴下，有不盈之象。又坎为忧险的心病（《说卦》）。九五以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上仅有一阴，有势将出险，心病已经平愈之象。所以爻辞说：险陷虽尚不满，但忧险之心已经平愈，没有咎怨。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徽、纆（mò）：绳索名。三股的绳叫徽，两股的绳叫纆。丛棘：古时拘禁犯人的地方。四周用荆棘之丛堵塞，以防犯人脱逃。坎为刑狱。上六变阳则坎变为巽，巽为绳索。三岁不得：指犯人罪大三年不能改恶从善的。据《周礼·司圜》说，西周时收在监狱中进行劳动教养的分子，分年限将改恶从善的释放出狱。上罪三年，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能改的就处死。上六处坎险之极，三年时间则是长久之极。爻辞说：上六行为恶劣，达到了用绳子捆上投入监狱的程度。不仅如此，他还是不可救药的分子，收监劳教三年都不能出狱，就是凶。

《周易》作者认为对待险难的办法是心有诚信。卦中二、五两爻中心充实，有孚心亨。二在险下，但可小得。五

在险上，忧病已愈。初在最下， 凶。上在险极，凶。三在前
后险之间，勿用。四近于五，纳约献诚，得以无咎。所以，
归结起来是：从阳得吉，也就是忠君得吉。从这里不难得出
一个结论：《周易》作者不是叫人们听从天命吗？听从天命
和“从阳”是什么关系？“从阳”和忠君又是什么关系？
啊！拐弯抹角，说来说去，原来听从天命和从阳和忠君之间
是画等号的。所以当顺民，好好侍奉天子，给贵族老爷当驯
服的“牛马”，就是听从天命的“善良”老百姓啊！

第三十卦 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附著，光明。离卦一阴附著于上下之阳，象征万物各得其所附著之处。离中虚，为火，为日，有以中正柔顺之德照明四方、化成天下之象。附著贵乎得正，附著得正，其道可通。所以，卦辞说：“离，利贞，亨”。离得坤卦中画阴爻，牝和牛都取阴象。坤用全体配乾而行，所以象牝马之行。离用二、五两爻依附于乾，所以当为牝牛之畜。二、五两爻附著得正，又以柔顺自处，畜养为吉，所以卦辞说：“畜牝牛吉”。

坎离两卦在六十四卦的中间。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也就是以天地为首。坎卦以乾天为心，离卦以坤地为心，所以《周易》作者认为坎离二卦是天地之心，造化之本。天，一生水，二生火。坎中藏有天的阳，受明为月。离中附有地的阴，含明为日。坎为水，司寒。离为火，司暑。坎为月，司夜。离为日，司昼。坎离是乾坤的继体。坎离二卦，卦画相反，意义和爻象吉凶也相反。坎卦以二阳爻为主，四阴爻为从。离卦则以二阴爻为主，四阳爻为从。坎卦的初爻和上爻在两个阳爻之外，居险陷之下或终极，凶。离卦的初爻和上

爻在两个阴爻之外，或敬以避咎，或为王出征。坎卦的第三爻履重险之间，不可用；第四爻输诚，仅得无咎。离卦第三爻有近黄昏之叹，第四爻则有逼近至尊、势不能终之凶。总之，坎卦的主旨在于有孚心亨以收脱险之功；离卦的主旨则在于明德中正以化成天下。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错：通“措”。履错然：好象一双鞋放着似的。指自初九看六二，样子好象一双鞋放在那里。这使他想到行动应该慎重，离火炎上，不可纵放。敬：慎重。敬之无咎：慎重地对待它，不妄动，就可以不犯错误。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敬慎，不妄动。

六二 黄离，元吉。

黄：坤土的颜色。离的中爻是坤土，呈现出标志中央的黄色。六二柔中得位，上可辅君，下可成化，因而可得大吉。这一爻是赞扬中正柔顺的臣道。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zè)：太阳偏西。九三处于下离与上离之间，有日昃之象。离中虚，有缶象。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兑为口，有歌唱和嗟叹之象。大耋(dié)：年龄老大。爻辞说：九三处于下离之终，光亮将息，好象太阳已偏西。这象征人到了暮年，如果不敲着瓦缶唱歌取乐，就会有老大的嗟伤。此爻凶。这是叫人乐天知命。这种思想是天命论的一部分，

它和科学地认识自然规律迥然不同。我们认为，正因为人生的好时光有限，才更要热爱生活，抓紧时间为社会多做贡献，不虚此生。那种及时行乐、悲伤感叹、安于天命等等都是剥削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表现。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如：语助词。前边的日头刚落，后边的日头又突然迫近，有突如其来之象。焚如：形容火焰的旺盛。死如：形容九四以刚居柔，逼近至尊，不得善终。弃如：形容九四不中不正，下无正应，上无正承，不为众人所容。没有说吉凶，其大凶不言而喻。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若：语助词。沱：形容泪流如雨，也作“滂沱”。戚嗟：悲戚嗟叹。六五以柔履刚，不得其正，被上下阳爻所迫。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兑为泽，又为口，有出涕沱若和戚嗟若之象。爻辞说：六五虽受上下阳爻之迫，泪流滂沱，悲戚嗟叹，但深知忧惧的人必将得助，终究会得吉的。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王用：君王任用他。上九为六五所亲附，有王用之象。有嘉：有嘉美之功。折首：斩断首恶。丑：徒众。获匪其丑：不俘获那些随从作乱的徒众。上九以刚在上，有出征有功之象。离为上槁，有折首之象。刚明在上，所照遥远，有但斩首恶而不俘获徒众之象。爻辞说：上九被君王任用为将出

征，立下了美好的大功，斩绝了首恶而不问胁从的徒众。如此威震敌胆而又善于安抚群众，没有任何失误。这一爻是肯定在上位能恩威并用，照明荒远，化成天下。

离卦的中心思想是中正可通，柔顺获吉。二爻兼有中正和柔顺之德，所以最吉。五爻中而不正，但居尊位，照临四方，深知忧惧，能得辅助，也吉利。火性炎上，在下不妄动，在上光明远照，都能无咎。三爻居前边日头落处，四爻居后边日头出处，一个徒伤老大，一个犯了众怒，最为凶险。这里所阐明的道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十一卦 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无心之感。又咸是全都的意思，无心之感，无所不感，所以卦名叫咸。咸卦上兑下艮。兑为少女，艮为少男。又兑体和悦，艮体笃实。少男以笃实的态度与少女的和悦交相感应，情感深厚，爱情专一，所以叫做咸。感则两心相通，所以卦辞说“咸，亨”。男女性爱，利于贞正，不正必凶。八卦各有正位：艮在三，兑在六。艮属阳，以阳居阳；兑属阴，以阴居阴。男女都得正，所以取女必吉。

初六 咸其拇。

拇：脚拇趾。此卦六爻全以人身取譬，脚拇趾为身体的最末。初爻在下，有拇象。初爻感于最末，所感尚浅，所以说初六之感有如感在脚拇趾上。这一爻形象地揭示出男女相见之初仅有皮相的感应，就象脚拇趾碰上一块土坷垃，所感甚微。即或是所谓“一见倾心”，也不过是被色相所吸引而已，远没有达到印在心上的程度。所以这样的感应无所谓吉凶。

六二 感其腓，凶，居吉。

腓(fēi)：足的腓肠，俗名腿肚子。人要走路，腿肚子先动，所以腓是躁动不安的部位。二爻在下体之中，有腓象。二和五是正应关系，但五为君位，不能妄动去求感应。六二变阳则艮变成巽，巽性躁，不待九五感应而先动，所以爻辞说“凶”。但是如果它能居而不动就会得吉。这是因为六二有中正之德，艮六二是“艮其腓”，叫它停止。这一爻又形象地揭示了在男女恋爱问题上修养不够、急躁冒进、冒冒失失、动手动脚的那种人的特点。文明社会不允许有野蛮行径，这样的行为就有被拘留审查的危险，严重的甚至会被判刑。恋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应该互相尊重、爱护。两情相感需要相互间的深刻了解。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俗称大腿，即膝盖以上部分。**执**：掌管 主持。**执其随**：专管随足而动，不能自主。三爻在下体之上，与九四、六二互结为巽，巽为股，所以九三有股象。大腿必须随足而动，进退都不能自主。下二爻都想动，九三性过刚不能自守，也就想随同前去，与上六交在。但是上六仅用言语敷衍（兑为口），没有真情，九三感到受了羞辱，所以爻辞说“往吝”。这一爻指出：在恋爱问题上，如果不能自主，跟随别人行动，听别人摆布，是自取羞吝。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贞吉悔亡：指心正才能很好地感物。九四在股（九三）

之上，脢（méi）（背肉，指九五）之下，三阳的中间，正是心的位置。所以作者把九四喻为心，定为咸卦的主爻，并且说：心的感物，以正为吉。心正则感物正，悔恨就不会发生了。憧（chōng）憧：往来不绝的样子。憧憧往来：指九四去向初六求爱，矢志不移，殷切思念，不断往来，向初六表达衷情。朋从尔思：朋友（指初六）会顺从你的心思，做到两情相感，心心相印。心为感应之主，这一爻体现了该卦的基本精神。

九五 咸其脢，无悔。

脢（méi）：背肉。九五在上卦中间，心（九四）之上，所以作者把它比作背肉。背肉喜静而且缺乏感情，它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牵念之物，既不羡慕别人，对别人的表情也漠不关心。因此，它没有什么悔恨。

上六 咸其辅颊、舌。

辅颊：腮颊。说话用舌和口腔，舌动则腮颊随之而动。上卦兑为口舌，上六在最上，有辅颊、舌之象。上六以朋柔而居和悦与感应的终极处，有巧言令色之象。所谓谄谀、佞巧，都是用言语讨好于人而别有用心表现。用谄谀佞巧的手段容易欺骗人，一时可以收到感人的效果，但终究会暴露它的虚伪奸诈。谈恋爱采取油腔滑调的手段岂不是自己断送自己的求爱之心？

咸卦提出了两性爱情必须相感以正的主导思想，并以人身为喻，说明相感以心的道理。六爻以脚拇趾喻交往之初，

以腿肚子喻交往的第二阶段，以大腿喻交往的中间阶段和交往中不能自主的人，以心喻交往的关键阶段和衷心相爱的人，以背肉喻交往的最后阶段和在爱情上无动于衷的人，以腮颊舌喻交往的结局和用花言巧语骗人的人。比喻十分生动贴切，论简而切，实在是古代论爱情的特殊形式的杰作。在今天，仍不感到陈旧。

第三十二卦 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经常，长久。恒卦上震下巽，即上刚而下柔，上动而下顺，取刚柔相应和动则和顺之意。卦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能保持经常和长久？人们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希望永远繁荣昌盛，希望夫妻永久相爱，经常和乐，永远幸福，希望事业经常顺利发展，永远兴旺发达……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愿望呢？

经常和长久并不是叫事物一成不变，或者在原地停留丝毫不动。《周易》的作者有变化和运动的观点，而且一部《周易》就是阐明变化与运动之理的。他认为，只有运动和变化遵循正路，才会顺利亨通，才能不犯错误。所以卦辞说：想要保持经常的幸福、繁荣、昌盛，就得亨通和不犯错误。不言而喻，就得遵循正路去运动，去变化。所以恒卦利于守正，也利于有所行动去追求。“正路”何在？在于刚柔相应，动得合理，动则和顺，象天地那样刚柔相应，象寒暑昼夜那样始终循环。《周易》作者认为，这就是保持经常和长久的真谛。按照天命论和循环论的道理，作者期待着西周初年兴盛局面的再现，也安慰别人不要悲观。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榨取。初六阴居阳位，在恒卦的最底下，是一个刚刚当上了下级官吏的人，既柔弱无能，又昏暗不明。他不能审时度势，不知保持长期富贵的正路，做官伊始，就疯狂榨取民脂民膏。爻辞说：初六的这种用榨取民脂民膏求长久富贵的行为，即使表面上不犯法，好象是正当手段，那也是凶险的，没有好处的。

旧的解释说“浚”是“深”，“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但是“求深”是求什么深？求深和恒有什么关系？说不清楚。其实，刮地皮的下级地方官吏，在古代是不乏其人的。刮地皮就是为了积攒下万贯家财，永保富有。但是，到头来大都是凶终隙末，落得一场空。有的官吏自以为手段高明，搞了很多名堂，巧收各种各样的捐税，逼得老百姓拚死反抗，最后或被革职下狱，或被饥民杀死。恒卦爻辞以简古的文字反映了这种情况。

九二 悔亡。

这一爻辞极其简明，就是：九二以刚居柔，本应有点悔恨，但是没有了。原因不说也清楚：九二在巽体之中，动必和顺，履行中道，中则必正，中正则能亨通，无咎，持久。所谓运动、变化要遵循正路，这正路就是中正之路。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不恒其德：他的德性不经常，不持久，朝三暮四，使人信不过。指九三在下卦之上，重刚不中，有心从于上六而又

不能持久。下巽具有急躁性格，好变，不能一贯到底。或承之羞：有的人就要奉送给他以羞辱。承：奉承，奉送。承之：奉送给他。九三不仅重刚，而且介于九四和九二两刚之间，进退均无所容。所以爻辞说：九三德性无常，有人将奉送给他以羞辱。即或他行得正，也会有麻烦。

九四 田无禽。

九四变阴，上卦变坤，有田象。坤为阴虚，九四的正应初六又是阴爻，所以有无禽之象。田无禽，形容九四动而无功。九四阳居阴位，不中不正，震体好动，动而不循中正之路，必然无功。有如田里没有禽鸟，什么也捉不到。无功就谈不上经常和持久了。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以柔居中，下应九二刚中，有“恒其德贞”之象，以柔为恒，是妇女之道，非夫子所应行之道。所以六五所具有的是持久的柔顺之德，妇女占得此爻吉，夫子占得则凶。

《周易》作者认为妇女以柔顺为德，从一而终，男子则须刚断制义。这种男刚女柔观念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意识，是一种压迫妇女的偏见。

上六 振恒，凶。

振恒：以振动为常。《周易》作者认为，事物的变动是按照循环的规律实现的，是不经常的。经常的情况是：在上者宜静，以静制动，使动遵循机械循环的规律。上六居恒之

极，不但不能以静制动，而且竟以振动为常，不循规律，必有凶险。

恒卦的卦象很好：“亨，无咎。”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遵循正路去追求保持经常和长久的美好境界。所谓正路，就是要刚柔相应，动得合理。但在卦中，六爻配位，阴阳得失却各有不同，完全合乎“正路”的却很少。初六以榨取求久富，九四动而不循中正之路，九三不恒其德，上六以振为常，都失之于躁动。九二中而不正，仅可以消悔，九五以柔为恒，却不能刚断制义。在《周易》作者看来，刚柔相应，动则合理，是很难很难的。这大概就是《周易》作者目睹周王朝的衰落而发的莫名的哀叹吧？

第三十三卦 遁

遁，亨，小利贞。

遁（遁）：退避。遁卦上乾下艮，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所以叫做遁。遁卦象征着小人正在用事，君子必须退避。

《周易》所说的“君子”，是指奴隶主贵族中的正派势力，而所谓“小人”则指邪恶势力。二阴在下，正在发展，四阳在上，并未全灭，所以阳道仍亨，即“君子”退避而其道仍然亨通。阴道浸长的时候，对于正道仍小有利，所以卦辞说：遁则亨，小利于正道。卦中四阳是遁者，二阴是影响遁者的力量。

初六 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尾：最后退避，即落在退避者的最后。指初六的正应九四。初六以阴居阳，与九四为正应，对九四的影响至关重要。初六如果前往九四那里去，就会牵动九四退避之心，使他落在后面，而落在后面，成为遁尾，是危险的。退避是为了避祸，落在后面，离祸祟最近，不如使他坚定退避之心，走在前面。所以爻辞说：还是不要到九四那里去为好。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拘捕。之：他，指九三。黄牛之革：黄牛的皮制成的绳索。莫：没有人。说：借为“脱”。胜脱：能够脱逃。爻辞说：六二以阴居中，具有下卦艮体的阻止遁者的特性。为了制止邻爻九三的遁去，六二用黄牛皮索去拘捕他，这样就无人能够逃脱了。

九三 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遁：退避之心受到牵系。有疾厉：有疾患，危险。指受小人影响，遭到祸患。畜臣妾：畜养臣妾。指亲附于下，迷恋不舍，是畜养臣妾的所谓煦煦之仁。九三居艮体之中，艮为止，又近于六二，有欲遁而又有所牵系之象。爻辞说：九三上无所应，与二相近，以阳附阴，心系于六二，受小人影响必有遭到祸患的危险。这样亲附于下，迷恋不舍，恰是畜养臣妾的所谓煦煦小仁。畜养臣妾，这样倒是很好；对待大事却很不妥当。

九四 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好遁：断绝情好的退避。指九四下应初六，有情好之象，而乾体刚健，能断绝情好，超然不顾，无所系恋，断然遁去。爻辞说，君子能做到，从而得吉。而小人却做不到，从而行不通。

九五 嘉遁，贞吉。

嘉遁：美好的退避。九五阳刚中正，与之相应的六二柔

顺中正，但九五毫不系恋，断然遁去，所以赞之为“嘉遁”。

贞吉：指九五不仅身正，而且还能使六二听从自己，端正其心，完成了美好的退避。爻辞说：九五实行美好的退避，一派正气，因而得吉。

上九 肥遁，无不利。

肥遁：优裕舒畅的退避。上九处于外卦之极，内无所应，超然绝志，心无疑虑，更无忧患，以优裕舒畅的心情退避。爻辞说：上六这样义无反顾的优裕舒畅的远引，是没有任何不利之处的。

不难看出，《周易》作者对于隐退避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肯定了在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为了避害，君子应当隐遁。二是当隐则隐，不可犹豫落后。三是遁者必须斩断牵系，割舍一切，不可怀有“畜巨妾”的那种煦煦小仁。

这些完全是剥削统治阶级个人主义意识，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可耻思想和行为。这种思想观点只要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一比，就会感到它简直粪土不如。逃避现实是懦夫哲学。退避隐居不是别的，就是自己逃命，不管别人。和有这种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人共患难，是极危险的，为了他自己活命，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推向坟墓。

人类之所以为万物灵长，最根本之点在于有“社会意识”，有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有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意识，也可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意识。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奉献的人，就是这

种崇高精神的体现者。《周易》中的糟粕很多，这种极端自私的退隐避世思想就是突出的一个。它是西周末年走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极端自私思想的一种反映。作者用肯定的、赞许的态度分析它，它的害处就更大，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历代都有一些败下阵来的剥削统治阶级分子用遁世标榜清高，欺骗世人。所以，对这种思想不可不认识清楚。

劳苦大众面临绝境时可不可以退隐避世呢？不可以，也不可能。劳苦大众不团结起来更是无法求生，独自隐遁办得到吗？所有的劳动者都退避，往哪里退避？劳苦大众面前只有一条路：团结起来进行求生存、求民主的斗争。

第三十四卦 大壮

大壮，利贞。

大壮：阳为大，四阳壮盛，所以叫大壮。大壮卦上震下乾，乾刚震动，威震九天，都是大壮之象。阳壮必亨通，利于正道。大壮和遁两卦互相对照。阴道漫长则对正道只有小利；阳道炽盛则对正道大为有利。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壮于趾：初爻在下体之下，有如脚趾。人在下位而施用其壮，必然侵犯他人。有孚：有信，必然无疑。征凶有孚：前进则凶，必然无疑。爻辞说：初九重刚，其壮有如人体的壮在脚趾，前进则必遭凶险无疑。

九二 贞吉。

九二位虽不正，但所处得中，刚柔相济，不妄进，不违礼，所以能正而吉。占得此爻，履中守礼必吉。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迷惑，指冒昧行事的糊涂行为。羝羊：公羊。藩：

篱笆。羝羊触藩：公羊角钩在篱笆上，比喻进退两难。

羸(léi)：束缚缠绕。羸其角：把它的角挂在篱笆上，不得脱身。比喻仗恃刚强冒昧轻进而自取其困。九三在乾体之上，重刚而不中。当阳盛之时，小人用这种过刚的特性，自以为壮；君子用过刚之性却认为是一种冒昧行事的糊涂行为，虽正也是危险的，是一种血气之刚，无礼的莽撞。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有羊象。震为竹木，有篱笆象。三与上相应，中间隔着四，好象藩篱。阳刚好斗，有角象。被四困住，有羸象。所以爻辞说：九三以鲁莽乱闯为正，就象公羊乱跑碰到篱笆上把角挂住了一样，是自取其困。这一爻形象地指出了匹夫之勇的脆弱实质，和初、二两爻结合在一起，告诉人们要走正道，刚柔相应，克制那种火暴的性子。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輹(fù)：大车车轴中央的钩心木，连结大车和车轴使两者不脱离。輹壮则车强。九四变阴，则上震变为坤，下乘三阳之健，有大舆壮輹之象。爻辞大意是：九四阳居阴位，位既不正，所处又不中，似应有悔。但是，当大壮之时，为大壮主爻，以刚居柔，行不鲁莽，没有过火的行为，所以能够守正得吉，悔可消失。为什么能够“悔亡”呢？这是因为它前临二阴，就象篱笆已断，不能阻隔了；后乘三阳，就象大车轴上的钩心木异常结实一样，保证大车不会有脱輹的危险，前进是万无一失的。九四和九二都是大壮卦的吉爻，但是九二仅能履中守礼，九四却可以平安前进了。凡是吉爻，都是因为刚柔相济，九四又处在二阴将消之际，所以消除了

前进路上的障碍。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易：古代北方部族名，也叫“狄”、“翟”、“邇”、“鬼方”、“猺狁”等等。“丧羊于易”是流传的一个历史故事。殷商的祖先有个王亥，和“易”族有过接触。王亥当部落酋长时，还是以游牧为生的部族。相传王亥曾作服牛，还曾经“丧牛于易”，“丧羊于易”，最后在易作客，因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易的酋长绵杀死。（见《竹书纪年》）这个爻辞引用“丧羊于易”的传说故事，说明六五柔居尊位，过于柔弱，象商王亥一样在易部落损失很多牛羊，但是不象九三那样鲁莽，也不会有“羝羊触藩羸其角”之悔。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进。上六以柔弱之质处于大壮之终，震动之极，有如公羊触篱笆，既不能退又不能进。以柔居刚，本来不能刚却要强为之刚，当然不会有什么利，但是如能艰难自守，正确估计自己，却还可以得吉。

全卦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正”字，就是正确估计自己，正确估计现状，走正道。正就不会恃壮横行，正就不会违礼越分，正就不会自取其困。这是值得借鉴的。人类世界的历史上有过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恃强陵人和独霸世界的野心引起的，都是以自食恶果而告终的。“强”不可恃，还是以正为心的好。

第三十五卦 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升进。晋卦上离下坤，象征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来。卦的取象是：当盛明之时，以顺臣（坤）上接明君（离），而君又以柔居尊，因此有功臣受宠之象。五爻是卦的主爻，取柔进之义。六五以柔居中，为虚己之君。巨以柔顺许身上进，君以厚恩隆礼接遇，这就是臣的升进之道。康侯：能使国家康宁之侯。康是赞美之名，侯是升进之臣。锡：赐。蕃庶：众多，繁殖。三接：三次（多次）接见。卦辞说：康国之侯，天子因而赐给他很多车马，而且一日之间三次（多次）接见他，亲宠备至。卦辞具体地说明了为官升进的意义。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受封为卫君，居黄河、淇水之间的商墟，治理殷商余民。因为有功，被举为周司寇，赐给他许多宝器以表彰他（见《史记·卫康叔世家》）。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如：前进。如，语助词。摧如：受挫折、压抑。罔孚：不信实。裕：宽裕。指心地宽广，待人宽厚。初六与九四为正应，他想到九四那里去，但他和九四都不中不正，

二、三、四爻互结为艮止，因此初六有刚刚前进就遭受挫折压抑之象。不过，初六和九四既为正应，正则吉，九四和六三、六五互结为坎，坎为狐疑，有不信实之象。坤土宽广，初六在下有宽裕之象。爻辞说：初六位卑，升进受挫，但走正道可得吉。九四不信实，自己却不可不宽大为怀，不要斤斤计较，这样才没有过错。这一爻强调守正和襟怀宽阔，受挫或遇到不信实的人都不要灰心，也不要斤斤计较，唯有守正待时而已。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福：大福。王母：祖母，即父王的母亲。六二没有正应，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为加忧和心病（见《说卦》），所以六二有要升进却又忧愁的意象。六五以阴柔居尊，有王母之象，上下同德，又有受大福之象。爻辞说：六二在升进中满腹愁肠，但居中身正，当能得吉。所以在忧愁之后终能从王母那里接受大福。

六三 众允，悔亡。

众允：被众人允许。六三不中不正，本应有悔。但是他居于坤体的上头，为众阴之长，和下边两个阴爻都同样有升进的愿望，得到众阴所允许。六三又接近上卦离，离为大明，他的升进近于大明。所以，他的悔就没有了。下卦坤为众，所以有众象，在坤之上，为顺之极，所以有允许的意象。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据《本草经》说：蝼蛄名叫鼫鼠，在田里吃粮

豆，贪而畏人，有五能而不成技：它能飞而不能过屋；能攀缘而不能到树梢；能游泳而不能渡河谷；能挖穴而不能掩盖身体；能跑而不能跑在人前头。九四不中不正而身居巨位，上承六五，下阻三阴，上下离心。他上挠三阴的上进，贪位忌能。所以爻辞说他象鼫鼠一样，自以为能却一事无成，贪求升进而又忌害贤能，即或位正也有危险，何况不正！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柔得尊位，阴为明主，大明在上，下皆顺从，所以能消其悔。由于他能不自以为是、自用其明，而使臣下各有所司，不患得失，不计功利，委任得人，所以往必得吉，没有不利。卦中六五有王者之心，所以必有王者之化。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晋其角：俗话所谓把脑袋削个尖往上钻。用他的角前进，形容刚猛象牛一样。邑：指奴隶主的私邑。上九刚猛急躁至极，一定要动用武力才觉得快活，于是没有别处可征伐，便出兵征伐自己的私邑。这种过刚过躁的个性理当招来危险，但是他却征服了私邑，化危厉为吉祥，没有过咎。不过，如果把这种行为也算作正，那就太可耻了。

总之，晋卦所说的升进之道，强调用柔顺获宠于明君，为臣宜柔而不宜刚。晋角的急躁，鼫鼠的贪鄙都是因为刚猛而不是因为柔顺。在下要以宽裕为怀，在上要委任得人，没有患得患失之心。这虽是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但还算说得有道理。不过，这套升官经对民主社会是起腐蚀作用的。

第三十六卦 明夷

明夷，利艰贞。

夷：通“痍”，创伤。明夷：光明受到创伤。明夷卦上坤下离，日入地中，光明受到伤害之象，象征着暗昧的君主在上，明智的臣在下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巨只有实行“韬晦”，就是把明智隐藏起来，艰苦奋斗，守正不屈。所以卦辞说：在光明被伤害的时代，明智的人利于艰苦奋斗，守正不屈。殷纣王时代的周文王姬昌和箕子都是这样做的。文王继公季立为西伯，以明德而得士民归附，诸侯有争，多求文王决平。他被殷纣王囚禁在美里，献珍奇，乃得释，又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废除炮烙之刑。箕子是纣的贤臣。纣肆行淫乱，比干谏，剖比干心。箕子佯狂为奴，被囚。明智的臣用韬晦的方法得免于难。这是《周易》作者的指导思想。卦中上六为暗君，下五爻都是受伤害的巨。上卦坤为暗，下卦离为明，各爻因所处明暗之体和距离暗君上六远近不同而有不同的命运。这就是作者构思的根据。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于飞：飞去。垂其翼：搭拉着它的翅膀。形容惨惧而

飞，小心翼翼，不敢张开翅膀大模大样地飞。三日不食：形容君子为避祸而行，没有工夫吃饭，宁肯忍饥，也要离开昏暗君主。主人：指所往之地的主人。有言：有批评的言语，就是不同意去国远避的意思。爻辞说：当光明受到伤害的时候，要垂翼而飞去。君子避祸远行，宁肯三天不吃饭。有所往，那里的主人还有指责的言语。初九在离体，‘离有飞鸟之象，所以用鸟飞作比喻。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以人身为喻，上六为首，六四为腹心，六二为股肱。六二变阳，则离变为乾，乾为马。伤股，意思是难以行走。但伤左股还不算太重，用马拯救，尚可复壮，所以爻辞说：当光明受到伤害之时，伤在左大腿上，还可以用马拯救复壮得吉。六二居中得正，所以有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南狩：用兵南征。离位在南方，又为戈兵，有南狩之象。大首：大头子。指上六。九三重刚，在离卦之上，‘即在光明之极，而屈居于最暗（坤）之下，与上六为‘应’，有冲向黑暗得其首恶之象。疾：急。不可疾贞：不可以认为正就急于实行。爻辞说：当光明受到伤害的时候，九三要南征，取得获其首恶的胜利。但是千万不可以认为正就急于实行，因为这是“革命”，象商汤征伐夏桀和周武征伐殷纣那样，必须做好准备。一旦举事，就期于必成，否则事败将成为叛乱。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积极的，肯定了用暴力革命手段消

灭黑暗势力以拯救光明。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出于门庭。

坤为腹。以身体为喻，六四为腹心。右在前，左在后。六五在六四之前，则六五为右，六四为左。六四变阳则与六二、九三互结为巽，巽为入，有入于左腹之象。阴爻相连，其状如门。九三、六四、六五互结为震，震为足，为动，有出门之象。爻辞说：六四入居于昏君的左腹，得知昏君多行不义的黑心，决心远遁而去，毅然走出了门庭。这一爻揭示了昏君必然众叛亲离的规律。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五最挨近昏君上六，与昏君同居坤体，同体而亲，为宗臣之象，有如箕子和殷纣的关系。六五以柔居中，刚居柔位，励行韬晦。箕子艰贞不屈，执志不违，所以爻辞直说六五象箕子那样，光明受到伤害，利于确保其贞。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明晦：不明而晦。上六以阴而居坤极，有不明而晦之象。下五爻是明而受害之臣，上爻就是晦而伤人的暴君。上六居高伤人，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之象。旧解说：“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显然不愿意揭露暴君的可耻下场。其实这一爻辞并不难懂：暴君昏暗不明，起初在君王宝座上藐视一切，象上了天一样臭美；最后宝座被掀翻，受到应得的严厉惩罚，就象一下子掉进地狱里一样可

明夷卦是西周及其以前社会政治的基本总结，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各种人士对待昏君专政的不同态度，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是，历史的主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剥削统治阶级一个阶级单独的活动。《周易》作者受阶级立场的局限，对人民群众的活动及其作用，故意视而不见，闭口不谈，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古文献缺乏关于人民群众活动及其作用的记载，不等于人民群众没有活动和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读古书所不可不知的。

第三十七卦 家人

家人，利女贞。

家人：一家之人。家人卦上巽下离。上巽就是外顺，下离就是内明，为治家有方之象。九五和六二分别居外卦、内卦之中，为男女正位之象。巽为长女，离为中女。长女居上，中女居下，为尊卑有序之象。卦中四个阳爻，两个阴爻，阳强阴弱为夫唱妇随之象。上九为父，初九为子；九五和九三为夫，六四和六二为妇；九五为兄，九三为弟。尊卑男女，安于其分，所以称为家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大家庭。《周易》作者认为家道之正在于“女正于内，男正于外”，而“女正于内”是家道的根本。卦中六二柔而得位，所以卦辞说“利女贞”。

初九 闲有家，悔亡。

闲：防御、捍卫。离体中虚，有家象。初九变阴则离变为艮，艮为止，有防闲之象。初九刚健，离体明智，象征家能防闲于初，则悔恨可以消亡。这一爻强调治家要防闲于初。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在外）专管必成之事。中馈：在家中主持饮食之

事。六二上应九五，顺从其夫，又在下卦之中，与九三、六四互结为坎，有居中主持饮食之象。六二柔顺中正，又有九五贵夫，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所以爻辞说她在外边没有专管必成的事业，她的职责在于主持家中饮食之事，得主妇之正而吉。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hé)嗃：严厉的样子。嘻嘻：嘻皮笑脸的样子。九三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他过刚而不中，有嗃嗃严厉之象。又处于两柔之间，有妇子嘻嘻之象。爻辞说：九三刚严嗃嗃，虽不免要悔恨过严的有伤家人感情，但是还可以保持家道吉祥。如果放纵妇女小孩嘻皮笑脸，败坏家庭法度，终究是要发生毛病的。这一爻强调治家宁严而不要放纵失度。

六四 富家，大吉。

六四位正，介于二阳之间，以柔得刚，以虚受实。巽体为利市三倍（《说卦》），有能使家富盛之象。爻辞说：六四能富家，大吉。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gé)：通“格”，到的意思。王假有家：君王善于修身，到达有家道的成就。勿恤：不用忧虑。爻辞说：九五刚健中正，又有柔顺中正的六二为应，不仅本身完美，而且家道有成。因此不必忧虑，一定得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上九为一家之父，心怀诚信，家道威严，家人无不敬服，所以终归吉祥。

古代大家庭人口多，关系复杂，需要有严格的家道家规。男主外，女主内；家长有权威，防闲有初等等，都是大家庭的治家之道。这种治家之道体现着奴隶主贵族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家庭观念，维持着男尊女卑、家长统治的大家庭秩序。

第三十八卦 睽

睽，小事吉。

睽(kuí)：乖违。睽卦上离下兑。离为火，火焰上燃；兑为泽，泽水下润。二体相违，所以叫做睽。睽卦以六居五，以九居二，刚柔失位。柔进于尊位，得九二刚臣之辅；兑悦而附著于离明，心气和平，明察机要。又重离在前，目有所见。所以，小事吉。但由于非阳刚为主，又非刚柔得位，所以不能做商汤、周武那样的大事。这是《周易》作者构思的逻辑。卦中对处“恶运”的态度是可取的。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初九没有正应，本该有悔。但是由于阳刚得正，悔可消失，所以爻辞说“悔亡”。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坎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马（《说卦》），兑为毁折，所以卦中有丧马之象。坎又为盗，恶人之象。所以爻辞说：当睽违之时，不求遇合。去者不追，譬如丢了马则听其自还，来者不拒，虽恶人也可以和他相见，用正气压倒邪气，如此而已。这样做是没有过错的。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主：指六五。九二变阴，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艮为径路，为巷。九二和六五是正应，但在睽违之时，九二和六五都失了位，多所乖隔。九二以刚中之才、和悦之性（在兑体中），委曲相求，得遇六五于巷，而成济睽之功，所以没有过咎。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曳：拖，牵引。掣：拉，牵引。天：剥额（一种刑罚名）。劓(yì)：割鼻（古代五种刑罚之一）。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坎为舆，为多眚，九二在后曳舆之象，九四在前有拉牛之象。六三和上九本为正应，但九二在后曳舆，九四在前拉牛，如此阻挠因而不得前往。又如九四在上剥额，九二在下割鼻，六三遭到了惨重的伤害。尽管如此阻挠和伤害，但终因他们是正应，自会有相见之日，所以爻辞说“无初有终”。他们为什么受到阻挠和伤害呢？那是因为六三居阳位为不正之阴，上承九四、下乘九二两个不正之阳。六三和上九的乖违终有会合之时，这是《周易》作者睽久必合的辩证观点。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乖违孤独。指九四没有正应，上下都是阴柔小人。元夫：善人，好人。指初九。初九阳刚得正，正气凛然。九四在上体之下，初九在下体之下，由于同处于体下，

九四把初九看成“元夫”；但初九却因自己位正而把位不正的九四看成恶人。交孚，交换诚信之心。爻辞说：九四遇见了好人初九，交换诚信之心，虽有误解不除的危险，但总是有济于睽而无过咎。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悔：指六五位不正，应有悔。悔亡：指六五居上卦离体之中，得中居尊则吉，又有九二刚臣之辅，悔可消失。宗：宗臣，即人所宗仰之臣，指九二。厥：指示代词“那个”。

噬肤：“噬肤灭鼻”的省文。这话可能是西周时代的常用语，形容深入突破。肤，指猪腹部肥而松软无骨的肉，俗名“囊膂（chuài）”。吃囊膂时，把嘴巴深入下去，越吃越香，一举突破，鼻子都被肉给遮住了。“厥宗噬肤”：那个宗臣九二深入突破六三、九四等障碍。爻辞说，六五的悔恨会消失的。那个宗臣九二深入突破六三、九四等障碍，有如吃囊膂，六五前往跟他会合以济睽违，还有什么过错呢？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肯定突破障碍，济睽得合。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睽孤：上九处于睽极，多疑，并有孤独感。见豕负涂：看见猪满身背着污泥。豕指六三。睽孤多疑，看什么都不顺眼，甚至看到他的正应六三都诧异了眼，好象看见满身污泥的猪一样讨厌。载鬼一车。指上九看六三，又疑为一车鬼魅。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坎为沟渎，为豕，又为隐

伏，为舆（见《说卦》），所以上九有“豕负涂”和“载鬼一车”的幻象。先张之弧：先拉开了弓。当上九疑六三为鬼时，便拉开了弓。坎又为弓轮（《说卦》），有激射之象。后说之弧：后来怀疑消失了，便放下了弓箭。说：借为“脱”，放下。匪寇婚媾：不是敌寇而是亲人。上九终于弄明白了：六三不是坏人，而是前来和自己结好的亲人。上九变阴，则离变为震，成为上震下兑的雷泽归妹卦，有婚媾之象。坎又为雨，阴阳和合则雨。上九和六三，由于嫌疑全释，终于和合，犹如遇雨，所以说“遇雨则吉”。爻辞说：上九处于睽极，有孤独感。他看见六三来诧异了眼，起初怀疑是一头满身污泥的猪，后来又怀疑是一车鬼魅。起先他拉开了弓，后来知道不是敌寇来犯而是前来结好的亲人，才放下了弓箭。如果有行动，就会象遇雨时阴阳和合而得吉。

整个睽卦各爻全是以睽违始，以和合终。九二和六五，六三和上九，都是因为互为正应的关系而终于好合。初九和九四虽非正应互相有所误解，但终因同德而和合。由此可见，《周易》作者认为解决睽违乖隔的办法在于求同存异。这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指导思想。

第三十九卦 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 (jiǎn)：艰险难行。蹇卦上坎下艮。坎为险，艮为止。又二、三、四爻互结为坎，有重险阻住去路之象，所以叫做蹇。旧解为“见险而止”，并说：“见险而止，知矣哉！”这个解释与卦爻辞中济蹇救难的意思相矛盾。《周易》作者构思此卦的意思，不是叫人们看见险阻就止步，而是叫人们在遇到艰险挡住前进之路时，想方设法克服障碍，争取济蹇救难的胜利。他认为克服障碍的方法是趋易避难，不能硬碰硬拚。卦辞中所说的“利西南，不利东北”，就是这个意思。西南是坤方，坤为平地，性和顺而平易。东北是艮方，艮为高山，性阻止而艰险。在八卦中，艮和坎是东北方，与西南方的坤和离相对。艮和坎合而为蹇，不利于行，所以说“不利东北”。坤和离合而为晋，利于上，所以说“利西南”。蹇卦里虽然没有西南，但是由于和东北相对，因而连及。这就象坤卦说到“西南得朋”时连及“东北丧朋”一样。济蹇救难专赖阳刚之才（这是男权主义时代的偏见），卦中只有三、五两爻是阳爻，九五为济蹇之君，九三则联合六二、六四与正应上六，共同辅佐九五，使九五变

阴，于是上坎变为坤，就走出了东北的险阻，进入西南的平易，蹇难从而渡过。所以卦辞说“利西南，不利东北”。大人：指九五刚健中正，德高望重，众人来归。六二柔顺中正，九三联合他以及六四、上六共同辅助九五，有利见大人之象。各爻都是以正济蹇，所以卦辞以“贞吉”作结论。

初六 往蹇，来誉。

往：指卦爻向上移动。来：指卦爻向下移动。初六是蹇卦的第一爻，就是处于艰险难行的开始，其前进是困难的，所以爻辞说“往蹇”。但是初六升到卦顶成为上六之后，就变成了上震下坎的雷水解卦，险难得解，物情得舒。由于初六的向上移动，造成坎体的下来，险解物舒，必然要受到称誉，所以爻辞又说“来誉”。自己的艰难造成大家的幸福，确实值得赞美。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指六二。九五是济蹇之君，其正应六二则是济蹇的王臣。蹇蹇：多难的样子，忠诚的样子。外卦坎，二、三、四爻互结又得坎，有蹇而又蹇的多难之象。又六二柔顺中正，辅佐九五忠诚不二，所以说他“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是为了自己。指六二面对重重艰险，为王事而往，不考虑自身利益。这一爻是赞颂为王事而忠诚履险的王臣。

九三 往蹇，来反。

往蹇：前进就会入险。九三为下卦艮的上爻，挨近上

坎，前进一步就进入坎险，所以爻辞说“往蹇”。来反：回过头来。爻辞说：九三前进一步就进入坎险，为了避难就易，他回过头来和六二王巨一起去辅佐九五以济蹇。这一爻肯定了九三所选择的正确道路。

六四 往蹇，来连。

连：指和九三相连合。六四已入险中，自身柔弱无力自救，前进就更加深陷艰险，所以说“往蹇”。但是回过头来与九三联合，共同济蹇，却是正道。这一爻也肯定了九四所选择的正确道路。

九五 大蹇，朋来。

大蹇：大君处于大难之中。九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居于险中，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朋来：朋友前来辅佐。九五变阴则上坎变坤，坤为众，有众多朋友前来相辅之象。六二为九五的正应，有忠诚王事之志。九三反就六二，共同辅佐。六四联合九三，上承九五，协力济蹇。足见九五德高望重，处于大蹇而有众朋来辅。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大。指九三阳爻，阳为大。来硕：来就九三。上六居蹇极，前进则永远处于险难之中，但回过头来就九三之阳，会得吉。占得此爻，有利于见大德之人。

在这一卦里，《周易》作者提出了四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趋易避难，不要硬拚。二是济蹇救难要依靠刚健之

才。三是以刚健中正、德高望重的君王为核心，团结一切力量，以正道克服险难。四是刚柔相济，济蹇的力量要联合起来。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四十卦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患难解除。解卦上震下坎，动于险外，为患难解除，出于险外之象。震和坎也居于东北，与坤相对。西南平易安静，东北多险多难，所以在患难解除之后仍利于西南而不利东北。卦辞只说“利西南”，则不利东北之意不言而喻。由于患难已经解除，如果原来居于东北，又无别处可往，那么再回东北来也是吉利的。作者的意思是：不必因为东北多险阻而不敢回东北来。但是，如果有所往的话，那就往西南去，而且以早去为吉。夙，是早的意思。卦辞说“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是根据卦象。因为蹇的上卦坎，在解中变为下卦，可是阳爻仍在中间，有“来复吉”之象。蹇的下卦艮，在解中变成上卦震了，把艮止变成了震动，有早动为宜之象。又震为东方，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所以说“夙吉”。患难解除之后，要防小人为乱。全卦以六三为小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六三。

初六 无咎。

初六与九四为正应，震阳动于险上，患难方解。此时初

柔与四刚相遇，刚柔相济，没有过咎。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打猎。三狐：指六三。六三居下卦之上，不中不正，又无正应。小人以邪媚而居高位，为祸乱的根源，所以作者把六三比作狐狸。黄矢：黄色的箭。古人认为黄是中央的颜色，箭是直物，所以黄矢象征着中正刚直之德。坎为狐，六居三位，所以卦中有田获三狐之象。爻辞大意是：九二刚中，为中正刚直之臣。他能铲除邪媚而居高位的小人六三。由于他能去邪佞而行中直之道，必因正而得吉。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且乘：身负重物的“小人”乘坐车舆。指六三以阴居阳，且在下卦之上，为高位。坎为舆，所以有身负重物的小人乘坐车舆之象。致寇至：招来了寇盗，咎由自取。爻辞大意是：六三身负重物而乘车，招来了寇盗抢劫他，完全是咎由自取，即或是正当的，也算有毛病。卦中以六三为“小人”，成为众矢之的。作者把六三说成是身居高位的小人，并说他的遭受攻击劫掠完全是咎由自取，表明了作者对佞邪小人的态度。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而：通“尔”，你。拇：脚拇趾。指六三。九四以阳刚居大臣之位，以九二为朋，把六三看作脚拇趾。震为足，六三在足下，所以用脚拇趾比喻它。六三在九二和九四之间，

起间隔和离间的作用，使两个朋友不能互相信任。所以爻辞说：除掉你的脚拇趾，朋友就会到来并互相信任。这一爻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巨大的责任是铲除邪恶势力，亲仁善类。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六五当君位而得中，又与九二相应，有君子之德。爻辞说：有德的君子由于有解难释险之功而得吉，必为小人所信服。这一爻根据六五得到刚中之臣九二的辅佐，捕获了六三这只狐狸，依靠九四断去了脚拇趾六三等事功，断定小人因而畏服以退。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贪残的凶鸟。指六三。九二、六三、九四互结为离，为飞鸟。上六以柔正之质看六三柔邪居刚，有如猛鸷的隼。作者以六三为小人，而以上六为怀抱利器以待用时的正派君子。高墉：高墙。六三以阴居阳，在下卦之上，位不正而高，有如在高墙上的凶鸟。上六居解卦最上，又在震体，震为龙，为长子（《说卦》），有公象。所以爻辞说：公用在高墙上射隼的方法把六三这个小人射获而除掉，没有不利之处。

解卦的中心思想是在解除患难之后要防止小人乱政，必须铲除邪佞小人。这种除奸防乱思想很有参考价值。无论什么时代，坏人总是祸乱的根源。但是坏人并不以坏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发现坏人是很难的，往往发现了坏人就太晚，难以铲除了。这是必须深思的问题。

第四十一卦 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减损。损卦上艮下兑。山体高，泽体深，下深而上更高。泽在山下，水气上通，滋润草木。下为兑悦，三爻都上应 悦以奉上。损下乾刚而益上坤柔 损下益上 损刚益柔 所以叫做损。所谓损下益上，就是剥削人民以奉养君上。《周易》作者主张损要恰当，要合于道，即损其所当损，使人有孚信之心，愿意听从剥削，因而大吉，没有贪鄙的罪咎，可以给后代做贞正的榜样，可以通行天下，利于有所往。奴隶主贵族用了“有孚”“无咎”“可贞”等许多好听的词儿，企图把剥削人民说成是好事，说是人民“悦以奉上”。卦中下三爻都是自损以奉上，上三爻则是受益的。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停止。已事：停止工作。遄往：速往，快去。指快去奉上。酌损之：酌量程度减损以奉上。指初九应该损己，变为阴爻，使全卦变成蒙卦，得以发蒙启智。初九重刚，上与六四为正应，应该以自己的有馀进奉六四。爻辞说：要停止工作，赶快前去进奉，才能没有过咎，还要斟酌程度损己以奉上。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以刚居中，中则宜正。守正则不妄进，过损以益上必凶，所以爻辞说“利贞，征凶”。弗损益之：不损己而益上。九二以刚居柔，得中又为悦体，如再损己以益上，就是屈己以取媚，不是正道。初九已经损己变为初六，如果九二再损己变为六二，全卦就变成了山地剥，成为小人势盛的衰败局面。所谓“弗损”，就是不变其职守。九二以阳刚而与六五相应，刚柔相济，六五已经受益。这就是用九二的“弗损”来益六五。初九爻辞说的是当损则损，九二爻辞则强调不当损则不损，不损己而能益上为最好。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三原是乾卦的九三自损而成。阴阳相对，男女为偶，不容有三。有三时，必须减损其一。损卦的下卦原本是乾，上卦原本是坤。把乾的上爻减去，换成阴爻；再把所减的阳爻加在坤的上爻，于是成了山泽损。换句话说，这就等于三人同行就减去一人。同时，一个阳爻升于上卦之上，就有上卦的一个阴爻下来补到下卦所减阳爻的位置上。换个说法，就是一人行而得其友。这样三减一和一得一的结果，下卦的初九和上卦的六四，下卦的九二和上卦的六五，下卦的六三和上卦的上九，都一对一对地得到了朋友配偶，他们两两相应，损益得宜，这就是“道”。这一爻辞用格言的形式阐明了损的意义。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指阴柔的病。损其疾，使遄有喜，意思是去掉六四阴柔的病，使之迅速地受到阳刚补益之喜。上卦三爻是受益的，但是怎样才能受益呢？初九必须赶快停止工作来进奉六四，六四也必须赶快去掉阴柔的病来接受初九的奉益。只有双方都赶快行动才能不犯错误。这一爻强调受益一方也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有人，不知是谁。或益之：有人给六五进益。两贝为朋。十朋之龟是十龟，大宝。弗克违：不能拒绝。爻辞说：有人给六五进益，就是十朋之龟的大宝也不能拒绝，因此大吉。这一爻强调受益者必须采取一概接受的态度。俗语说：官儿不打送礼的。又说：君子不贪财，越多越好。这都是由来已久的鄙风陋习，无耻之尤。《周易》公开宣扬奴隶主贵族应该收受下边的进益，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本质。只有世界上实现讲贡献而不讲索取，非分之酬分文不受的风尚时，人类才真正有希望。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指不损人以益己。所谓损益，是指上卦的阴爻损下卦的阳爻，下卦的阳爻损己以益上卦的阴爻。上九已经是由下卦乾阳自损而增益坤阴的，不可能再增益了。上九下应六三，六三已经是阴爻也不能再损了。上九在全卦受益

之极，不愿再损六三以自益，所以说“弗损益之”。不损人以自益，不仅无咎，而且合于正道，所以说“无咎，贞吉”。《周易》作者认为奴隶主贵族取之于民是正当的，只要按制度向人民索取，就是正道，不必动不动就蠲免租赋，所以说去收租赋也是正当的，因此“利有攸往”。上九有刚德，人心归向，所以说“得臣”。得巨而不利己，以天下为重，所以说“得巨无家”。爻辞说：上九处于受益之极，不愿再损六三以自益了，所以他没有过咎，而合于正道得吉。因此有利于有所往去收取租赋，能得效命之臣而无家私之累。

损卦讲的全是奴隶主贵族剥削有理的强盗逻辑。损下益上，损刚益柔。损己奉上要争先恐后，在上受益来者不拒。取之于民，天经地义。这些剥削经套在人民颈上达数千年，现在是彻底抛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

第四十二卦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益卦上巽下震，是以原上卦乾的一阳来增益原下卦坤的初爻，损上而益下，所以叫做益。作者的意思是：损卦下实上虚，应损下以奉上；益卦上实下虚，应损上以惠下。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着想，民贫，朝廷就失去了依靠；民富，朝廷才免除了忧虑。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总是把损下看成是自损，把益下看成是自益。益下，当然无所不利。用之于出行就可以利往；用之于济渡就可以利涉。益卦六二、九五都居中得正，所以利往。巽和震都是木，造船的材料，所以利涉。全卦以九五为主，下三爻是受益者，上三爻是自损以惠下者。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为大作：干大事。初九以阳刚在下，和六四是正应。六四接近君王，对初九信任，所以初九是受益者。又初九在震体，震主动。初九在下受益，正欲图报，所以爻辞说有利于用初九干大事。但是初九地位低下，干大事如不能获大功，就要受到非议。所以爻辞又说，只有获大功、大吉的结果，

才能够没有咎怨。损上益下，则下民百倍图报。这正是统治者肯于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秘密所在。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益卦的这一爻和损卦的六五爻基本相同。六二柔顺中正，当会有人给他好处，即或给他十朋之龟的大宝也不能拒绝，但受益必须永远走正道才能得吉。君王如得此宝，用来祭享上帝，必获吉祥。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当益下之际，六三与上九为正应，上九用凶事来警告六三，使六三在思想上受益，得到锻炼，以便不犯错误。六三受到锻炼以后，心有诚信，行必合于中正，于是上报于六四，再用圭玉通信于上九，感激上九的帮助。公，指六四，因为六四在六三之上，又近于君，所以六三称之为公。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告：上报。公：指六四。从：允许。六四在上卦，是依附于九五自损以益下的力量。六四有心使六三受益，合于中行，所以六三向六四报告了依附的愿望之后，六四应允了。益卦的六四本是由损卦的六三迁移而来的。六三依附于六四，六四依附于九五，如同迁国必须依附于大国而后才能立国一样，没有什么依靠力量就不会得到迁移的好处。六四上

迁依附于九五，是以柔依刚，以弱依强，得到了靠山。六三依附于六四，也得到了靠山。所以爻辞说：六四作为六三迁移的靠山，就象大国有利于作为小弱诸侯迁国的靠山一样。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善良的心。惠我德：天赐我德。九五是益卦的主爻。他以刚中之德，下与六二相应，是益下的大君。爻辞说：君上有诚信和善良的心，不问就可知他必获大吉。有诚信则天赐我德。这一爻的意思是：有诚信和善心的大君必有大德，有德必大得民心，因而定能得志。这就体现了所谓“益下”实为自益的道理。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不中不正，居益之极，虽与六三相应，但是如果不能自损以益下，就不仅不能受益，而且反有遭致攻击的危险。所以爻辞说：无人给上九什么好处，有人还要攻击他，这是因为他立心无恒的缘故。所谓“立心无恒”，就是朝秦暮楚。起初尚能自损以利人，后来却改变主意，不惜损人以利己。所以他的结果必凶。

《周易》所说的损下以益上，损的是人民，而所谓自损以益下，益的却不见得是人民。初九、六二、六三等所谓受益的爻，哪一爻也没有人民的影子。这就是从奴隶主贵族到封建贵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他们口喊着“爱民”而干的全是奴役、压榨和屠杀人民的勾当。所谓“益下”，只不过是上的贵族分给在下的贵族一点骨头而已。

第四十三卦 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kuài)：决断，决去。夬卦上兑下乾，泽中水聚高至天上，势必溃决。五阳在下，增长将至于极点，一阴消灭将尽，五阳决去一阴，所以叫做夬。阳盛而阴将衰，决而去之，有君子决去小人之象。五阳决去一阴，形势似乎很容易，但小人居于君侧，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卦辞再三提醒要警惕。扬：发扬。指发扬权威。王庭：朝廷。在朝廷上发扬权威，名正小人之罪，决定清除小人。孚号：以诚信号召众人，使之合力斗争以清除小人。有厉：有危险。指“扬于王庭，孚号”的作法有危险，不可用。告自邑：晓示私邑的民众。不利即戎：不利于用兵。清除君侧小人，投鼠忌器，不利于动用武力。利有攸往：指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有利于有所行动。卦辞说：刚决柔，在朝廷上发扬权威，名正小人之罪，以诚信号召众人合力斗争，清除小人，这是有危险的。要晓示私邑的民众，清除君侧小人，不利于用兵，要在充分准备之后才能有利于有所行动。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当夬之始，居健之初，有如壮在脚拇趾上，易于莽撞行动。所以爻辞提出警告说：依仗脚拇趾强壮，冒然行动，不能取胜，就是过错。这一爻是强调要谨慎从事。徒手搏虎，徒涉急流，是聪明人所不干的。健壮必须和智谋相结合。没有必胜的把握而冒然行动，必然要遭到失败。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惕号：忧惕嚎呼，加强戒备。莫：通“暮”。有戎：有敌兵袭来。勿恤：没有忧患。九二变阴则乾变为离。又奇数为天，偶数为地（《易系辞》），二为地，离为日，日在地下，有暮夜之象。离又为戈兵（《说卦》），所以有兵戎之象。离为坎之反，坎为加忧则离为勿恤。卦中含有这些象，所以爻辞说：九二当夬之时，以刚居柔，能刚柔相济，加强戒备，忧惕嚎呼，使众人精力集中，虽夜有兵戎袭来也没有忧患。这一爻强调决去小人之类的大事，必须有高度警惕性。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kuí)：颧骨。壮于頄：把嫉恶如仇、为国除恶的豪壮感情表现在面部。夬夬：果决的样子。濡：湿。九三重刚不中，又在乾体，乾为首（《说卦》），所以九三有刚壮表现在面部的意象。重刚有果决之象。上与上六相应，遇阴，有

独行遇雨之象。爻辞说：九三把对小人深恶痛绝的义愤表现在面目上，这必有凶险。九三和上六是正应，有朋友之私。如果君子内怀清除小人的果决之心而又不受友情之私的影响，譬如独行遇雨，在别人的眼里似乎已被沾湿，也就是说别人误以为九三和上六小人有私情，因而恼怒有加，百般唾骂，但九三都能忍受，心无怨咎。这一爻强调为了国家大事不怕别人暂时的误会，忍辱负重，保守秘密，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次且：同“趑（zī）趄（jū）”，徘徊不前，犹豫不进。牵羊：在羊的前头牵引。羊的习性是：有人在它前面牵引就不走，如果放开它，跟在它身后，它就走了。九四变阴则上兑变为坎，坎为沟渎（《说卦》），有臀象（臀，俗名腩沟）。兑为毁折，有无肤之象。九四居上卦之下，不中不正，居不安，行不进，有“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象。兑为羊（《说卦》）。有人劝告九四：“想要决去上六，必须象牵羊那样，跟在羊后，才能使悔消亡”。又兑为口，为言，九四变阴则上卦变为坎，坎为耳，有闻言之象。本来阳刚无疑，闻牵言之言当信，但四为柔位，柔不能克己，因此有“闻言不信”之象。这一爻是批评九四不果决而且不信忠告，可能贻误大事。爻辞说：九四不中不正，居不安，行不进，徘徊犹豫，就象臀部没有肉和脚步不灵一样。听到别人忠告他要象牵羊那样跟在九五之后去清除君侧小人，他却闻言不信，当作耳旁风。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草名，又名商陆。茎叶柔脆而根蔓延坚固，不易挖掘，所以作者用它比喻小人，即指上六。夬夬：决而又决，彻底根除。中行：中道。九五刚中居尊，为夬卦之主，有决去小人之权。但上六是他所亲近的小人，一旦众志要清除上六，他就有可能下不得手，或不为己甚。所以爻辞说：要象铲除苋陆草那样，对它的恶根要掘而又掘，一定要彻底清除。这是合乎中道的，这样做没有错误。

上六 无号，终有凶。

兑为口。上六变阳则兑变为乾，把口变没有了，为没有嚎呼之象。上六近在九五身边，原以为抱着大树永远不会倒，却不曾想到九五竟有了“夬夬”的决心。又原以为他的好朋友九三会援助他，不曾想到九三也是“君子夬夬”。这就是物极必反，小人放肆至极必遭破败。此时，罪大恶极的小人孤立无援，无处哀诉，没有悲嚎，终于有凶险到来。

夬卦说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忠”和“奸”的斗争。君王身边的坏人，极尽其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能事，把君王引向邪路，怠荒政事，使统治根基动摇。忠臣发现小人要坏大事，想要铲除他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君王不觉悟，小人就无法铲除。卦中突出的思想是除奸要有决心，但不要操之过急，斗争要讲究策略。所谓策略，主要是割断奸佞小人的联系，把他孤立起来，在取得君王的支持下一举铲除。

第四十四卦 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遇。指男女遇合。姤卦五阳在上，一阴始生于下，阴与阳遇，所以名为姤。一阴而遇五阳，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不贞而又特壮。所以卦辞告戒说：这样的女子太壮，不要娶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一阴而遇五阳的事与一夫多妻制水火不相容，无怪乎《周易》作者要破口大骂了。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柅（ní）：塞在车轮下用来制动的木块（马融注），俗名掩车木。金柅：金属的掩车物。初阴在下，宜静止自守，有系在金柅之象。金柅，喻九四，象金柅一样为制动之主。初六如果系于九四，就是正当的关系，就吉利。如果不系于九四而另有所往，就要出现凶险。但是初六一柔上承五刚，恰是没系在金柅上而另有所往。这就好象一头瘦弱的母猪浮躁地来回走动。孚：借为“浮”。蹢（zhì）躅（zhú）：同“踟蹰”、“踟（蹢）蹰（蹢）”。这一爻表明阴性应专属于一阳，这是“正”，否则将如“羸豕”，必凶。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借为“庖”，厨房。指九二。鱼：指初六，以阴处下，所以喻之以鱼。初六本与九四为正应，可是现在竟愿意就近充当九二庖厨中的佳肴。就九二来说，虽然没有侵犯或夺取的罪过，但是用不义之物来招待佳宾也是不好的。这一爻显然也在骂阴爻初六，而对于阳爻九二则开脱了责任。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肤：肉（《广雅·释器》）。九三处于下体之上，为内卦之主，乘于九二之上，无阴可据，上又无阴相应，居不获安，又不能牵据以固。所以说他进退失据，好象屁股上没有肉，行走不便。但由于九三得位，虽不遇时也不会受阴邪伤害，所以说他虽有危险，但没有大过。下卦巽，巽为股，三爻在巽之上，即股之上，有臀象。九三重刚不中，上无应，居不安，有臀无肤之象。下隔九二，与初六不遇，上无应，行不能进，有其行次且之象。

九四 包无鱼，起凶。

包无鱼：比喻九四的一无所有。庖厨，喻九四。鱼，喻初六。本来初六和九四是正应，但初六已被九二所据有，九四就不能和初六遇合了。起：动。指取悦于女性的举动。起凶：九四如果再有调情的举动就有凶险。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枸杞，茄科植物，蔓生灌木。茎枝带灰黄色，有纵

棱。枝条细长，达四米，弧垂或匍匐，有短刺针。叶互生，或在枝的下半部，有二、三叶丛生，叶片狭长，披针形。花腋生，通常三五朵丛生，有时只有一花，淡紫色。浆果熟时鲜红色，卵形或长卵形。以杞包瓜：用枸杞包裹着甜美的瓜。含章：体内蕴含着美好的品质。有陨自天：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有：助词，无实义。这一爻辞是形容九五刚健中正，为姤卦之主。他体内蕴涵着的美好品质受到卑鄙人的遮蔽，如同用枸杞包裹着甜美的瓜，好不容易才能发现，就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说明，一困遇五阳，咎在一阴，五阳中象九五这样美好品质不外露的，其美好品质是掩盖不了的。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姤：遇到。其角：指女性的发髻，即初六的“角”。吝：羞，不自然。上九在姤之极，距初六最远，和初六遇合的机会很少，偶然看到她的发髻，觉得怪羞的，但这不算什么过失。

西周社会虽然有周公制定的“礼”束缚着人们，但是男女遇合是禁止不了的。正如姤卦结构上乾下巽所表明的，是一个风行天下的问题。奴隶主贵族一夫多妻，甚至随便霸占妇女，却板着面孔大呼“礼义廉耻”，真是绝妙的自我嘲讽。姤卦来自社会现实，曲折地反映了一点当时怨女旷夫的某一侧面，譬如作者虽然一味苛责“阴”，但是“阳”遇见姑娘的美发髻，不是也很动情吗？

人类的性爱，由低级阶段的群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夫

一妻制，这和其它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独特的社会责任感。先进的人们总是把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自己主动地去为它而奋斗。遇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自觉地放弃个人利益去维护集体利益。在男女遇合问题上，先进的人们总是尊重女性，保护女性，考虑女性的特殊困难，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总是以剥削人压迫人为乐事，对妇女尤其抱着“占有”、“取乐”等罪恶目的。他们霸占了女性、取乐之后，则弃而不顾，反而诬蔑女性。这种魔鬼本性实在是连禽兽都不如，令人发指。

第四十五卦 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萃聚。萃卦上兑下坤，泽在地上。泽是水积聚之处，水润泽湖边土地，万物群聚而生，是荟萃的现象。上兑为悦，下坤为顺。九五刚中，六二以柔中和他相应和，这是荟萃的原因。道通，物才能聚，所萃必亨。王假有庙：假（gé），通“格”，是至、来之意。庙是聚会祖考精神的地方。人必须先聚会自己的精神才可以入庙承继祖考的精神。所以，当万物荟萃的昌盛时代应该举行祭典，君王来祭祀祖考，称为“有庙”。王假有庙，就是万物荟萃，国事大兴，孝德昭著的意思。因此，这时利于朝见君王和有德的大人，万事亨通而利于以正为聚。祭祀应该丰盛，用大牲祭祀吉利。由于人心翕聚，事有可为，所以利于有所行动。卦中二、三、四爻互结为艮，艮为门阙（《说卦》），内卦坤为纯阴，有祭庙之象。九五居尊而与六二相应，有利见大人之象。上下阴爻夹着中间两个阳爻，大象为坎，坎为豕。外卦兑为羊。内卦坤为牛。这些都是大牲之象。万物荟萃本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周易》作者却认为是统治者的功

劳，认为应该“王假有庙”，并且“用大牲”。历代统治者无不在大肆聚敛的基础上挥金如土，其思想基础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剥削有理”，“坐享其成有理”的强盗逻辑。作者认为萃聚应根据各种人的身分，吸引同类，萃聚财物，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修养道德，萃聚人心。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有孚不终：有诚心而不能保持到底。指初六和九四相应但因质柔而不能固守。乃乱乃萃：乱萃，乱聚。初六和九四被六二、六三隔开，形成了三个阴爻同类乱聚之象。若号：好象有所呼嚎的样子。指九四在兑体，兑上缺，为口，有呼嚎的意象。一握为笑：一小捏（把）阴类，群聚而非笑。二、三、四爻互结为艮，艮为手，兑为悦，有一握为笑之象。勿恤：不要忧虑。爻辞说：初六对九四有诚心却不能保持到底，于是三个阴类乱聚起来。九四似乎在呼嚎，一小捏阴类还非笑他。但初六不必忧虑群阴的非笑，去从九四是没有过错的。这一爻是就初六和九四两爻为正应关系，应该相聚而阐明萃聚的道理。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牵引。指六二牵引其同类初六和六三同萃于九五以事君。由于这样做符合君臣之义，所以说“吉无咎”。孚：诚信。禴(yuè)：又作“𡔷”。西周时，天子、诸侯四季祭祀宗庙的名称是：春季叫“祠”，夏季叫“禴”，秋季叫

“尝”，冬季叫“烝”。禴祭，祭品菲薄。爻辞说：六二和九五是正应。六二柔顺中正，九五刚健中正。六二和九五相互以诚信相待，不用繁文缛节。当万物萃聚之时，祭祀虽可用大牲，但有诚信之心，即或用菲薄的祭品，神也不会怪罪。这一爻用象征的方法说明忠臣为国荐贤，诚可感天。是从人才荟萃的角度说的。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想要和九四相聚，但这是不正当的萃聚，必生忧患。九四本应和初六相应和，现在六三干扰了别人的聚合，必有祸患。所以说六三的萃聚是伴之以嗟叹的，是无所利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九四和初六都不利。六三本该和上六交往，如果往从上六就没有过错，只不过由于都是阴，稍有恨惜而已。这一爻曲折地指出朋友、两性的聚合都应该遵循“正道”。

九四 大吉，无咎。

九四处于大臣地位，上比九五，下比众阴，非君位却要萃聚人心，有僭位逼君之嫌。但九四为国萃聚人心，功劳卓著，深得君王信任，得此大吉，自然无咎。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有位：具有萃聚天下人心和财物的独特地位。匪孚：有不信服的。元永贞：必须下大力气修养其永远正大的品德，以争取众人的完全信服。悔亡：使悔恨化为乌有。爻辞

说：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足以萃聚天下人心和财物而无人怨咎。如有不信服的，必须下大力气修养自己，使得自己永葆正大，这样才能使悔恨化为乌有。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赍(qí)咨：叹息。涕洟：眼泪和鼻涕交流。兑上缺，有叹息象。兑为泽，有涕洟象。上六处于萃终，阴柔无位，求萃不得，因而叹息悲泣以至于涕洟交流。但是知危惧祸总是转祸为福的起点。有了不敢自安、力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基础，庶几可以无过。

萃卦是给统治阶级献策。要聚敛，还要得人心，确实不容易。其实，完全没有私心，一个心眼儿要把大家的事情办好，确实困难重重。人类社会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分析的组织机构，象人脑细胞一样纷繁复杂。一个人脑就复杂得难以形容，何况由几亿人、十几亿人构成的社会！剥削统治阶级搞聚敛，实行压迫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并非难得不得了。为亿万个平等的社会成员谋幸福，才是最难最难的。这里也有个萃聚人心的问题，就是使得社会成员都争公利而后得私利。如果都把私利摆在压倒一切、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那就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求公利而私利自得，求私利则公利亡而私利也不可能都得到。当然，有些人还是可以大捞其私利的，不过也未必能安享其私利。

第四十六卦 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进而上。升卦上坤下巽，树生地中，越长越高。又升卦是由萃卦的下坤升为上卦而成，所以叫做升。内谦外顺，九二君子刚中，六五君王以柔中为应，有君子进用之象。君子进用则大为亨通，所以卦辞说：“升，元亨”。以刚中之臣遇柔中虚己之君，有“宜见大人，无忧”之象。所以爻辞又说：“用见大人，勿恤”。君子进用，志在行道，行道必往光明的地方。光明在离，所以爻辞指出：“南征吉”。

初六 允升大吉。

允升：指初六的升进得到九二、九三的允许。所谓升进，是指下三爻都有升进的资格。但是九二、九三都有正当的应和者：九二和六五，九三和上六，一阴一阳配合得当。初六却没有适当的阳爻为正应，本不能升进，但是当九二、九三两个阳爻升进时允许初六和他们一同升进。以阳信阴，所以大吉。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以刚中之巨，上应六五柔中之君，有诚信相感，可以不用文饰，就象用简单朴素的禴祭就可以得到神的祐助一样，不求恩宠，志在大业，君王信任，自可无咎。这一爻强调君子进用的关键在于君臣互相信任。

九三 升虚邑。

虚：指阴，阳实阴虚。九三的正应是上六，所以虚是指上六。上六居坤体，坤为地，阴为虚，所以用“虚邑”比喻上六。九三阳刚得位，当升之时，上六以阴柔迎之，使九三感到好象升入虚邑一样，毫无阻力。这一爻是从接受君子升进的角度，指出升进的外部条件是升得其所。

六四 王有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通“享”，祭享之意。岐山：就是《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的“西山”。周太王避狄，由幽迁到岐，用祭享于岐山来取得鬼神的祐助。六四是近臣，不能再有官职和地位的升进，再升进就会有逼上的嫌疑。他只能以诚意上达六五，就象太王祭享于岐山那样，把赤诚上报给六五，这样就能得吉而没有过错。

六五 贞吉升阶。

升阶：登上台阶，就天子之位。六五以阴柔而居尊位，得九二刚中的贤辅，行正而得吉，所以能登上台阶以就天子

之位。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暗。冥升：暗于升进之道。上六以阴柔居升之极，如果再不断追求升进，就是不懂得升极必降的道理，必然得不到好结果。但是，上六如果能坚持正道，努力不止，还是可以洁身免咎的，所以说“利于不息之贞”。爻辞大意是：不懂得升极必降的道理可不行。上六只利于坚持正道，努力不止。

升卦以六五为君，六五是升卦的主爻，也是升官图中的最高地位。下四爻都是上升的，不过九二是六五的正应，刚中的贤辅；六四是上承六五的近臣。他们都没有可升之位，只能以赤诚上达。当然，他们取得君王的宠信，也是一种升进。初六是在下的小臣，得九二、九三的援引而升。九三是立功任事之臣，升而得到封邑。上六没有升进的余地，只能坚持正道，努力进德修身，以保持原已很高的地位。看了这个升卦，就好象看到了古代社会的升官图。旧社会官场的一套升官经，不外乎奉承上司，乘别人的车子，输诚邀宠，拂须吹捧等等那一套可耻的勾当。腐朽的旧观念至今仍未消灭，这是令人痛心的。

第四十七卦 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困穷。困卦上兑下坎，水在泽下，泽中枯涸。又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初六和六三所掩，都是阳被阴掩盖的一种困厄景象。坎为险，兑为悦。处在险难之中而能保持愉快，是一种具有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的表现，意味着暂时困穷终于会被亨通所代替，所以卦辞说“困，亨”。困而能悦，困而能亨，说明被困者心怀正道，身困而道亨，这是只有大人才能做得到的。心怀正道的具有大德的人，当然会得吉而没有过咎。济困在于正身修德，以实际行动解厄脱困。济困还在于得到有真实本领的人的帮助，那种只会花言巧语、哗众取宠的人是不信实的，不可靠的。

初六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人的身体在行动时是脚趾在下，坐时则是臀在下。初六是不能行走而被坐困的，又在卦最下，所以把它喻为臀。株木：枯树露在地面的树根或半截树桩子。覿（dì）：相见。三岁不覿：形容被困时间之久和解困之难。初六在坎体之下，坎为险，有入于幽谷的景象。初六的正应九四也在

困厄之中，不能援助别人。又初六距离九四较远，中间隔着九二、六三，所以有三岁不覿之象。爻辞说：初六在困穷之时，以阴柔居于坎险之下，居不能安，行无坦途，有如走进幽深的山谷，屁股被困在枯树桩上。这时想要和朋友九四见面，但由于幽暗不明和孤立无援，恐怕三年都见不到他。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朱紱（fú）：缝在长衣前面的红色蔽膝，类似后世的围裙，是古代祭服的服饰，也是朝服。总之，是周代帝王、诸侯和上卿所着用的礼服。方：方国。指四方诸侯之国。朱紱方来：四方诸侯之国的使者身着朱紱礼服纷纷前来。方国使者到来，当然要设丰盈的酒食宴享。九二以刚居阴，处中无应。体刚则能济困，处中则能胜任，无应则无私。因此，九二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大臣。由于经常招待宾客，酒食丰盛，鬻饫过甚，颇为酒食所困。现在方国佳宾又来了，该怎样解除这种困厄呢？《周易》作者认为这种丰盛的酒食有利于用来享祀祖先神灵，再去吃喝，可就有毁掉身体的凶险了，这样的凶险是自作自受，没有谁可以怨咎。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困于石：被坚硬如石的九四所困厄。九四坚决与初六相配，六三想要靠近九四，九四拒不收纳。据于蒺藜：蒺藜有刺，不能依靠。这里用蒺藜比喻九二。六三要依靠九二也象靠在蒺藜上一样。入于其宫：指六三闯进上六的家。六三以阴居阳，但以男性自居，想要以上六为妻，没有得到上六的

应和就冒昧地闯入上六的家，但进去一看却不见其“妻”上六。爻辞说：六三被坚硬如石的九四所困厄，拒不收纳；又去依靠厌恶他的九二，象靠在多刺的蒺藜上一样。此次又以男性自居，闯进上六的家，硬要娶上六为妻。结果“妻”不见了。这种荒唐的行为，使得六三走到了凶险的境地。这一爻形象地指责了六三缺乏中正之德，行为荒唐，必遭凶险。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初六受困而期待着九四去拯救，因为九四是初六的正应。但是九四刚居柔位，力不能济，所以他徐徐而来。困于金车：指九四乘坎之险。九四在下卦坎之上。上兑为金，下坎为轮，合之为金车。兑的二阳都被上六一阴所掩蔽，九四又乘坎之险，上下爻困，所以有困于金车之象。爻辞说：九四无力救助初六，所以其来徐徐，又被困于金车之中。这是很可惜的。但九四上承九五，终于会有好结果的。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劓(yì)：割鼻。刖(yuè) 砍掉脚。赤绂：同“朱绂”。说：同“脱”。九五被上六掩蔽，有被割鼻的意象。下被困于坎险初六，有被砍掉脚的意象。九二、六三、九四互结为离，为赤色。绂为蔽膝。九五为君，有身着红色蔽膝礼服而受割鼻、砍脚之困之象。但是，九五刚中居尊，又处于兑悦之体，诚信可得鬼神祐助，慢慢地会脱离困境。爻辞说：九五身着红色蔽膝的礼服而受到割鼻、砍脚的困厄，但

是诚信会得到鬼神祐助，慢慢地会脱离困境。所以，用祭祀向鬼神祈求是有好处的。这一爻最明显地向人们宣传迷信。天命、迷信，是《周易》的灵魂，所谓“中正之道”和天命、迷信是二位一体的。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卼 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葛和藟都是引蔓缠绕的植物。藟，就是藤子。臲（niè）卼（wù）：动摇不安。上六居困之极而乘于刚，下无所应，行受缠绕，居不得安，有如被困于葛藟，动摇不定，所以说动则有悔。但是，能自己悔恨所为，再行动就可以出险而得吉。

困卦讲的是处困之道。作者认为刚健中正，以诚信祭祀就能够得祐助而变困穷为亨通。不过他认为只有“大人”才能做得到，阶级色彩十分鲜明。在作者的处困哲学中，遇困不改其操，不失愉悦之心，困极知悔，接受教训等，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十八卦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古代居民汲水的井。有的学者认为是说“井田”，有的说是“陷阱”，都不确。井卦上坎下巽。巽木入于坎水之中，把水汲取上来，是水井的景象，既不是井田，也不是陷阱。《周易》作者用水井来比喻修德养民的治国之道，认为君子修德养民有常道，象井那样养物不穷，所以以井为喻。井卦是由困卦变来的：困卦的上兑变为井卦的下巽，巽为市邑（《说卦》），兑改为巽而坎不改，所以卦辞说“改邑不改井”。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井体有常，邑虽迁移而井体却不能改迁。井的作用是经常不变的：终日被汲取而水不见减损，泉水终日流注也不见溢出，所以说“无丧无得”。井性有常，往者来者都被井水洗得干干净净。井井：形容洁而静的样子。汔(qì)：接近，几乎，差不多。汔至：指汲水将要汲到井上的时候。繙(yù)：借为“馯”(yù)，出。（王引之：《经义述闻》）羸(léi)：坠落。汲水将到井上尚未出井口时，盛水瓶坠落下去，汲水之功毁于一旦，虽有汲水之劳，却和未汲一样。这就说明人实践常德必须善始

善终；有初无终，必有凶咎。卦中六爻，以三阳为泉，三阴为井。初六泥，是废弃之井；六四甃(zhòu)，是整修之井；上六收，是出汲之井。九二叫“射鲋”，是刚通的泉水；九三叫“渫”，是已洁的泉水；九五叫“冽”，是可以饮用的泉水。全卦以治井的过程喻修德的必要。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泥：旧井沉积泥滓。无禽：由于井水脏独秽臭，连禽鸟都不来饮水。井卦以阳刚为泉，上出为功。初六阴柔在下，有如废井沉积泥滓，脏蚀秽臭，不仅无人饮用，连禽鸟都高飞远去，不屑一顾。

九二 井谷射鲋 甃敝漏。

井谷：井中的深穴口。鲋：井里的虾蟆（子夏传）。也有人说是鲫鱼或泥鳅。甃(wèng)：也写作“瓮”，陶制的盛水器。九二上无正应，反下与初六接近，就象谷中的水由上往下注射，里边还有虾蟆。水不上出，反而下注，就象大缸破了漏水往下流注。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xiè)：淘井，除去井中污泥。为：使。恻：悲伤。井被渫治后，水就清洁可食了。井渫而不被食 犹如人修已洁行而不被用，使我的心很悲伤。九三得位而且与上六相应，说明井水可汲饮，人材可任用。如果君王贤明，就可使国家得到贤才，才得其用，天下并受其福。

六四 井甃，无咎。

甃(zhòu)：修治井壁。《周易集解》六引于宝注，“以砖垒井，曰甃。”又引虞翻注：“华以瓦甃垒井称甃”。后以砖砌物都称为甃。六四得位而无应，只能自守而不能养人，可以修井补过，即修德补过而已。所以爻辞说：六四修治井壁，可以无咎。

九五 井冽，寒泉食。

冽(liè)：清洁寒冷。九五居甃之上，是清洁寒冷的泉水。九五居中得正而体刚直，为井卦之主，必择清冽泉饮用，犹如刚正的君主，必择洁行高才之士任用。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成。幕：遮盖。上六处井之极，井功告成。治井为公，不可遮盖井口。有修德养民的诚信，众望归之，必得大吉。

井卦用比喻的手法宣扬了治国之道。著作指出：井的特点是：一有常体，二有常德，三有常性，四有学功。为国者也必须有养民的常德，始终不变，修德不已，持之以恒。居位而不修德，犹如旧井久不渫治，污泥臭秽，人所共弃。为国者失德，犹如井谷射鲋，人所不与。君子修德犹如井渫水清，然而不遇明主仍如渫井不被食用。君子从政得位，尚须朝中有人应和，否则纵有美德也不能养人。刚正之君，专任高洁之士，犹如井冽寒泉乃食。治井功成须与民共之，然后才能众望归之，诚信不能得民。但是，没有立国为公的民主思想，“养民”只是空谈骗人而已。

第四十九卦 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 改革 革除旧事物 革命。革卦上兑下离。火燃烧，水就干涸；水决溃，火就熄灭。又兑为少女，离为中女，中女在下，志不相得。这是尖锐的矛盾，不改革就无法解决。《周易》作者认为改革不是人民的事。统抬者把改革搞好了，人民就喜欢了。如果在改革之前同人民商量 改革的事，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所谓“民情可与习常 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他认为改革之初，人民不能信服：到了改革成功的时候 人民才能信服。所以说 改革之道 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内卦离象征有文明之德 外卦兑象征有和悦之气，因此改革必能大为亨通。但改革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路正才能搞得好；改革得当才能使悔恨消失。所以卦辞说：“元亨，利贞，悔亡”。六爻中，下三爻有不可轻于改革之意，上三爻改革成功，但上爻又有不可改得过火之意。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初九位卑无应，能保守而不能改革，好象用黄牛皮把自己牢牢地捆缚起来似的， 不能有为。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已革之日，即改革到来以后。六二柔顺中正，上与九五相应，但只能顺从改革而不能首倡改革，所以必须改革到来之后去参加。这时跟着九五去行动就必然得吉而无过失。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就：留。三：指九三。三就：九三要停留不去。革言：改革者的话。改革要慎重，不可轻率。九三重刚不中，居离体之极，自恃聪明，躁于进取。上六虽为九三的正应，但上六处于革极，也宜静居而不宜躁动。又上六在兑体，兑为口，为言；九三在离体，离为附丽。所以卦中有言，三爻宜留而一不宜往。爻辞大意是：九三自恃聪明刚健，前往上六那里去从事革命活动，是有凶险的，改革者的话是叫九三留在本位随从改革就够了，不要乱动。这话是真实可信的。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阳居阴，有悔恨的意象。但处于上卦之下，水火之际，改革之时，能变，悔就可以消失。只要九四有改革的诚信，能顺从九五的改命之志，就能得吉。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五阳刚中正，处于尊位，以大人之德而为改革之主，为商汤、周武顺天应人之象。改制革命，除暴安良，创制立

法，有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如虎变，文彩彪炳。不必占决，信德自著。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君子豹变：当改革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君子虽不能和革命创制的“大人”一样建立丰功伟绩，如虎文的彪炳，但也要润色鸿业，尽力给改革大业增添异彩，如豹文的蔚缛（文理细密）。换句话说，就是跟着改革大业变革成为有文彩的外貌。小人革面：小人只要能改变容色，顺从君上就行了。征凶，居贞吉：改命创制，变革已经成功，宜安静守正，不宜更有过头的行动。爻辞说：上六居革之终，改革已告成功，君子尚能为大业增添文彩，小人则只要改变容色顺从君上就行了。如果再有过头的行动就凶，居而守正就吉。

革卦所论是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商纣的改制革命问题。作者的观点是：一、改制革命不可轻率，必须在矛盾十分尖锐、不改革就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应天顺民，履正而行。二、改革是“大人”之事，人民只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只有在改革成功之后人民才会信服。三、改革之初，有一种守旧势力不能应变。一般人只能顺从，不能先倡，能顺从革命就是改革的力量。四、改革成功之后，宜安静守正，不宜更有所躁动。君子能为鸿业增添文彩，小人只能革面从新。这些，就是奴隶主贵族所能接受的有限革命或改革的思想观点。其突出的特点是轻视人民群众，所以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所谓“革命”只是政权的更易，并没有解决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五十卦 鼎

鼎，元吉，亨。

鼎：古代一种烹饪器，三足两耳。由于鼎能使腥者熟，坚者柔，所以有更新的意思。革是去旧，鼎是取新。鼎卦上离下巽，以木从火，有炊爨的意义。卦爻下为足，中实为腹，对峙于上的为耳，横亘于顶的为铉，是鼎的形象。以鼎烹饪，变故成新，无论祭祀还是宴宾都会得到被祭者或与宴者的满意，所以大吉而且亨通。在政治上，当改制革命之后，新的法制适应社会情况，解决了原来存在的尖锐矛盾，也是大吉的，万事亨通的。卦中六五为主鼎之君，上九为辅鼎之臣，九二为六五的正应，也是辅鼎之臣。君臣相得，实现了新政权的大治，所以他们是“元吉，亨”的主力。初六地位低下，附著于新政权，幸能因败以为功。九三有德而不仕，也能守正以待机遇。只有九四以大臣的身分，负重而信任匪人，以至于身败名裂。全卦形象地概括了新政权的基本情况。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趾：鼎足颠倒，也就是鼎翻扣了。否(pǐ)：秽浊物。

出否：泻出秽浊物。初六居于鼎下，有趾象。上应九四，有使趾颠倒之象。把鼎搞翻本是罪过，但在革故鼎新之初，好象烹饪尚未开始，鼎中存积着秽浊物，翻了鼎反倒有利于秽浊物的泻出，坏事变成了好事，不但没有定罪，连过失也没有。又譬如纳妾，妾本不足贵，但她生了个儿子，可就有功了。初六不才，只是一个倾心于新政权分子，侥幸得以免咎。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能我即，吉。

有实：鼎中有了实物，指烹饪开始了。九二以刚居中，是有实的意象。仇（qiú）：仇偶、配偶。指六五。九二和六五是正应，所以叫做“仇偶”或“仇匹”。有疾：指六五下爻九四刚愎自用，信任匪人，败坏了大事，因此六五有忧国之疾。即：就，靠近。我即：来我这里，和我靠近。爻辞说：九二以刚居中，象鼎中盛满了东西一样，不能再有所增加了，增加就会溢出来。多亏我的配偶六五有病不能到我这里来和我亲近，我才得以不自满溢而谨慎从事，为辅佐立功。所以这是吉祥的好事，并不感到遗憾。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鼎上部两旁各有一耳，做为举鼎时的抓手。鼎耳中空，以便把铉（xuàn）贯入耳中，将鼎举起。卦中鼎耳是指六五。塞：指九三被阻塞。九三以阳居鼎腹之中，处于实地，与六五不相应。六五正在主持改革，不可举移，所以九三被阻塞，不能移动。雉膏：野鸡的肥肉。有烹饪之器而不能动

用，就象虽有雉膏却吃不到嘴里一样。方雨：到了阴阳调和成雨的时候。九三重刚得正，六五鼎新将来求助，那时就象阴阳调和而成雨一样，使不遇的悔恨消除而终得吉祥。这一爻指出九三有德不仕但终能等到新君的知遇。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sù)：鼎中食物，八珍一类的贵重东西。覆公餗：把公的珍贵食物给弄翻了，扣在地上。形渥：借为“刑剭(wū)”，对奴隶主贵族人士用的重刑，即在室内诛杀，叫做“剭”。九四负大臣的重任，信任初六这样无能的人，坏了大事。初六在下，有鼎足之象。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兑为毁折，所以卦中有鼎足毁折之象。九四变阴，则与九三、六五互结为震，有震动颠覆之象。鼎折足，覆公餗，是形容九四不胜大臣重任，坏了大事，因此受剭刑，后果凶。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六五有鼎耳之象。又居中，为黄色。铉(xuàn)是贯耳以举鼎的。金铉坚硬。六五以柔中和下应九二刚中，有黄耳金铉之象。由于所接纳的九二刚正，所以说“利贞”。主鼎之君黄耳金铉，使新制（鼎）胜举，大业必兴。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九居鼎之极，改制已成，新政奏效。体刚处柔，阴阳和合，刚而温和，有如玉铉，可以举鼎以成就奠基的大功。所以大吉而无不利。

鼎卦的中心思想是以德才巩固新政。无才而依附新政，不是侥幸，就是得祸。有德有才而又君臣相得，才能为新政做出贡献而成鼎道。

第五十一卦 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惊惧。震为雷，震卦重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雷动而使人惊惧，所以名为震。人能戒惧，虽有震动也能不失常态，不失所主，所以说震有亨通之道。虩(xì)虩：恐惧的样子。哑哑：笑语声。匕(bǐ)：古代的大棘木匙，三尺长，末端有柄。祭祀时，先在镬（铁锅）里煮牲口肉，然后再将牲口肉放在鼎里，用布盖上。向神进献时，拿下盖布，用匕取出整个牲口肉，放在俎（陈放牲口肉的礼器，带腿的盘）上。所以，匕是用来取牲口肉往鼎和俎里装放的器具，是用棘木做的。鬯(chàng)：以郁金香合粘谷酿造的香酒。用匕载鼎实（牲口肉）和献鬯酒，都是主祭的君王亲自操作的事。不丧匕鬯：形容主祭的太子在突然雷鸣时，主祭活动不受影响，没有因惊惧而丢掉棘匕和鬯酒。

震卦一阳才动，上边便有二阴掩蔽，有恐惧之象。一阳突破二阴而上达，有笑语哑哑之象。卦辞大意是：雷能使人惊惧，但能够戒惧的人在突然震动之下也不失常态，不会丢掉主祭的重器。在惊雷来到时，人们都会虩虩震恐，但是过一会儿之后又会哑哑言笑。即使有震惊百里的大响雷。

主祭的太子也不会丢掉手中的棘匕和鬯酒。所以，人如果平时知道戒惧，即使响雷乍到时感到恐惧，但是由于平时不做坏事，心无愧作，也会从容不迫。《周易》作者的观点是：雷能使人惊惧；戒惧又能使人加强修养，道德高尚，以至于不受惊雷影响，做到无所畏惧。显然，这个观点含有由恐惧到不惧的辩证法。

卦中六爻以初阳为震主，由惊惧而达到不惧。四阴是受震的：六二乘初刚而危；六三稍远于初刚而得以无灾；六五乘九四以居中，有事无丧；上六距九四远而得以无咎。九四陷于二阴之间，沉溺苟安，一遇震动就吓得瘫软如泥，就没有“不丧匕鬯”那样的修养了。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体现刚德，为震之主，能戒惧修德。当震惊来时虩虩恐惧，过后则笑言哑哑，谈笑自若。这是自修的结果。占得此爻必有吉祥。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厉：危惧。德：同“噫”，叹辞。贝：财货。古代以贝壳为货币。跻：登上。九陵：高山，九皋。六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有登上高山之象。六二乘初九之刚，傲尊陵贵，心怀恐惧。当震惊到来时，他吓得丢掉了财货，登上高山躲避起来。不要去追他，七天后就能见到他。《周易》作者认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根据机械循环的规律，七天就会恢复原状。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畏惧不安的样子。六三不当位，所以一震惊就苏苏然畏惧不安。但是，及时走开，就没有灾眚了。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为眚。六三变阳则成为兑，灾眚就没有了。

九四 震遂泥。

遂泥：坠入泥中。九四以刚居柔，不中不正，处于四阴之中，道德修养最差，不能摆脱恐惧给别人张胆。一遇到震惊，就吓得浑身瘫软，象坠入泥中不能自拔。六二、六三、九四互结为艮，艮为止，有坠泥不进之象。

六五 震往来厉，无丧有事。

六五以柔居尊，当震之时，往则无应，来则乘刚，所以往来都感到危惧。因此，震动戒惧之后得以无所丧失。有事：有事功。六五柔而得中，凡事戒惧，慎于行动，所以可以有为。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心不安的样子。矍(jué)矍：视而不定的样子。上六处震之极，恐惧得心神不安，坐立索索，目光不定，环视矍矍。这样一种恐惧状态是不利于行动的，行动必有凶险。但是他的惊惧不安的原因，不在于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他的

邻居六五担心，所以他的恐惧没有过错。上六变阳则震变为离，离为中女。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坎为中男，有婚媾之象。六三和上六位虽相当，但都是阴柔，不能成婚，所以有被訾议之象。上六居极惧之地，又受到婚媾的訾议，看来他的恐惧是能解除了。

震卦的中心思想是：知戒惧可以免祸。全卦六爻无不惊惧，所以都没有得祸。古人这种安不忘危，知戒知惧的宝贵思想，实在是留给一切爱国者和事业家的宝贵遗产。知戒知惧并不意味着畏缩不前，而是周密计划，细致准备。那种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胆小鬼，和戒惧不能同日而语。

第五十二卦 艮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静止。艮卦重艮。一阳居二阴之上，阳动至上则止，阴性本静，上止下静，所以名为艮。艮象山，有安然不动之意。全卦六爻上下都不相应和，各止其所。人身以背为最静，最为无欲，所以背是人身最静止之处。艮卦卦体好象人背面而立，有艮其背之象。背不能见，不能见就不获其身。以背向人，行其庭也看不见人。无所见，无所获，或行或止，都无所遇，所以没有过咎。正如老聃所说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俗语也说：“眼不见，嘴不馋；耳不闻，心不烦。”可见静止在于心无外求，心无外求在于“不见”。卦辞的中心思想正在这里。艮卦谈止，也和咸卦谈感一样，都是以人身为喻，颇中肯綮。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趾：脚。初六在艮体之下，所以喻之以趾。初六居艮止之初，止足不行，没有过错。静止是正确的，贵乎坚持下去，所以说有利于永远守正不失。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肯定止足是关键，并强调永远坚持下去。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fēi）：胫骨后的肌肉，俗名腿肚子。拯：举起。

《说文》作“拊”。随，指趾。意思是腓动而趾随之举起。六二居腰之下，足之上，相当于腿肚子。止住腿肚子，脚就抬不起来。腿肚子性躁，喜动不喜静，强迫他停止活动，他心里不痛快。这一爻指出止的不得其所。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腰。腰为身体之中，是上下身的界限，所以称为限。列：同“裂”。夤：通“腓”，夹脊肉。厉薰心：危亡之忧象薰灼心脏一样痛苦。九三在上下艮之间，所以喻之以腰。止腰则上下身不通，等于割断脊梁，身体将亡。爻辞说：止住他的腰，裂开他的夹脊肉，危亡之忧象薰灼心脏一样痛苦。这一爻也是指出止的不得其所。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身：腹部，心位。六四重柔，时止而止，有艮其身之象。止其身就是止其心，控制了整体，所以能不犯错误。这一爻明确了控制行动实行静止的关键是心。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面颊两旁骨，也叫“辅车”或“颊车”。六五正当人体颊车的位置，是言语的出处。六五柔而得中，居于尊位，言不轻发，发必有序，这样就可以使后悔的事情不发

生。这一爻强调得中守正，言语有序。这一爻和初爻共同构成艮卦的中心思想：谨言慎行。

上九 敦艮，吉。

敦艮：敦厚于止道。上九以阳刚居止之极，为艮卦之主，尽止道之善。厚于止道，止于当止之地，永远不违背理法，所以必然得吉。

艮卦中谨言慎行和控制言行恰当得体的精神，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这种修养方法很消极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不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修养，是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和群众共同奋斗。在奋斗中修养锻炼，无论有什么样的声色货利，都要考虑自己肩上的任务和自己的身分、条件，对事业负责，对集体负责，以个人的利益去服从集体的利益。不过《周易》作者所提出的善于制止不正当欲望的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种高尚的思想。

第五十三卦 渐

渐，女归吉，利贞。

渐，渐进。渐卦上巽下艮。以谦巽和知止的态度对待事物，可以减少阻力，得以渐进。所以渐卦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冒进、猛进和骤进。《周易》作者认为，事物的变移都是渐进的，即缓慢的而不是飞速的，所以人的行事也不宜过分地求快。这种思想后来被孔子概括为“欲速则不达”。以娶媳妇为例，要行纳采、纳吉、纳征、问名、请期、亲迎等一系列礼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才能够得到娶妇的吉祥。娶媳妇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礼教规定的正确行为，按照这种正确的行为娶媳妇才会有吉祥，所以卦辞说：象嫁娶这样按礼教规定的渐进，从而得吉，利于守正。娶媳妇如此，其它各种行事莫不如此。一切守正，一切都按照礼教的规定渐进，就可以正邦国，正风俗。其实，六爻说的都是“士”的进身问题。士的进身和娶媳妇的道理一样，必须走渐进的正路，不可能一步登天。作者采取了取象于鸿的手法。士由下而上升进，这一点恰与水鸟鸿的由下而上类似，所以六爻都以鸿为喻。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鸿雁。干：水涯。初六以阴居下，当进之始，有鸿雁渐进到水边的景象。下卦艮体，艮为少男，是小子之象。鸿雁飞行时，年长的在前，年幼的在后。年幼的唯恐失群，经常嚎叫，年长的就慢飞等着它。初六譬如年幼的鸿雁，在后边感到有掉队的危险，不住地呼嚎，所以爻辞说它象小孩似的感到危险，不断呼嚎，即“小子厉，有言”。但是由于它是在渐进，并没有急躁冒进，所以不会有什么过咎。这一爻暗喻士君子未得显位时的艰难处境。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大石。磐石离水更远一些，比水涯更安全了。衎（kàn）衎：和乐的样子。下卦艮体，艮为石，有磐石之象。六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坎，又六二变阳与九三、六四互结为兑，有饮食之象。六二柔顺中正，渐而进，上与九五为正应，有鸿渐于磐，饮食相呼，和乐自得的意象。这是吉祥的景象。这一爻暗喻士君子稍进得位时的由衷欢乐。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高平地。鸿雁不适于在高平地居住。九三重刚不中，上无其应，但居艮体之上，有如水鸟从水涯进移到陆地。下卦艮为少男，上卦巽为少女，卦辞以娶媳妇为喻，所以三和四，二和五爻都取夫妇之象。二和五正当相应之位，为正；三和四不当相应之位，为邪。又六二、九三、六四互

结为坎，坎中满，有妇女怀孕之象。九三变阴则与六二、六四互结为坤，这就离开了夫位，消失了坎体，变成了夫征不返的景象。九三对六四的合好是不正当的，不被允许的，所以只能有“夫征不复”的结果。六四由于不正当的关系怀了孕，不敢公开生育。所以爻辞列举了“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和“妇孕不育”三种现象说明爻象的凶险。六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坎，为盗贼。九三、六四、九五互结为离，为戈兵。所以卦中又有寇盗之象。此爻雁群不乱，可以相保。九三和六四情好相处，所以有防御患难的可能。这一爻暗喻士君子仕进并非一帆风顺，在渐进过程中可能遇到挫折。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jué）：方形的椽子。这里指能用作椽子的木料。鸿雁不在树上栖息，但是偶遇平直的枝柯也可得安。六四在上卦巽体，下乘阳刚，在艮山之上，有渐进于树之象。六四柔顺位正，九三以一阳横在下面，有或得其桷之象。爻辞说：鸿雁渐进到树上，偶然得到一个可作椽子的平直树枝也可得安，因此没有怨咎。这一爻暗示君子仕进在波折中幸得无恙。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高地。九五以阳居尊，下有艮山，有鸿渐于陵之象。六二与九五为正应，有妇象。九三、六四、九五互结为离，大腹而中虚，有不孕之象。从六二到九五相隔三爻，有

三岁不孕之象。但是，六二和九五居中得正，又是正应，符合婚姻之正，中间隔着九三、六四也胜不了它。所以爻辞说，他们会如愿以偿的，是吉利的。这一爻暗示士君子仕进能行中正之道就能得吉。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李光地、江永、俞樾等前人认为是“阿”字之讹。

“阿”，大陵，读 ㄛˊ，和仪“(ㄛˊ)”同韵。仪：指仪仗上的羽毛装饰。上九无位，但是象鸿雁渐进到大山上一样，羽毛可以作为仪仗的装饰。这是暗喻士君子仕进到了极点，处高而不以位自累，不为富贵所牵系，高蹈远引，足为仪表。

渐卦的士君子仕进循中正之道渐进，虽遇挫折也不灰心，最后又不恋富贵，高蹈远引的思想，完全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陈腐不堪。我们的时代希望人才辈出，希望人才脱颖而出，希望才尽其用，大显身手，创造奇迹。有本领的人要敢于自荐，敢于应招、应聘，敢于亮相。不亮相就不会被人了解，群众不了解就不可能选举你担当重任。所以，我们的时代是表现才能的时代，是崭露头角的时代。至于“高蹈远引”简直是自绝于人民，是犯罪。社会养活了 you，你不为社会作贡献以报答养育之恩，岂不惭愧！

第五十四卦 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嫁出少女。女子出嫁到夫家叫“归”。少女叫“妹”。归妹卦上震下兑。震为长男，兑为少女，以少女从长男，所以叫作归妹。男女相从，以正为吉。此卦上震动而下兑悦，恣情纵欲，有失明媒正娶之道。二爻以阳居阴，三爻以阴居阳，四爻以阳居阴，五爻以阴居阳，都不得其正。三和五爻又以柔乘刚，失正而进。初爻和上爻虽然得位，但柔上而刚下都不符合室家之道，所以卦辞说：“征凶”，就是有所动必凶。占得此卦都无所利。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dì)：女弟，同嫁一夫的妹。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有娣之象。但以刚居刚，象女子有贤正之德能承助夫君。上卦震为足，下卦兑为毁折，有跛能履之象。娣非正配，悦以动则吉。爻辞大意是：初九以兑归震，是以娣的身分出嫁，虽然不是正配，但也不失常道，就象瘸一条腿的人的脚，虽不正也能行动。少女嫁给长男，如果作正室就凶，作女弟就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miǎo)：偏盲。眇能视：一眼瞎的人也能看。喻娣虽非正配却也不失常道。幽人：幽居之人。幽人处幽而不失其正，叫做“幽人之贞”。九二阳居阴位，居下卦之中，有幽人之象。九二以刚中上应六五的柔中，虽非正配，但足以履常，象偏盲的人能看一样，有利于幽居之人守正。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等待。六三在归妹之时，处下体之上，有想当主妇之象。但是以阴居阳，居不当位，有室主尚在而妄想求进之象。室主尚在，必须等待。所以 爻辞说：“归妹以须”。要等待就应该以娣的身份反归，所以又说“反归以娣”。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期：误期，失期。迟归，晚出嫁。九四有阳刚之德而无正应，有贤女不轻易从人、愆期迟归以待人之象。爻辞说：少女出嫁虽然误了期，但晚嫁是为了等待出嫁日期。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 娣之袂良。月几望 吉。

帝乙：殷王太丁之子，殷纣王帝辛之父。帝乙归妹：指帝乙把少女嫁给周文王姬昌。这是帝女下嫁的第一例，所以《周易》作者不仅在《泰》卦中引用，而且又在这里重复引用。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有帝乙归妹之象。君：指六五，五尊为君。娣：指初九，初在下为娣。袂：衣袖，一举

一收作为礼容。阳爻外饰华美，阴爻不如阳爻美。所以爻辞说“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望：阴历十五。月几望：将近十五的月亮。形容六五阴德贵盛，阴盛足以配阳，所以吉。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承筐：捧着筐。无实：虚空而无物。刲(kuī)：割。上卦震，震为竹，有虚筐之象。下卦兑，兑为羊。六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坎，坎为血。上六变阳则上卦就变成了离，为无血之象。上六以阴柔居归妹之终，下无其应，象征约婚而不终，所以有女承筐而无实物、士割羊而无血流之象。男女如此，都不能担当宗庙祭祀的重任。所以占得此爻无所利。

归妹的中心思想是有刚德的得吉，阴柔则凶；得中守正吉，不中不正凶。《周易》作者认为继姊为娣，虽非正配也不失常道。这是一夫多妻制时代重男轻女的观点。

第五十五卦 豐

豐，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豐：盛大。豐卦上震下离，有日出东方、光明盛大的意象。盛大则有亨通之势。盛大的景象，非王者统一海内不能达到，所以卦辞说：“王假之”。假（gé）：至。盛大则容易奢侈，所以盛大既是亨通的好事，也包含着可忧的因素。但是卦辞说：不要忧虑，要保持日中的势头，不走下坡路。但是，怎样才能持盈保泰而不走下坡路呢？可惜，《周易》作者虽然看到了“宜日中”，却想不出保持日中势头的好主意来。这底确是难题呀！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指九四。六五为豐卦之主，但六五柔弱，须有刚健明达的辅巨。初九重刚在离体之下，可当辅佐之任，但距六五太远，而九四比邻六五，九四为初九的配主，可以协同去辅佐六五。旬：均。指初九和九四均为阳刚，不是正应，但他们相配合去辅佐六五也没有错误。往有尚：前去辅佐六五是同德共事，有高尚的目的。

六二 豐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pǒu）：覆盖取暖或障蔽阳光的棚盖席。斗：北斗星。疑疾：猜疑病。指六二往见六五，被六五猜疑厌顶。发若：激发。若，语助词。有孚发若：指六二居离之中，履阴之正，有文明之德、中虚之诚，处暗而不邪，得到了别人的信服，能够激发起豐大之志。爻辞说：六二处于幽暗之中，就象头上有大席遮盖着，太阳当空时候却能看见星斗。六五为君柔暗，往见六五，只能得到他的猜疑厌烦。但是六二有文明之德、中虚之诚，处暗而不邪，深得人们的信服，足以激发他的豐大之志而得吉。

九三 豐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pèi）：借为“旆”，幡幔，用来遮蔽盛光的。沫（mèi），通“昧”，斗杓后的小星。九三与上六相应，上六柔暗不中，所以九三处于幽暗甚于六二。爻辞说：九三处于幽暗，就象被大幡幔遮蔽着似的，太阳当空时候却能看见斗杓后的小星。右肱（gōng）：右臂。折其右脸：指上六昏暗，对九三妄加摧残，有如毁折他自己的右臂。所以爻辞说九三没有过错。

九四 豐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主：平等的主。九四把初九看作夷主，正象初九把九四看作配主一样。九四承奉六五暗主，又居阴位，刚和明都不足，所以他的象和六二彷彿。爻辞说：九四处于幽暗就象头上有大席遮盖一样，虽当日中却能看见星斗。但是九四就

下，遇见夷主初九，同是阳爻，能互相帮助，发扬长处，共同辅佐六五，可以保全盛大之志，因此可以得吉。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章：大材。来章：招来大材。指九四和初九。六五柔暗居尊，非有大材辅佐不可。爻辞说：六五只有招来大材，才会有吉庆荣誉，从而得吉。

上六 豐其屋，闳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闚：同“窥”，窃视。闒(qù)：寂静。覿(dí)：见。上六以阴柔居豐之极，当离明和震动盛大之时，竟深自幽隐，自高自大，与时代相背谬。所以爻辞说：上六建起高大的房屋，却又把家遮盖得严严的。从他的窗户一看，里边寂静无人，三年都看不见他。这种以治为乱、颠倒黑白的奇怪行为，当然是凶恶的。

豐卦的内容是讲王者如何保持盛大。卦中君暗世昏，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盛世”的情景。六五为主，其他各爻都是保豐的辅助力量。《周易》作者提出的保豐之道，只是依靠九四和初九两阳的辅佐。六五柔弱，九四材大而位柔，必遇刚正的初九合衷共济而后可，如此而已。可见奴隶主贵族阶级根本没有保命的灵丹妙药。无怪乎《周易浅论》的作者陈梦雷叹道：“国家当全盛之日，持盈保泰之道不出于庙堂，而赖于疏远之小臣，而遭遇之不偶又如此，欲天下之常豐，岂易言哉！”

第五十六卦 旅

旅，小亨，旅贞吉。

旅：羁旅、客寄，失掉了本居而寄身于他方。旅卦上离下艮。山止于下，火燃于上，是离开本居而他去之象。羁旅仅存身而已，虽得自通也并非光大，小亨而已。但是人生之道无处不在，不可因暂寄他乡而苟且，所以必须守正而后得吉。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细小卑贱的样子。形容寄迹他乡，不得所安，穷迫丧志，陷于卑微而不能自拔。爻辞说：当羁旅之时，阴柔居下，穷困潦倒，陷于琐屑而不务远大。这种琐琐卑贱的样子是自取灾厄的原因。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次：处。即次：到了可以暂安行旅的地方。六二阴柔得正，艮为门，居其中有即次得安之象。阴主利而六二居中，又六二、九三、九四互结为巽，为利市三倍，所以有怀其资

财之象。艮为少男而六二居中得正，所以有得童仆贞之象。六二在旅中即次则安其身，怀资则宽裕，得童仆之正则不受欺骗而有所依赖。这是旅中的幸福。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近于离，离为火，有焚次之象。又九三过刚而无徒众，六二既得童仆，则九三有丧童仆之象。爻辞说：九三在旅途中，住处被焚毁，童仆也没有了。居刚位正却最危险。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指暂时容身的地方。资：资财。斧：用以防身或斩除荆棘的工具。九四以刚明之才，居近君之地，但不能得位以有为而在羁旅之中。旅于暂时容身之处虽胜于九三的焚次，却不如六二的即次；得资斧虽胜于九三的丧仆，却不如六二的得童仆贞。所以他心中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离为雉。六五处离之中，有射雉之象。矢为刚物，阴居五失刚。又坎为弓矢，离为坎之反，有亡矢之象。以誉命，因受到赞誉而得宠命。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兑为口，有被交口称誉从而受宠命之象。爻辞说：六五柔顺文明，得中居尊，当旅之时，譬如出猎射雉，虽有丢失一箭之费，但终因受称誉而得宠命。这说明六五虽先有所失，但后大有所得。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离为飞鸟，又为中空上槁之树，火性上燃，有鸟焚其巢之象。火有声，有笑嚎之象。上九变阴则离变为震，为善鸣之马，有嚎叫之象。丧牛于易。商先祖王亥，旅于北狄，和北狄作交易，曾被北狄抢去牛羊。易，就是狄。离之反为坎，坎为北方，所以有丧牛于狄之象。爻辞大意是：上九居旅之极，高危如鸟巢，又居离之极，有如鸟巢被焚。旅中没有亲人，先居上位得笑，后有灾害则嚎咷大哭。旅中最易遭到意外的侵夺，就象王亥丧牛于狄似的，资财罄尽，最为凶险。这是羁旅的结局：一无所有。

旅卦唯有六二以柔顺中正而得吉，其余各爻全遭受了羁旅的艰难。这反映了古代社会交通不便、交易不发达的基本情况。卦中引用了王亥的故事，可能和周厉王被流于彘有点关系。

第五十七卦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卑顺容人。巽卦一阴伏于二阳之下，有卑顺以容人之象。上下都卑顺容人，虽命令可行，但以阴为主，所通不大，所以卦辞说“巽，小亨”。以阴从阳，卑顺从人，人无不悦，所以有利于有所行动。所从之人为有大德之人，所以卦辞说“利见大人”。卦中“大人”是指九五，阳刚居尊，其志大行，有大人之象。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巽为进退，为不果。初六在重巽之下，体弱性柔，有进退不决之象。但以柔质居于刚位，又是巽卦的主爻，如果临事能用武人的正气加以调整，就可以补救他的不足而得到决疑之利。初六变阳，下巽则变为纯乾，有武人之象。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西周时代，尊者坐在床上，卑者拜在床前。九二以阳居阴，得中然而失位，过于卑巽，不能自安，有巽在床下之象。史：祝史，作策告神的人。巫：巫覡，歌舞事神的人。

纷若：盛多的样子。九五为君，九二为臣，因非正应，九二必藉别人的力量才能上达诚愫。九二、九三、六四互结为兑。兑为巫，为口舌。九三、六四、九五互结为离，离为文明。所以卦中有巫史纷若之象。九二居中，又与九五同德，藉史巫事神以上达诚愫，不亢不谄，所以得吉而无咎。

九三 频巽，吝。

频借为“颦”，皱眉。指不得已而为之，心中不乐，皱着眉头。频巽：皱着眉头去干卑顺的勾当。吝：不甘心而有所恨惜。九三重刚，居下卦之上，本不能卑顺。但下乘九二之刚，上又为六四所乘，处于巽时，不得不皱着眉头勉为卑顺，忍受屈辱，心中是很遗憾的。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悔亡：指六四阴柔无应，又下乘九三之刚，本应有悔，但得阴位，居上卦之下，又以卑顺上承九五，所以悔可消失。田：打猎。三品：一是“干豆”，即将干肉盛在祭器豆中，是享神的祭品。二是“宾客”，即招待宾客的食品。三是“充君之庖厨”，即供君王食用的珍贵食品。爻辞大意是：六四得阴之正，不仅可以使悔消失，而且还可以建立武事之功。卦中九三、六四、九五互结为离，离为戈兵，有田获三品之象。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贞吉：九五刚正居中，有正而得吉之象。悔亡：巽时刚

直，疑当有悔，但中正可使悔消亡，没有不利之处。无初有终：初以刚直待物，人皆不悦，所以说“无初”。终以行事中正，邪道与悔恨皆消，所以说“有终”。庚变更。十干以戊己为中，过中则变。庚在戊己之后，所以有变更的意思。九五为君，凡有所更新，必在命令发出后多次重复申明。取庚的前三天的丁，以丁宁于先；又取庚的后三天的癸，以揆度于后。再三申命，才能收到深入人心、民皆从命之吉。爻辞说：九五中正刚直，可使悔恨消失，得吉而无不利，但初时人皆不悦，终则无邪无悔。凡有所更新，必在发出命令之后多次申明，取庚前三日以丁宁于先，再取庚后三日以揆度于后，以期深入人心，而收民皆从命之吉。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上九处巽之极，以阳居阴，过于卑巽，所以和九二同象。资：同“赍、赆”)持物赠人叫赆。上九巽极而居柔，失去了威断的气魄，所以爻辞说他一味卑顺，拜倒在床下，失掉了人家送给他的临事决断的大斧。即或守正也必有凶恶的后果。

巽卦的中心思想在于强调卑顺容人要恰如其分。过于卑顺则成为无能，任人宰割，一味拜倒在强人脚下就成了“受气包”。总而言之，还是“中正”二字。在巽卦的六爻中，九二在下，以柔中为巽而得吉。九五在上，以刚中为巽而得吉。他们都是作者认为做得恰如其分的。九三居下卦之上，以过刚失中、勉强卑顺而吝。上九居上卦之上，以巽极失断而凶。他们都是作者认为做得不恰当的。这种不亢不卑的适度思想倒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五十八卦 兑

兑，亨，利贞。

兑：喜悦。兑卦象泽，一阴进于二阳之上，喜现于外；二阳处于一阴之下，互相爱悦。卦体刚中而柔外，泽润万物，万物喜悦；人君惠民，民皆喜悦。悦必亨通，但利于持正，不正则陷于谄邪，流于放僻。

初九 和兑吉。

兑：通“悦”。和兑，即“和悦”。初九重刚，处兑之初，不邻近阴柔，又没有系应，没有私悦，是一种标准的和悦的美德，所以吉。

九二 孚兑吉，悔亡。

孚兑：有信之悦。九二刚而居中，有孚信之象。九二居阴位，又与六三之阴相比邻，而与九五之阳不是正应，本当有悔。但是由于他刚而居中，与九五同德，不受六三的牵扯，有信之悦，吉而悔亡。

六三 来兑凶。

来：由上而下行叫来（由下而上行叫往）。来兑：即“来悦”，指六三下就九二、初九两阳以求悦。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为兑之主。上无所应，因而来就二阳。然而初九刚正，九二刚中，都不肯从。非正而求悦就是邪佞，邪佞之道必凶。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商略、研究。商兑：商酌、考虑求悦的人怎样，是否应该接受他的请求，和他交欢。指九四上承九五，下邻六三，自己刚居柔位，未能自决。又和下边的六三及上边的九五互结为巽，有进退不果之象。所以当六三请求和他交好时，他在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爻辞说：九四被是否接受六三求悦的问题所苦恼，反复考虑，商酌不定，因而心中很不安宁。介：隔开。指把六三隔开，不让他越过自己再进和九五接近。疾：疾恨。指疾恨六三的邪佞。九四在至尊身边，隔邪疾佞，国家之庆，所以爻辞说：九四决心要隔住他，疾恨他，使他不能迷惑至尊，有匡济大功，实为喜庆。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剥：削割、侵害。指上六以阴割剥阳。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而比邻于上六。上六是悦主，别无系应，专附于九五，以佞悦割剥。九五却谬信了他，所以爻辞说：九五对割剥者上六很信任，这是很危险的。谬信小人，只知喜悦而心

被蛊惑，是非淆乱，国家岂有不危之理！

上六 引兑。

引兑：用引诱的方法使人喜悦。上六以 阴柔而居悦极，专能引诱四阳而分割他们。因此 四阳都 必须警惕，特别是九五更应该提高警惕。

《周易》作者在兑卦中强调：悦虽能通，但仅利于正，而不正就会变悦为凶，为悔，为厉。所以，最好还是要远于悦。作者认为卦中二阴是悦的主宰 作者对二阴的态度很明显，是否定的，特别是认为处于极上的阴爻，是引诱别人求悦的根源。九五邻近他，被他分割，因而“有厉”。九四介于二阴之间，因而“未宁”。九二近于六三，仅因孚信于九五，才得以“悔亡”。只有初九由于刚而得正，近于悦主，才得到和悦之吉。所以，作者形象地说明阴柔过人喜悦 但是君子必须警惕。这种思想显然有诬蔑女性的偏见 但是也有指出阿谀逢迎的危害的合理因素，不可一概否定。就吹喇叭、抬轿子、阿谀逢迎的危害而言，“阴 确是很 “险的。不见血的杀人更要加倍他去防范。

第五十九卦 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散解。涣卦上巽下坎，取风行水上，披离散解之象。涣卦的意义在于散解险难。能散解险难，所以亨通。下卦坎为隐伏，有鬼神之象。六三、六四、九五互结为艮，艮为门阙。九五居尊位，有王假有庙之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有利涉大川之象。君王能散解险难，才能够来到宗庙里祭祀祖考，以凝聚在险难中散解了的精神。所以卦辞在“涣，亨”之后，首先指出“王假有庙”，也就是指出涣卦散解险难、凝聚万众之心的意义。散解险难，在于阳刚得位。九五居尊，阳刚得位，木在水上，大川可涉。涉川，就是渡过险难。所以卦辞又指出“利涉大川”。最后，卦辞强调“利贞”，就是散解险难的关键是得正。九五中正，所以能成为济涣之主，并不是侥幸成功。

初六 用拯马壮，吉。

马：指九二。用拯马壮：用来拯救涣散的马很健壮。涣散之初，拯救起来还比较容易。但是初六阴柔，无力拯涣。下卦坎为美脊馵心之马（《说卦》），九二刚中有才，如果

初六能顺依九二以自拯，就定能有成。所以爻辞说：处于壮马地位的九二，刚中有才，是初六用来拯救涣散的依靠力量。由于初六用顺依九二的方法来自拯，九二才力之大有如马壮，必得吉祥。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机：案。机案是人所凭依的家具。这里是指初六。初六和九二两爻互相依靠，初六依顺九二以拯涣散，九二则奔向初六，凭依为安。坎体为美脊，心壮马，九二、六三、六四互结为震，为足，为动，有奔的意象。爻辞说：居涣之时，九二奔向他所凭依的机案初六，因而得安，其以阳居阴之悔随之消失。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涣其躬：散解他自身的私念，或者说不固守自己的私念。指六三阴柔而不中正，有自私之象，但他居于阳位，又和上九阳爻相应，有散解私念以拯时弊的意象。爻辞说：六三有散解私念以拯时弊的表现，这是巨子以身事主的表现，所以没有导致后悔的错误。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朋党，团伙。涣其群：散解他的朋党。六四以阴柔得正，上承九五，是辅君济涣的重臣。下无所应，有“涣其群”之象。有丘：有，助词，无实义。丘，小土山，喻朝廷内外存在的朋党。匪夷所思：不是根据平常的道理可以想象

出来的。夷，平常。指六四不仅能散解自己的朋党，使国家得到大吉，而且能散解那些存在于朝廷内外有如小土山的朋党，使国家免受其害，这就不是按常理可以想象到的，而是闪闪发光的大功了。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汗。比喻君王发布号令，如汗出于身，不能收回。大号：指君王所发布的正大的拯涣号令。王居，君王坐在那里不动。王居无咎：君王坐在那里发号施令，没有过错。爻辞说：九五处尊履正，在巽体之中，当险难之际，人心涣散，君王赖重臣辅佐，发布正大的拯涣号令，就会聚集天下人心，所以君王坐在那里不动，令出必行，不会有什么差错。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tì）：远。血去逖出：远害的意思。下卦坎为血，为加忧（《说卦》）。上九与六三相应，以阳应阴，三又在坎险之中，因而忧伤。但上九刚健，居涣之极，能远害，从而无咎。

涣卦强调以中正之道聚集涣散的人心，拯救涣散的局面，就是刚柔相济，有九五中正之君，六四无私的辅臣以及九二、初六、六三等刚柔相济之臣，济涣得以成功。散解朋党问题显得很突出，说明西周时统治阶级内部派别之争是相当严重的。

第六十卦 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限制。节卦上坎下兑。水在泽中，得到了限制，无以横流。凡事有节制，就会有亨通之道，所以卦辞说：“节，亨”。但是节制不可过度。节制太甚，人们就会感到困苦，这样的苦节不可守以为正，所以卦辞又说：“苦节不可贞”。卦中阴阳各半。二、五两爻都是阳，意味着节贵得中。内卦兑为悦，外卦坎为险。内悦易进而流于险，止悦不进则不流于险。这就是有所节制。九五当位，有能节之势。坎为通，有亨通之象。居中得正，则节而亨通。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户外的庭院。初九和六四是正应，应该出去和六四会合，但是九二在前面阻挡，六四又在坎体，坎为险窞，有出则陷入坎窞的危险。初九居兑体之始，兑为酉时（相当于现在的午后七点到九点），是闭户的时间。初九在下无位。因此，当节之初，不出户庭免受损失。

九二 不出门庭，凶。

门庭：门内的庭院。九二的前一爻是六三，阴爻两画，有门象。九二居下兑之中，得中则可行。又九二、六三、六四互结为震，震为动，又为卯时（相当于现在午前五点到七点），是开户的时间。六三在前又没有窒塞。这时完全可以出行了。但九二阳居阴位，上无其应，止而不行，不出门庭。这是知节而不知通，当行不行，所以凶。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不节若。不节制，任意而为。若，语助词。嗟(juē)：忧叹。无咎：无所咎怨，怨不着别人。六三阴柔而不中正，失位乘刚，任意胡为，当节制之时而加节制。下兑为口，有嗟叹之象。所以爻辞说：六三不节制，任意胡为，结果就得忧叹，这是怨不得别人的。这一爻揭示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因此必须知道节制。如果不加节制，任意胡为，就一定要自食苦果，向壁悲叹。

六四 安节，亨。

安节：安稳地实行节制。六四得位而顺，安稳地实行节制，坚定不移，所以亨通。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甘节：喜爱节制，甘愿节制，以节制为甘美。尚：尊崇。九五当位居中，为节之主，喜爱节制，因而得吉，所往

必有人尊崇。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居节之极，过节之中，有亢极苦节之象。爻辞说：上六节制太甚，虽属正事也不免于凶。不过节制总比放肆好些，节制过了头也比不节制带来忧叹好些，由于节制是正道，悔恨终可以消失。

在《节》卦中，作者认为节制可通之道在于中正。不中则没有节制，放纵而为，必遭倾败之祸。过中则令人感到困苦，也难以行得通。正确的节制能令人安心实行，欣然实践。西周制定的礼，就是繁文缛节，把人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令人感到是一种压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岂不等于让人们带着枷锁度日！“适度”的思想是很有哲学意义的重弄思想。

第六十一卦 中孚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孚：信发于中，中孚卦上巽下兑。风行泽上，无所不周，犹如信之被物，无所不至。又六三、六四二阴在卦中为中虚，中虚为信之本。在上下二体中，二爻和五爻二阳为中实，中实为信之质。就卦德而言，上巽以顺下，下悦以应上。这些都是信发于中，互相信任的意象。豚鱼：我国长江中所产的一种鲸类鱼，因形状象猪，所以称为豚鱼，也叫江豚。江豚来时有风，风是江豚将到的信息。所以卦中泽上有风为江豚将到的征候。《周易》作者认为：信发于中，江豚可感而至，因而诚信可以获得吉祥。所以卦辞说：“中孚，豚鱼吉”。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风和豚鱼同时到来并不是什么诚信可感，而是客观规律的标志。

巽又是木，木在泽上，有舟楫之象，利于涉大川。信必正，信而不正是凶邪之道。《周易》作者认为那种邪僻的“言必信，行必果”，是硁硁匹夫的所谓诚信。诚信必须合乎“天理”，这样贞正的诚信才是有利的。“天理”之说当然是奴隶主贵族编造出来用以骗人的，但是不同的阶级总有各自不同的善恶利害的标准。譬如有的人以助人为乐，有的

人则认为助人是吃亏；有的人以自食其力为荣，有的人却以坐享其成为福；有的人以为国捐躯为好儿女，有的人却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有的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公德，有的人却以“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等等等等。摆在人们面前的不同思想的斗争，值得每个人深思。如果都把自己的诚信看成“天理”，岂能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周易》作者所说的“诚信”，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诚信。他强调“诚信”不仅可以感人，而且可以感物，可以济险，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试问：当贵族老爷虐杀奴隶的时候，你心中的“诚信”能感动广大奴隶吗？

初九 虞吉，有他不燕。

虞：意料，料度，度量。虞吉：指初九上应六四，如果度量六四可信而信任他，就能得吉。燕：安。有他不燕：如果有了别人就不能安宁了。爻辞说：初九度量六四可信而信任他，就能得吉。但是如果有了别人可就不能安宁了。这一爻的基本精神是肯定诚信专一的精神，即系心于一，矢志不变，不再有他求。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

和：应和，跟着鸣者去鸣。二爻和五爻就先后顺序而言，二为父，五为子。二爻和五爻又都是阳爻，同为中孚之实。二鸣五应，二在阴位，有如鹤鸣在阴，其子应和。

爵（jué）：商周时盛酒的礼器，有尊彝、方彝、宗彝等。

縻：一作“靡”。顾炎武指出，靡字古音摩。孔颖达解作

“散”，说是“不私权利，唯德是与。若我有好爵，吾愿与尔贤者分散而共之。”令人感到解得很不顺。朱熹的解释是：好爵是指懿德。爵是酒尊，酒尊总名为彝。《诗·大雅·烝民》说：“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爵是指懿德。摩是系恋，指二爻系恋于五爻。这样解释仍然令人感到不顺。其实，爵是酒器。古人爱器物，有好爵而共同把玩也是很自然的。因此，“摩”字可能是“摩”字的误写。同音形近而误写是常有的事。所以这一爻辞的大意是：母鹤在树阴中鸣，它的子鹤就跟着和鸣。我有个美好的酒尊，让我和你一同抚摩玩赏吧。这是表现九二和九五两诚相感，志同道合，彼此信任，如同父子。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敌：指六四。六三以阴居阳，不当其位，妄想进取。六四挡住了他的去路，所以他以六四为敌，鼓而攻之。六四履正承尊，六三攻而不胜，于是停止进攻，败退下来。败退以后又怕六四反攻，所以悲泣。六四处于巽体，性巽顺，不和别人争竞。六三退后平安无事，又转悲为喜，歌以为欢。六三不中不正，不以诚信待人，不自量力，进退无恒。他有时鼓而攻之，有时罢而败退，有时忧惧涕泣，有时自幸而歌。这一爻形象地描写了不中不正、内无诚信的典型。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月亮将近阴历十五，阴德将盛的意思。六四居中孚之时，处巽体之始，应兑体的初爻，居阴得正，上承九

五，是一位内近君王、外宣德化、充满阴德的大臣形象。马匹亡：指六四绝弃同类六三。马成对叫匹。六四和六三都是阴爻，又是卦中唯一的一对阴爻，所以用马匹形容他俩。六三前来进攻，六四把他打退，弃而绝之，不和他争竞。因此，六四没有任何过错。卦中，九二、六三、六四、互结为震，为马。六三、六四本为一对，六四因六三无诚信而妄动，弃而绝之，所以说“马匹亡”。这一爻肯定了大臣以诚信事君的盛德。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挛如：牵系不绝的样子。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尊位，以诚信而为群物之主。下应九二，与之同德，又得六四以诚信相辅，诚信相系，牵挛不绝，所以没有过咎。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高飞。翰音：飞向高空的声音，比喻徒有虚声。上九居中孚之终，虚声远扬而无实信，所以虽正也凶，不正就更凶。

中孚卦中值得认真汲取的好思想：一是系心于一，笃志立诚。这对我们树立远大理想，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是有益的，对于我们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很有帮助。系心于一，始终不渝，就能经得起一切考验。考验后就须要相信，不能总是不放心。二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周易》作者认为奉事君王是大道理，同类相亲是小道理，应该弃绝不正的同类而奉事君王。我们则认为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革

命大业的利益是大道理，而个人的、小团体的利益则是小道理，应该放弃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三是人无信不立，失了信就等于失掉了生命。要做人民信得过的人。对人民不真实，是极大的犯罪。

第六十二卦 小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有三义：一、小有所过。二、大者不可过而小者可过。三、所过者小。小过卦上震下艮，雷在山上，其声小过。卦中四阴二阳，与中孚卦相反，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又阴居尊位。阴为小，阳为大，阴多于阳又阴居尊位，所以说“小有所过”，言外之意是不可大过。例如恭可略过，但太过则成为“足恭”；哀可略过，但太过则成为“丧明”；俭可略过，但太过则成为“豚肩不掩豆”（祭猪太小，豚肩不能掩盖祭器豆）。但是恭胜于傲，哀胜于易，俭胜于奢，犯了傲、易、奢的错误比“足恭”“丧明”“吝嗇”更严重。《周易》作者认为小有所过也可以亨通，小过有利于守正；小过宜于小事而不宜于大事。中孚卦二阴爻夹在四阳爻中间，大象离，离为雉，有飞鸟之象。小过卦二阳爻夹在四阴爻中间，大象坎，与离相反，有飞鸟已过但有遗音之象。又二阳爻居中象鸟身，上下四阴象鸟翼。九三、九四、六五互结为兑，兑为口，有遗音之象。飞鸟遗其音，表明哀声求其居处。所谓“上”是指高空，所谓“下”是指树木。

上则无处筑巢，下则得其所安，所以卦辞说“不宜上，宜下”。“过”，并不是好事，但能守正以自处，干些小事而不干大事，安于下而不求上，就可得大吉。这是因为六二、六五以柔居中，柔顺的人只能做小事，柔而得中意味着做小事合于时宜，所以说“可小事”。刚健的人能行大事，但九三得位不中，九四失位不中，这意味着做大事不合时宜，所以说“不可大事”。上卦六五乘九四之刚，阴阳失位是逆。下卦六二承九五之阳，阴阳得位是顺。上逆下顺，所以说“不宜上，宜下”。

初六 飞鸟以凶。

飞鸟：指九四。九四在震体，震为鹄（荀爽《九家易解》）。六二、九三、九四互结为巽，巽为鹤（荀易）。初六与九四为正应，但当小过之时，上逆下顺，初六不宜去附益九四。然而初六竟不安于下，前往会合九四，这是一种不慎重的行动，如同小人去依附叛逆权贵。以：同。爻辞说：初六前去依附飞鸟九四，其罪过与九四同，是他自取其凶。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指九四。九三在六二之上为父，九四更在九三之上为祖。妣：指六五。六五以阴居尊，有妣象。君臣：六五尊为君，初六和六二卑为臣。过其祖：六二越过九三、九四而上应于五，是过其祖。遇其妣：六二和六五相遇，是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六二与六五相遇本来是过其君，但过祖有继世之誉，过君却有犯分之嫌。六二柔顺中正。不算

他过君，只算他“遇其妣”，所以说“不及其君”。六二下与初六比邻，不说他过六五而只说他遇初六，所以说“遇其臣”。不过君就不犯分，所以说没有过咎。过祖而不敢抗祖，是上遇其妣；遇妣而不敢过君，是下与臣遇，这正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和“不宜上而宜下”，因此无咎。这一爻强调六二阴柔中正，其活动符合小过的原则。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过：指阳不能过阴。从：随。戕：害。当柔过刚之时，众阴害阳，九三虽得位却不可过于阴，而应该对阴有所防备。如不防备，随后就有遭到戕害的危险，所以凶。这一爻强调众阴势盛，九三不宜上进受害。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无咎：指九四以刚居柔似应有咎，但当小过之时以刚居柔则属于略过于恭的性质，所以无咎。弗过：指阳不能过阴。遇之：指九四前进与六五、上六等阴相遇。往厉必戒：这是告诫九四，“前进是危险的，一定要警惕”。勿用永贞：这是告诫九四，不用永远固守这样的“贞”。“贞”，指固守而不敢活动，不能顺时。爻辞说：九四虽以刚居柔，但在小过之时是没有过咎的。阳不能过阴，九四却要去与六五、上六相会。“前进是危险的，一定要警惕！”不用永远固守这样的“贞”。这一爻指出不上进只是暂时的，不用永远如此。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弋(yì)：以绳系箭而射。六五以阴居尊，阴过于阳，不能和而为雨。这是形容六五虽居尊位，却不能有为。公：指六五。彼：指六二。六五要射取下边的六二作为自己的助手。六二在下隐伏，中间隔着二阳，好象在穴中，所以说“公弋取彼在穴”。由于六五、六二两阴相得，不能成大事。这一爻强调阴虽位高势盛，却不能与阳和而为雨，象征小过大不能成大事。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是谓灾眚。

弗遇：上六处于小过之极，不能再遇阳了。‘过之：过亢。上六居震上，动体之极，阴过之极。过而不知止，成为阴过的过亢。离：借为“罗”，古音同，通用。上六变阳则震变为离，离为雉，有飞鸟之象。全卦大象坎，坎为网罟，所以说“飞鸟离之”。飞鸟陷于网罗，是比喻上六阴柔过高，自取灾眚。爻辞说：上六不能再遇阳了，已成为阴过的过亢，有如飞鸟陷于网罗，这叫做灾眚。

根据小过阴多于阳的道理，《周易》作者向占筮人指出：宜小事，不宜大事；不宜上，宜下。在六爻中，只有六二最吉，因为他柔而居中，又在下卦，不太过，合乎“利贞”的原则。其余各爻都不好：六五不正，不能有为。初六不正，又要附益于上，上六亢而动极，都凶。两个阳爻，九四以居柔位而无咎，略好些；九三恃刚而上，自取其祸。

《周易》作者就是这样造成一种唯心的迷信思想束缚人们的

手脚。所谓“宜小事，不宜大事；不宜上，宜下”，说穿了，就是让人们安于受统治，受压榨。他巧妙地把人比作飞鸟。飞鸟向往长空，犹如人向往民主。但是他说飞鸟向往高空是自取被捕之灾。这就透露了西周时代人民向往摆脱压榨的消息。此卦爻辞和《诗经·魏风·硕鼠》[参阅](#)，就会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六十三卦 既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事已成功。既济卦上坎下离，水在火上。水往下流，火往上燃，水火相交为用，意味着事已有成。坎为险，坎在外意味着已经渡过了险难。卦中阳爻都在阳位，阴爻都在阴位。初九与六四，六二与九五，九三与上六相应得正，所以称为既济。既济之终是未济之始，就象日到中天就是向晚之始一样，泰否相仍，所以亨通者小，也就是小有亨通的意思。换句话说，既济的小有亨通就意味着走向未济的开始。六爻都正，所以利于正。事已成功，所以初吉。终于走向未济，所以终乱。卦辞提醒人们要注意预防后患，要善始善终。此卦内三爻是既济之象，为初吉；外三爻渐入未济，为终乱。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其轮：拉住它的车轮，使它不要跑得过快。濡其尾：狐狸渡水时必须高举尾巴，如果沾湿了尾巴，尾巴不能高举摇摆，也就不能迅速泅渡了。所以濡其尾，就是濡湿狐尾，使它不能快速泅渡。初九以阳当位，当济之初，守正而不轻

进。曳轮、濡尾都是形象地比喻他要徐进，不要速进，要按部就班循序前进而不要躐等而进的慎重态度。爻辞说：初九如果拉住车轮，沾湿尾巴，慢慢的，就没有过错。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fú）：遮蔽车身的竹席。六二在下卦离体，离为中女，六二阴柔，有妇女象。六二上应九五，九五在上卦坎体，坎为舆，而离中虚，有茀象。坎又为盗，所以六二爻有妇丧其茀的意象。妇丧其茀，意味着六二不能上行。作者认为“七日来复”，六二所丢失的茀，经过七次移位之后仍归原处；所以说不用去追，中正之道可以济世，过七天必能复得。所以爻辞说：妇女车盖席没有了，但是不必去追，六二居中，中正之道可济，七天后必能复得。这一爻强调中正之道可济。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伐鬼方：殷高宗征伐鬼方。鬼方是商周时代北方的部族，也叫玁狁或狄。鬼方袭扰中原，中原深受其害。殷高宗为了打击鬼方的侵扰，率兵北伐，艰苦战斗，三年才克服鬼方。九三应上六，上六在坎体，坎居北，所以用鬼方比喻上六。九三重刚而不中，上进去会合上六，用殷高宗伐鬼方的历史事件为喻，目的是强调艰苦，费时三年，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三年：暗指九三经历六四、九五、上六三爻。殷高宗劳师远征，旷日持久，国力疲惫，不仅取得胜利不易，善后处理更难。除乱之后，管理国家大事切忌任用小人。小人

从内部剥削，则会动摇国家根基，酿成更大的祸患。所以爻辞说：九三上应上六有如殷高宗征伐鬼方，三年苦战才得以克服。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任用小人，以防其动摇国本。这一爻强调成事不易而成事后可虑之事更多，所以说事成之日也正是未成之始。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濡”字之误。袽（r）：旧衣败絮，俗名破棉花套子，是用来堵塞船上漏洞的。濡有衣袽：备有浸湿的旧衣絮，准备着堵漏船。六四在坎体下，有漏船之象。当既济之时，六四重柔，深知警惕，终日戒惧，备**好**浸湿的旧衣絮以防船漏。这一爻强调事成之时不忘防败。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九五和六二相对而言，九五是东邻，六二是西邻。用牛为牺牲的祭祀是丰盛的祭祀。禴（yuè）：西周时夏季祭祀宗庙叫禴，也作“杓”是祭品菲薄的祭祀。九五位虽尊，但时已过，不如六二在下正当其时，吉祥方兴未艾。所以爻辞说：东邻虽有丰盛的祭品却不如西邻的薄祭能实受神的祐助而得吉。这个比喻意在说明：既济之初尚可有为，既济之终福将离去，媚神也是无济于事的。

上六 濡其首，厉。

上六处既济之极，坎险之上，质本柔弱，济道又穷，有如狐狸泅渡淹没了脑袋，很危险了。

从既济到未济再从未济到既济，既反映了《周易》作者“物极必反”的变化观点，又反映了他的机械循环论、“周而复始”的观点。在西周末年的时代，哲学家达不到辩证法的高度是不足为怪的，有了“物极必反”的观点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存不忘亡，既济不忘未济。这种不陶醉于“胜利”的欢悦中忘乎所以而警钟常鸣的清醒态度，是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慎终如始也是闪光的思想遗产。古往今来，教训真是够多的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概括了古往今来多少干大事的人的鲜血淋漓的教训。所以，《周易·既济》卦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六十四卦 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事未成。未济卦上离下坎。火在水上，火往上燃，水往下流，水火不相交，不相为用。又与既济相反，六爻都不得位，所以叫做未济。未济是向终济的方向发展的，而且阳在阴上，所以也是亨通的，而且是即将到来的亨通。

《周易》作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象小狐狸泅渡一样，在它差不多将要泅渡成功的时候，它的尾巴沾湿了，不能高高翘起摆动尾巴泅水了。这就是“未济”。汔(qì)是差不多的意思。狐狸泅水全靠翘起尾巴和摇动尾巴。尾巴一湿就不行了。所以，对于狐狸来说，湿了尾巴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意味着做事在功亏一篑时，如果丧失了能力或信心是没有好处的。未济卦下三爻在坎险之中，都是未济之象。上三爻见了光明，尤其是六五柔而得中，处事慎密得宜，未济终于得济了。

初六 濡其尾，吝。

濡尾：不能泅渡的意思。喻初六以阴居下，当未济之时不能上进。在《既济》卦中，初九濡尾无咎，那是因为《既

济》初九阳刚得正又在离体光明之中，守正而不轻进。取慎重态度，是正确的，所以无咎。但在《未济》卦中，初六才弱位又不正，处于坎险之下，当未济之时，冒险躁进，终于濡尾而不能进，是自取失败，所以他要自食不济的苦果而恨惜。

九二 曳其轮，贞吉。

九二上应六五，既有阳刚之才，又得柔中之助，是可以成功的。他居阴柔之位，又得下卦之中，拉住车轮，止而不进。这种慎重态度是正确的，必将得吉。

六三 未济征凶，（不）利涉大川。

“利涉大川”前落一“不”字。六三以阴柔之质，失位居险，是不能自己涉济的。他不中不正，无力涉济却求进而行，必遭灭顶之灾。所以说：“未济征凶，不利涉大川”。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九四位不正，当有悔。但九四才出坎险，居光明之初，以刚健之质近于至尊，志行颇正，所以能得吉而使悔恨消失。志正而行，有如震发威怒，用伐北边的鬼方。伐鬼方是商周时代振国威、除外寇的大事，所以用来比喻九四的才、志和卿大夫地位。鬼方在北，下卦坎为北。九四以初六为鬼方。上卦离为甲冑戈兵，九四居上卦之下，所以有伐鬼方的意象。九四以刚居柔，所以喻之为大国的军师。由九四下至初六相隔三爻，所以有三年之象。有大国之赏：受到大国诸

侯的封赏。爻辞说：九四志行正大，悔恨消失，威发震怒，用伐鬼方，三年就会受到大国诸侯的封赏。这一爻是从未济转向得济的开始。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处文明之盛，为未济之主，居离体之中而应九二之刚，虚心以求下助，所以得正而吉，没有什么遗憾。离体光明，虚中以应九二之实，所以又有君子之光和诚信，因此必得吉祥。六五是从未济转向得济的关键。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于饮酒：上九处于由未济转向得济之际，以阳刚之才原可以有为。但是他竟过于逸乐自纵，有信于六三，往六三处饮酒。饮酒不过度倒也不算过咎。但是，饮酒无度成为酗酒，达到了把头浸在酒里（濡其首）的程度。这是因为有信于六三，亲昵私人而失掉了原则（失是）。这一爻揭露了上九亲信私人，酗酒而不知节制的错误。

卦名是未济，但事未成却有可成之理，所以全卦的中心思想是：有道可通，但是如果犯了轻率的错误可就不利了。全卦各爻吉多凶少，比既济略胜一筹。这是读者不可不注意的。否泰两卦不是由否走向泰的否卦比由泰走向否的泰卦吉多而凶少吗？道理何在？人们在举大事时，往往在事成之前深知戒惧谨慎，所以很少犯严重错误；而在事成之后，往往头脑发晕，忘乎所以，不知前途还很遥远，忘掉了谨慎戒惧，所以会惨遭失败。可怜的是：一些当事人总是埋怨敌人太可

恶，埋怨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反躬自问。所以这种人永远得不到教训，也就不会变得聪明起来。《周易》作者的哲学思想尽管有它过时的、腐朽的、错误的一面，但是“物极必反”的变化观和“终日乾乾，夕惕若”的奋斗不息、时刻戒惕的思想，确实是值得珍视的传家宝。

《周易》卦爻辞总评

一部《周易》的主导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无一不是给占筮者指示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才能得吉和怎样做就会得凶。这就是指示人们趋吉避凶，这就叫“尽人事”。但是它又告诉人们天命不可违，只有顺从天命才会得吉而违背天命就要得凶。这就叫“听天命”。《周易》以乾坤两卦开头，就是高举天命论的旗帜，用这个权威来震慑人们。乾卦象征元气浑沦、无所不包、万物畅茂、各得其宜、皆归于正的“天道”。用“元亨利贞”四个字解释乾卦的意义，就是赞颂“天道”的崇高伟大，所在皆通，与时偕宜，公正无私。取象于龙也是为了表现“天道”，同时也表现了“天道”在“君子”身上的体现。坤卦象征以柔顺为正的“坤道”。坤是乾的配偶，乾尊而坤卑，乾刚而坤柔，乾健而坤顺。坤道贵乎安于正，安则戒躁，正则远邪，内直外方，胸怀阔大，谨慎恭敬，缄默温顺，以无咎无誉为极致。特别是要居卑而静，绝对不能把阴德发展到极盛的程度。阴盛则犯阳，必然导致两龙争战于野的结果。乾坤两卦合起来构成阳尊阴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夫尊妻卑、阳动阴静的象征西周社会秩序的“天道”，这就是天命。

阴阳二气总是在运动着，它们既相排斥，又相吸引。当三阳在上，三阴在下的时候，形成了窒塞不通的景象，这就叫做“否”。否是不人道的，因为阴阳不交，没有生气，断绝了人道。否极必然倾毁而走向它的反面，就是变成三阳在下，三阴在上的“泰”。三阳在下，必然要上升，因为阳气清而轻，与阴相交，形成一种通畅安泰的局面。不过“泰”极则“否”，永远没有停滞的时候。

阴是要吸引阳的。但是当阴太少而阳太多的时候，阴气不能牢固地和太多的阳气相结合，就构成了一种很不调和的局面，如同阴云密布却不下雨一样。《小畜》卦（上巽下乾）就是这样。只有上艮下乾的《大畜》卦以艮的两个阴爻拦截乾的阳爻，最后才能构成阴阳调和畅通无阻的局面。

当群阴在下而只有一阳在上时，阴就成了削割阳的势力，形成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剥》卦就是这样。只有当一阳复返于下的时候，才可以恢复刚德渐增的局面，这样就由《剥》卦变成了《复》卦。

坎卦是以天为心的，离卦是以地为心的。坎中有天阳，受明为月；离中有地阴，含明为日。坎离二卦是乾坤的继体，所以坎卦“有孚心亨”以收脱险之功，离卦明德中正以化成天下。

《损》卦是减损下乾的第三爻以增益上坤的第三爻，结果变成上艮下兑，成为“悦以奉上”的卦德。《益》卦是减损上乾的第一爻以增益下坤的第一爻，结果变成上巽下震，成为“有孚惠心”的卦德。《震》卦取一阳动于二阴之下，《艮》卦取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既济》卦上坎下离，阴阳

爻各得其位，意味着事已成功。《未济》卦上离下坎，阴阳各爻全不得位，意味着事未成功。总之，阴阳变化是《周易》构思的基础，而《周易》的主导思想旨在宣扬天命论。

天命论的思想构架，主要是尊卑有序，祸福天定，必须各安其位，各安其命。《周易》作者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变化是循环往复的，而且是天命。泰极而否，否极泰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三阴致“否”，三阳开“泰”，“否”和“泰”都是天命，往和复也是天命，就象人的必然由少年走向老年一样。因此，作者要求人们顺天命。刚健遇险，不可不待。种地要肯于费力气，但是不要算计能得多少粮食。无妄之灾临头，认命。无妄之病到身，不用吃药，等着上帝赐给你病除之喜好了。心有诚信，行为就有主宰，险难就能解脱。总之，一切都是天命。

但是，《周易》作者并不是叫人们坐待天命，恰恰相反，他是叫人们在顺天命的前提下去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叫人们在维护西周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去行动。他主张在各安其位的前提下，居中守正。譬如欢豫就要不失其中正，既不要用睢盱笑脸去求欢豫，也不要慢慢腾腾犹豫不决；既不要自鸣欢豫，得意忘形，也不要象顽石一样拒绝欢豫。他主张行为要谨慎，“视履考祥”，刚柔相济，不偏激，节制要适度。他提倡谦逊的美德，提倡迁善改过，以仁人为友。

《周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居安思危的戒惕思想

由于天命论和循环论相结合，使得《周易》作者时刻不

忘给那些钟鸣鼎食的贵族敲响警钟，告诉他们：泰极必有否来，成事之日就是败事之始，“震苏苏，震行无青”（《震》卦六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是《周易》中咄咄的格言，也可以说是《周易》的基本思想。明初的思想家刘基指出：“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又说：“有昔者必有今日”。“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知道这个道理，就用不着占卜了。（刘基：《司马季主论卜》）刘基对于《周易》基本思想的掌握可以说是最准确的。

二、敦本尚实的美学思想

在《贲》卦中，作者主张文明而有所止的贲饰原则。外表华美固然表现了一定的文明，但是无限度地追求文饰又会远离自然美而陷入奢靡腐败的泥潭。作者以由文返质为美的上乘，以“白贲”为美的极致。这种敦本尚实的美学思想把握了美的本质，很值得发扬光大。

三、透过现象活本质的观察方法。

在《观》卦的卦辞中，作者描写了怎样观察祭祀，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主祭人那种严正的态度就是祭祀这种宗教活动的本质，不然的话，看他洗手、奠酒、献肉，又有什么意义？在爻辞中，作者更把观察分为“童观”，“窥观”、“观我生”、“观国之

光”、“观其生”等几种不同的层次，批判了幼稚的、狭隘的观察方法，突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察方法。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不是仍然大有幼稚肤浅的观察方法存在吗？

四、肯定了用暴力革命消灭黑暗统治势力

《明夷》卦反映了黑暗统治下的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生活。有的“君子”为了避祸宁肯三天吃不上饭而远去；有的“君子”准备要消灭黑暗统治势力的首恶分子。最后，暴君得到了一个应得的可耻下场。卦爻辞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各种人士的不同态度。虽然没有提到广大奴隶和平民，也算是难得的。另外，在《革》卦和《鼎》卦中也肯定了改制革命和巩固新政权问题。

五、《周易》还反映了爱情、羁旅、大家庭以及从姊出嫁作妾等社会生活。

例如《咸》卦生动地表达了少男少女两情相感，心心相印是正道的思想。《旅》卦反映了西周时代羁旅他乡的艰难。《家人》卦表现了古代大家庭必须有严格的治家原则的思想。《归妹》卦认为随姐姐出嫁当妾，不失常道，是古代一夫多妻制的独特意识。

《周易》虽然以宣扬天命论、循环论为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决定着作者的思想不可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都是反动落后的。事实说明《周易》中不乏值得深思的思想。

在文字表达的艺术性方面，《周易》也有不少可取之处。

首先是它的取象。所谓取象，就是从卦或爻中摘取它内含的物象、意象和景象。《周易》卦爻辞是以“象”为根据的，所以不取象就不能写出卦爻辞。《周易》取象的特点是六爻构成的物象和卦爻中的涵义相吻合。例如：《颐》卦上下两个阳爻夹着中间四个阴爻，很象人的口腔。古人称口腔为颐，所以定卦名为颐。卦中涵义也是关于颐养的问题，所以爻辞围绕着“观我朵颐”、“颠颐”、“拂颐”、“由颐”展开了说明和判断。又如《噬嗑》卦初、四、上是阳爻，二、三、五是阴爻，构成口中有物需要啮合的意象，卦中涵义是国中有强暴分子捣乱需要惩治才能得安，象征意义很吻合。《鼎》卦也是这样。该卦初是阴爻，象鼎足；二、三、四是阳爻，象鼎腹；五是阴爻，象鼎耳；上是阳爻横亘于顶，象举鼎用的铉。鼎能使腥物熟，硬物软，所以有更新之意，卦的内容正是如何巩固新政权。当然，《周易》更多的取象是根据上下两卦连在一起的意象，如水火既济、火水未济、地火明夷、泽水困之类。

其次是它的取譬。《周易》卦爻辞比较有点艺术性的是它那比较精彩的譬喻。例如：《咸》卦说明青年男女两情相感在于心，作者用身体的部位作比喻：初见，所感甚微，如同感在脚拇趾上。其次，如同感在腿肚子上，只是来回跑得快。又次，如同感在大腿上，跟着人家跑。真正的两情相感是感在心上，心心相印才会有恋爱。至于那种对性爱漠不关心的人，就象感在背脊梁上一样木然无知。还有一种人只会

油腔滑调，说得初听，但不是真甜，而是骗人，这就叫感在腮帮子和舌头上。由于有这些生动的比喻，读起来很有启发性。又如：《鼎》卦九四爻，用鼎足折断，把公的珍贵食物给扣在地上，气得公给此人定了一个死刑，来形容新政权的这位大臣无能。《豊》卦上六爻，当文明丰盛的时代，此人竟自高自大，隐居不出。作者是这样形容的：“豊其居，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译为现代汉语是：建起高大的房子，却把家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扒着窗户窥看，里边寂静无人，三年都见不到他。这种比喻描写多么形象生动。《大壮》卦九三爻形容匹夫之勇，用公羊为喻说：“羝羊触藩羸其角”。公羊用头去撞篱笆，把角挂在篱笆上不能脱身。象这样生动的譬喻不在少数。

再次是运用格言式的警句。《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把一部《周易》的主导思想完全概括了。《履》卦上九爻辞：“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告诉人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知过必改，翻然悔悟。

最后还要指出《周易》卦爻辞中还有和《诗三百篇》中某些民歌重章迭句的手法以及歌谣相类似的表现方法。《渐》卦爻辞就是反复歌咏“鸿渐于×”的，从“鸿渐于干”到“鸿渐于阿”，中间有“磐”、“陆”、“木”、“陵”，颇有《诗·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的韵味。《归妹》卦上六爻辞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也很象歌谣。这种富于象征意义的歌谣，在今天当然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提高，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了。但是当我们读到“鼎颠趾，利出否，

得妾以其子”（《鼎》初六）；“鼎有实，我仇有疾，不能我即”（《鼎》九二）等等富于象征意义的歌谣时，联想到今天的富于象征意义的歌词，令人感到十分亲切，耐人寻味。艺术是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

笔者不揣冒昧，谨以一隅之见请教于方家。

序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古老民族。文化传统并非一切都好，当然也并非一切都坏。有的在古代显得很好，可是在今天却变成坏的了；有的在古代很好，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是“龙的传人”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许多学者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但是对于《周易》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时至今日，《周易》卦爻辞却还没有被多数知识分子所理解。不理解，当然就谈不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了。但是在广大群众中，求神问卜、算命看相、抽籤摇卦的却大有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是探测宇宙空间奥秘的新时代，我们的同胞竟有些人还在算命打卦，并且对于《周易》卦爻辞还几乎当成神秘莫测的“天书”，这难道是正常的现象吗？生活在科学昌明时代的“龙的传人”，应该有科学头脑，遇到疑难问题应该向有关的专家去咨询请教，而不应该重复古人那种愚昧的行动，去占卜、算命。为了使多数人对《周易》有个正确的了解，鄙人不揣愚陋，写了这本书献给那些想要弄清《周易》是什么的同胞们。如果一些同胞明白

《周易》是什么以后不再去求神问卜了，并且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周易》的地位，鄙人将感到极大的欣慰。

建国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对《周易》的讨论，但是参加讨论的人不多，讨论的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有的学者曾经注解过《周易》，可惜并没有解决许多人读不懂的问题。

《周易》的难懂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文字简古，二是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三是受古人解释《周易》的干扰。“彖辞”、“象辞”、“系辞”、“序卦”、“说卦”以及历代学者对《周易》的注解等古人解释《周易》的著作浩如烟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理解《周易》有很大帮助，但是偏见和曲解也不少。特别是古人那种“断章取义”和无限夸大、拔高的习惯，很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例如《咸》卦九四爻的“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来是说两情相感，心心相印，但在《系辞》中竟引伸拔高到吓人的程度，令人莫名其妙。它写道：“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不是故弄玄虚吗？两情相感，心心相印，和日月寒暑有什么关系？日月寒暑也算是“朋”吗？两情往来，和屈伸有什么关系？尺蠖屈伸和“穷神知化”又有什么关系？读者如果按照他们的指引去读《易》，就只能堕入

里雾中，摸不着东西南北了。

“断章取义”是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流传的一种治学邪法。孔子和子夏在谈论《诗·卫风·硕人》第二章“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时，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就引伸发挥说：“礼后乎。”受到孔子的赞许。这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典型的无限拔高，典型的刻意求深，也是典型的钻牛角尖。《周易》问世以来，一些研究者不仅对它的内容无限拔高，而且把它的创作人说成是周文王，把后人加的注解“彖辞”、“象辞”、“系辞”、“序卦”等等的作者说成是周公、孔子、子夏等人。因此，不仅《周易》的内容被蒙上一层云雾，连它产生的时代都被弄得模糊不清。这样的治学方法只能步入歧途，难道还不是邪法吗？《周易》之所以历数千年至今尚未被人们理解，除了它本身文字简古、构思奇特、取象取譬特异等等原因以外，受历代治《易》学者的影响或者说“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三条可以说是我们理解《周易》的三大障碍。但是这三大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克服它们的法宝就是“实事求是”。我们需要首先掌握关于《周易》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才能掌握《周易》作者的思路。这就需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前人解释《周易》的著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疑而不能决者姑存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良莠混杂的禾田里找出禾苗，刈除莠草。古代文字的特点是单音词多，一字多义，又往往用同音字通假，加之年代久远，古今读音很不一致，因此不同的解释纷至沓来，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总是能够得到一种正确解

释的，错误的东西总是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的。

《周易》作者认为：宇宙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阳气轻而清，好动，上升为天。阴气重而浊，好静，下沉为地。天在上，为尊，为主宰；地在下，为卑，为顺从。天地相交然后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人类社会的组织构造是以“天道”（天命）为根据的。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师，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周易》作者的主导思想是“天命论”，社会构造、政治体制、伦理关系等等，一切都是以“天命”为根据的。《周易》的自然观、社会观、伦理观、政治观等等，无不贯穿着阴阳二气和“天命论”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周易》以卦的形式出现的根本原因。“卦”是《周易》形式上的特点，阐释“天道”（天命）则是它的内容方面的特点。（—）为阳爻，（——）为阴爻。三爻为一卦，组成八卦，象征自然界八种物质，并且引伸为象征很多事物。再由八卦互相重合，成为六十四卦，象征六十四种事物。这六十四卦基本上概括了西周社会的主要生活。但是“系辞”说它“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大其词，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井蛙之见，十分可笑。譬如当时奴隶和平民的生活就根本看不到。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者的生活被排斥在外，能够说“备矣”“毕矣”吗？

《周易》是用设卦和释卦的方式讲道理的，不过它讲的全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道理，即“天命”的道理，例如尊卑、贵贱、进退、升降、动静、吉凶、祸福之类的道理，这些道理必然带有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阶级偏见。例如阳尊阴

卑，男尊女卑，女主内男主外，‘不克讼，复即命’（官司打不赢，就回过头来接受天命的安排），“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等等，这些被当时奴隶主贵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偏见。《周易》作者是根据奴隶主贵族的偏见来设卦和取象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均由上下两卦组成，上卦又叫外卦，下卦又叫内卦。占卦时由下而上一一定爻，阳爻叫“九”，阴爻叫“六”。最下的一爻叫初爻，最上的一爻叫上爻，其它各爻依次叫做二、三、四、五爻。二爻在下卦的中间，五爻在上卦的中间。“中间”被认为是个好位置，表明它有“中德”。爻位也分阴阳：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阳爻得阳位，阴爻得阴位，叫做德位正，也叫得位。位正意味着得其所，能够发挥作用。一般说来，上卦高于下卦，五爻为君，二爻为臣，其它各爻也都是臣，距五爻越近，其位越高。上爻虽居最上位，但它不是君，而是君父或君师、高士之类。有时也有例外，以其它爻为君，或按爻的先后次序把二爻看作是父，而以五爻为子。又六爻的位，二和四相对而言，四贵而二贱，三和五相对而言，五贵而三贱；初和上相对而言，上贵而初贱。六爻中还包含着“三才”之位：初和二为地，三和四为人，五和上为天。三才就是三能的意思：天能覆，地能载，人能参天地。天有阴阳，五爻是阳，上爻是阴。地有刚柔，初爻是刚，二爻是柔。人有仁义，三爻是仁，四爻是义。阳发展至极就变动为阴，阴发展至极就变动为阳。所以卦爻有变化，爻的变化意味着阴阳消长的斗争。根据奴隶主贵族的偏见，在卦中总是阴小而阳大，不能等量齐观。每一卦都有主爻和辅爻。主爻和辅爻

是根据该爻在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定的。此外，各爻之间还有比邻、呼应、上承、下乘等多种关系。其中以呼应关系为最重要。它规定：初和四、二和五、三和上都是正当的呼应关系，但必须是一阴一阳相呼应，同阴同阳不能相合。爻总是在往来不断地运动着，下边的爻往上升叫做“往”，上边的爻往下下降叫做“来”（或“复”）。循环往复，无穷无尽，静止是相对的。但作者认为阴宜静，阳宜动。在各爻间的关系中，有时还看互爻取象以及爻变后互爻取象等情况。所谓“互爻”，是指二、三、四、五这四爻相邻的三爻互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卦中之卦。由于每一卦都有各自不同的形象、意象、景象，所以卦中之卦也参与取象，发挥着它的作用。卦中各爻有的是相攻的关系，有的是相取的关系，有的是相感的关系。这些关系要看它们各自的性质、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构成的意象来判断。卦爻辞是根据这些情况写出来的。我们读《易》就要根据这些情况来捕捉作者的思路，这样才能理解他的意思。卦象、爻象是《周易》的基础，卦辞和爻辞是解说卦象或爻象的。所以，读《易》必须弄清卦中和爻中的象，然后才能明白卦辞和爻辞。

有人说，爻位、相应、得中、关系、卦变、互体等等，是后世研究《周易》的人使用的错误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鄙人认为这不是研究方法问题，而是《周易》作者的思路。不管它科学不科学，不懂得这一套就无法理解卦爻辞。所以，鄙人称这一套是《周易》的基础知识。

卦辞和爻辞一般都有说明语和判断语两部分，个别情况也有省略其中一部分的。说明语是说明该卦或该爻的意义

的，判断语是根据该卦或该爻的意义判断它的吉凶祸福的。由于《周易》作者有时在说明语中运用设譬、歌谣、格言等文学手法，再加上文字的简古，造成了不容易理解的后果。鄙人的评议是建立在通俗解释的基础上的，对于读者弄懂它当会有所贡献。至于判断语，不外乎吉、凶、悔、吝、无咎和悔亡等几种。所谓“悔”，是指因有点毛病而未能得吉。所谓“吝”，是指有毛病但尚未到达凶的程度。所谓“无咎”，是指没有过错或无所怨咎。所谓“悔亡”，是指本应有悔但由于某种因素的作用使得悔消失了。这些也是读《易》的基础知识。

《周易》是用设卦这种特殊形式向人们讲述世事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行为的利害得失的一部特殊著作。但是，它和后人编造的那种单纯预言未来吉凶得失的“图谶”又有所不同。

《周易》是有思想体系并且讲究表达艺术的一部著作。它是供占筮用的，但是它是讲道理的，用讲道理的方法帮助人们解决各种疑难，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因此，可以把它看成西周时代的一部决疑的书，一部“思想指南”。在卦爻辞中，《周易》作者分析了六十四种事物，三百八十四种情况，讲述了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大道理。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哲学著作，它表达了作者的自然观、社会观、政治观、伦理观、婚姻观、恋爱观等等。其中虽然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它来自社会生活，也就不会没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好思想。但是，这部决疑的书，这部“思想指南”是以迷信的形式出现的，在古代它有一定的市场，而在今天就不应该有它的市场了。我

们都知道：决疑，应该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例如现在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向专家咨询，请专家讨论论证等等。用占卜的方法定卦，然后再向卦爻辞请教，不是迷信又是什么？譬如现在有个人不知道婚姻能不能成，不去分析能成或不能成的各种因素，而去算卦，结果得了 一个《蠱》卦。得的卦和问的事风马牛不相及，又怎能说清楚能不能成呢？这种问卜决疑，连古人都曾经批判过。《楚辞·卜居》说：“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问自己该怎么办。郑詹尹回答说：“龟策诚不能知此事。”明朝开国的功臣刘基有一篇文章名为《司马季主论卜》。文章说，秦朝东陵侯邵平被废后找司马季主算卦，问他为什么会倒霉。司马季主指出：“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他还指出物极必反的道理，说明《易》所能告诉人们的，就是这种道理，还有什么可问的！可见，算卦之类的迷信活动，连操此业的人都深知它是决不了疑的。生在新社会，用算卦的方法决疑，更是问道于盲，不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而会走上邪路。

不过，把《周易》看成一堆垃圾，这种看法也很不恰当。在评价《周易》以前，首先要弄清楚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的作者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创作《周易》的目的何在。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它、评价它。

汉代学者司马迁首次揭示《周易》作者是周文王，但是并没有可靠的根据。由于卦爻辞中“箕子之明夷”，“帝

归妹”等事件牵涉到周文王或者发生在周文王死后，把著作权授与周文王就显得不足信了。周文王没有经历过《大有》、《大壮》、《革》、《鼎》等卦中所反映的那种情况，他就不可能写出《周易》来。另外，说周文王作《周易》也没有有力的旁证。关于《周易》创作年代问题，宋祚胤先生在他的《周易新证》这部著作中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证。他的结论是：《周易》写定于周厉王末年。

科学地断定《周易》的创作年代，有助于我们理解卦爻辞中所反映的问题。譬如“建侯”，就是新建侯国，立新君，要占筮问神。这是西周时代的事。又如天子赐给公卿以命服鞶带，公卿有了过失当即褫夺。还有周代夏季祭祀宗庙叫做“禴”，祭品菲薄，和商代有所不同。周代还以“十朋之龟”为大宝，送礼达到这样程度就认为了不起了。这些内容放在周文王时就难以理解。

《周易》作者不大可能是日理万机的君王，也不可能是一个与周王朝关系不大的人。根据六十四卦完全是政治、伦理问题和运用文学手法来看，作者很可能是西周末年朝廷中的太史，因为太史有熟悉前代掌故和当朝政治、伦理问题以及表达艺术的条件。作者创作《周易》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思想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由于迷信活动自古有之，在读书人很少而著书又被朝廷垄断的情况下，创作《周易》这一指导占筮活动的专著，并将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思想寓于专著之中，就成了切合时宜之举。难怪它一问世就受到了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极高的赞扬，而且极力托名“圣人”之作，更给它加上“系辞”大吹大擂。到了汉代，

它更成了“六经”之一。

《周易》在形式上虽是占筮之书，但是在内容上它有一个“理”的内核。为了使更多的同胞弄清《周易》的真面目，鄙人特献上这本评议《周易》卦爻辞的书。本书分两部分：一是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辞逐一进行讲解评议。二是综合评议《周易》的内容和表达手法。至于“彖辞”、“象辞”、“系辞”、“序卦”、“说卦”等，由于不是本书解释评议的对象，所以本书一概不取。鄙人才力有限，不当之处希望方家赐教！